

漢

書

十六







公孫劉田王楊蔡陳鄭傳第三十六

漢書六十六

正議大夫行秘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公孫賀字子叔北地義渠人也賀祖父昆邪師古曰昆音戶門反景

帝時為隴西守以將軍擊吳楚有功封平曲侯著書十餘

篇師古曰藝文志陰陽家有公孫渾邪十五篇是也賀少為騎士從軍數有功自

武帝為太子時賀為舍人及武帝即位遷至太僕賀夫人

君孺衛皇后姊也賀嘗定有寵元光中為輕車將軍軍馬

邑後四歲出雲中後五歲以車騎將軍從大將軍青出有

功封南窳侯臣瓚曰茂陵中書賀封南窳侯表亦作窳後再

以左將軍出定襄無功坐酎金失侯復以浮沮將軍出五

漢書卷六十六

原二千餘里無功師古曰沮音子澗反後八歲遂代石慶為丞相封

葛繆侯時朝廷多事督責大臣師古曰督謂察視也自公孫弘後丞

相李蔡嚴青翟趙周二入比坐事死師古曰比頻也石慶雖以謹

得終然數被譴初賀引拜為丞相不受印綬頓首涕泣曰

臣本邊鄙以牽馬騎射為官材誠不任宰相上與左右見

賀悲哀感動下泣曰扶起丞相賀不肯起上迺起去賀不

得已拜出左右問其故賀曰主上賢明臣不足以稱恐負

重責從是殆矣師古曰殆危也賀子敬聲代賀為太僕父子並居

公卿位敬聲以皇后姊子驕奢不奉法征和中擅用北軍

錢千九百萬發覺下獄是時詔捕陽陵朱安世不能得上



求之急賀自請逐捕必出以贖故聲罪上許之後果得安

世安世者京師大俠也聞賀欲以贖子笑曰丞相禍及宗

矣南山之竹不足受我辭斜谷之木不足為我械師古曰斜谷名

也其甲多木械謂桎梏也言我方欲告丞相事獄辭丘多械繫方久故云然也斜音弋奢反

安世遂從獄中上書告敵聲與陽石公主私通師古曰武帝女及使人巫祭

祀詛上且上甘泉當馳道埋偶人師古曰甘泉宮在北山

為人象人之形謂之偶人偶並也對也祝詛有惡言下有司察驗賀窮治所

犯遂父子死獄中家族巫蠱之禍起自朱安世成於江充

遂及公主皇后太子皆敗語在江充戾園傳師古曰武五子諡戾而置園

邑故云戾園也劉屈氂武帝庶兄中山靖王子也師古曰屈音立勿反不知

其始所以進征和二年春制詔御史故丞相賀倚舊故乘

高執而為邪師古曰帝為太子賀已為舍人故云舊故興美田以利子弟賓客

不顧元元無益邊穀如淳曰戍邊卒糧之不為方計以益之也貨賂上流師古

曰丞相貪冒受賂于下使朕忍之久矣終不自革師古曰革

改迺以邊為援如淳曰使內郡自作車耕者自轉所以饒

胡為使內郡自省作車服虔曰許令內郡自省作車轉輸也邊屯無事之時宜自治作車以

給軍用師古曰今郡自少日減諸餘又令耕者自轉文穎曰

功用而作車也省音所領反以困農煩擾畜者重馬傷耗武備衰減師古曰重謂懷

之勞畜產疲困故反使臨孕者為下吏妄賦百姓流亡又

之傷耗以減武備也杜立曰呼到反



詐為詔書以姦傅朱安世

師古曰傳逮捕也

獄已正於理其以涿

郡太守屈髦為左丞相分丞相

長史為兩府以待天下遠

方之選

師古曰待得賢人當拜為右丞相

夫親親任賢周唐之道也以澎

戶二千二百封左丞相為澎侯

服虔曰澎音彭晉灼曰東海縣

其秋戾太

子為江充所譖殺充發兵入丞相府屈髦挺身逃亡其印

綬

師古曰搃引也獨引身而逃難故失印綬也

是時上避暑在甘泉宮丞相長

史乘疾置以聞

師古曰置謂所置驛也

上問丞相何為對曰丞相祕

之未敢發兵上怒曰事籍籍如此何謂祕也

師古曰籍籍猶紛紛也

丞相無周公之風矣周公不誅管蔡平乃賜丞相璽書曰

捕斬反者自有賞罰以牛車為櫓

師古曰櫓楫也遠與敵戰故以車為櫓用自蔽

也一說櫓望敵之樓也

毋接短兵多殺傷士眾

師古曰用短兵堅閉則士眾多死傷

城門毋令反者得出太子既誅充發兵宣言帝在甘泉病

困疑有變姦臣欲作亂上於是從甘泉來幸城西建章宮

詔發三輔近縣兵部中二千石以丞相兼將太子亦遣使

者橋制

師古曰橋與矯同其字從手橋制託稱詔命也

赦長安中都官囚徒

師古曰京

發武庫兵命少傅石德及賓客張光等分將使長安

官

囚如侯持節發長水及宣曲胡騎

師古曰長水校名宣曲宮也並胡騎所屯今鄠

縣東長水鄉即舊營校之地

皆以裝會侍郎莽通使長安因追捕如侯

告胡人曰節有詐勿聽也遂斬如侯引騎入長安又發輯

濯士以予大鴻臚商丘成

師古曰輯濯上主用輯及濯行船者也短曰輯長曰濯輯音集



字本從木其音同耳濯字初漢節純赤以太子持赤節故

本亦作擢並音直孝反

更為黃旄加上以相別太子召監北軍使者任安發北軍

兵安受節已閉軍門不肯應太子太子引兵去歐四市人

死者數萬人血流入溝中師古曰溝街衢也丞相附兵浸多

浸漸也師古曰太子軍敗南犇覆益城門得出師古曰長安城南

覆益城門一號杜門會夜司直田仁部閉城門坐令太子得出丞相

欲斬仁御史大夫暴勝之謂丞相曰司直吏二千石當先

請奈何擅斬之丞相釋仁師古曰上聞而大怒下吏責問

御史大夫曰司直縱反者丞相斬之法也大夫何以擅止

前漢傳三十六

之勝之惶恐自殺及北軍使者任安坐受太子節懷二心

司直田仁縱太子皆要斬上曰侍郎莽通獲反將如侯長

安男子景建從通獲少傅石德可謂元功矣大鴻臚商立

成力戰獲反將張光其封通為重合侯建為德侯成為稅

侯孟康曰稅音如太子賓客嘗出入宮門皆坐誅其

隨太子發兵以反法族吏士劫略者皆徙敦煌郡師古曰

略然被太子劫以太子在外於置屯兵長安諸城門後二

十餘日太子得於湖語在太子傳師古曰其明年貳師將

軍李廣利將兵出擊匈奴丞相為祖道送至渭橋師古曰

行之祭月與廣利辭決廣利曰願君侯早請昌邑王為

設宴飲焉



太子

如淳曰漢儀注列侯為丞相稱君侯師古曰揚惲傳丘常謂惲為君侯是則通呼列侯之尊稱耳非必在於丞相也如氏如立為帝君侯長何憂乎師古曰屈釐許之說不為通矣

諾昌邑王者貳師將軍女弟李夫人子也貳師女為屈釐

子妻之共欲立焉是時治巫蠱獄急內者令郭穰告丞相

夫人以丞相數有譴使巫祠社祝詛主上有惡言及與貳

師共禱祠欲令昌邑王為帝有司奏請按驗罪至大逆不

道有詔載屈釐廚車以徇師古曰廚車載食也徇行示也要斬東市妻

子梟首華陽街貳師將軍妻子亦收貳師聞之降匈奴宗

族遂滅

車千秋本姓田氏其先齊諸田徙長陵

師古曰劉劭所言徙關東大族者

大正百五十六

前漢傳二十六

王

小一百五十二

千秋為高寢郎

師古曰高廟衛寢之郎

會衛太子為江充所譖敗久

之千秋上急變訟太子寃

師古曰所告非常故云急變也

曰子弄父兵罪

當笞天子之子過誤殺人當何罪哉臣嘗夢見一白頭翁

教臣言是時上頗知太子惶恐無他意迺大感寤召見千

秋至前千秋長八尺餘體貌甚麗武帝見而說之

師古曰說讀曰

悅謂曰父子之間人所難言也公獨明其不然此高廟神

靈使公教我公當遂為吾輔佐立拜千秋為大鴻臚

師古曰當

其立見而即拜之言不移時也

數月遂代劉屈釐為丞相封富民侯千秋

師古曰代積功

無他材能術學又無伐閱功勞

師古曰代積功也

特以一言

寤意旬月取宰相封侯世未嘗有也後漢使者至匈奴單



于問曰聞漢新拜丞相何用得之師古曰言此人使者曰

以上書言事故單于曰苟如是漢置丞相非用賢也妄一

男子書即得之矣使者還道單于語武帝以為辱命欲

下之吏良久迺貫之師古曰貫寬縱也謂然千秋為人敦

厚有智居位自稱踰於前後數公師古曰言初千秋始視

事見上連年治太子獄誅罰尤多羣下恐懼思欲寬廣上

意尉安眾庶師古曰尉安之字本無心也迺與御史中二

千石共上壽頌德美勸上施恩惠爰刑罰玩聽音樂養志

和神為天下自虞樂師古曰虞與娛同上報曰朕之不德自左丞

相與貳師陰謀逆亂巫蠱之禍流及士大夫師古曰謂與

成化十六年六月三十一日前漢傳三十一

也朕日一食者累月迺何樂之聽痛士大夫常在心既享

不咎師古曰言既往雖雖然巫蠱始發詔丞相御史督二千

石求捕師古曰督察視也廷尉治未聞九卿廷尉有所鞫也師古

也問曩者江充先治甘泉宮人轉至未央椒房師古曰椒房

居也以其椒和泥塗壁取其溫而芳也以及敬聲之疇李禹之屬謀入匈奴有

司無所發今丞相親掘蘭臺蠱驗所明知也至今餘巫頗

脫不止師古曰言往陰賊侵身遠近為蠱朕媿之甚何壽

之有敬不舉君之觴謹謝丞相二千石各就館師古曰謝

也書曰毋偏毋黨王道蕩蕩師古曰周書也毋有復言師古

史請其後歲餘武帝疾立皇子鉤弋夫人男為太子師古曰



名也昭帝母趙婕妤居之故號鉤弋夫人也拜大將軍霍光車騎將軍金日磾

御史大夫桑弘羊及丞相千秋並受遺詔輔道少主師古曰道

讀曰武帝崩昭帝初即位未任聽政師古曰年幼故未堪聽政政事壹

決大將軍光千秋居丞相位謹厚有重德每公卿朝會光

謂千秋曰始與君侯俱受先帝遺詔今光治內君侯治外

宜有以教督使光毋負天下師古曰督視也千秋曰唯將軍留意

即天下幸甚終不肯有所言光以此重之每有吉祥嘉應

數褒賞丞相訖昭帝世國家少事百姓稍益充實始元六

年詔郡國舉賢良文學士問以民所疾苦於是鹽鐵之議

起焉師古曰議罷鹽鐵之官令百姓皆得煮鹽鑄鐵因摠論政治得失也千秋為相十二年

成化十六年一前漢傳三十六監生曹庚

薨謚曰定侯初千秋年老上優之朝見得乘小車入宮殿

中故因號曰車丞相子順嗣侯官至雲中太守宣帝時以

虎牙將軍擊匈奴坐盜增鹵獲自殺國除桑弘羊為御史

大夫八年自以為為國家興權筦之利師古曰權謂專其利使入官也筦即管字

也義與幹同皆謂主也權解在昭伐其功師古曰自欲為子弟得官怨望

霍光與上官桀等謀反遂誅滅

王訢濟南人也師古曰訢字與欣同以郡縣吏積功稍遷為被陽令

孟康曰故千乘縣也音罷師古曰音皮彼反武帝末軍旅數發郡國盜賊羣起

繡衣御史暴勝之使持斧逐捕盜賊以軍興從事誅二千

石以下勝之過被陽欲斬訢訢已解衣伏質師古曰質也欲斬人



伏於鏡上也師古曰仰言曰使君顛殺生之柄威震郡國為使者

故謂之使君使音同今復斬一訢不足以增威不如時有所

寬以明恩貸師古曰貸猶假也言令盡死力勝之其言

貫不誅因與訢相結厚勝之使還薦訢徵為右輔都尉守

右扶風上數出幸安定北地過扶風宮館馳道修治供張

辨師古曰供音居用武帝嘉之駐車拜訢為真視事十餘

年昭帝時為御史大夫代車千秋為丞相封宜春侯明年

薨諡曰敬侯子譚嗣以列侯與謀廢昌邑王立宣帝師古

讀曰益封三百戶薨子咸嗣王莽妻即咸女莽篡位宜春

氏以外戚寵張晏曰莽諱取同姓故氏侯邑也師古曰此

稱之耳莽本以與譚得姓不同相系各別故師古曰此

為婚娶既非私竊不須避諱諱亦不可掩也師古曰此

玄孫莽敗迺絕師古曰此

楊敞華陰人也給事大將軍莫府為軍司馬霍光愛厚之

稍遷至大司農元鳳中稻田使者燕蒼知上官桀等反謀

以告敞敞素謹畏事不敢言迺移病卧師古曰移病謂移

而移居也

以告諫大夫杜延年延年以聞蒼延年皆封敞以九

卿不輒言故不得侯師古曰聞之後遷御史大夫代王訢

為丞相封安平侯明年昭帝崩昌邑王徵即位淫亂大將

軍光與車騎將軍張安世謀欲廢王更立議既定使大司

農田延年報敞敞驚懼不知所言汗出洽背徒唯唯而已

成化十六年

前漢傳三十六

八

臨生曹廣



厲絕請謁貨賂之端令行禁止宮殿之內翕然同聲由是擢為諸吏光祿勳親近用事初惲受父財五百萬及身封侯皆以分宗族後母無子財亦數百萬死皆予惲惲盡復分後母昆弟再受訾千餘萬皆以分施其輕財好義如此惲居殿中廉潔無私郎官稱公平然惲伐其行治師古曰自矜其御行及政之能也又性刻害好發人陰伏同位有忤已者必欲害之以其能高人由是多怨於朝廷與太僕戴長樂相失卒

以是貶師古曰卒終也長樂者宣帝在民間時與相知及即位拔擢親近長樂嘗使行事肆宗廟服虔曰兼行天子事先肆習威儀也師古曰肆音戈

二還謂掾史曰我親面見受詔副帝肆師古曰我稅師古曰我侯御師古曰我副帝肆而

稅師古曰我侯御師古曰我副帝肆而

尉長樂疑惲教人告之亦上書告惲罪高昌侯車犇入北

掖門師古曰犇字也惲語富平侯張延壽曰聞前曾有犇車抵

殿門師古曰抵觸也關折馬死而昭帝崩今復如此天時

非人力也左馮翊韓延壽有罪下獄惲上書訟延壽郎中

丘常謂惲曰聞君侯訟韓馮翊當得活乎惲曰事何容易

脛脛者未必全也師古曰脛直貌也我不能自保師古曰言我尚不能自保訟人

何以真師古曰真人所謂鼠不容穴銜窶數者也李奇曰真所以不

容穴坐銜窶數自妨故不得入穴師古曰窶數戴器也窶

音其羽反數音山羽反解在東方朔傳惲自云今之訟人亦於已

又中書謁者令宣持單于使者語視諸將軍中朝



厲絕請謁貨賂之端令行禁止宮殿之內翕然同聲由是

擢為諸吏光祿勳親近用事初惲受父財五百萬及身封

侯皆以分宗族後母無子財亦數百萬死皆予惲惲盡復

分後母昆弟再受訾千餘萬皆以分施其輕財好義如此

惲居殿中廉潔無私郎官稱公平然惲伐其行治師古曰自於其

節行及政治之能也又性刻害好發人陰伏同位有忤己者必欲害

之以其能高人由是多怨於朝廷與太僕戴長樂相安卒

以是敗師古曰卒終也長樂者宣帝在民間時與相知及即位拔

擢親近長樂嘗使行事肆宗廟服虔曰兼行天子事先肆習威儀也師古曰肆音弋

二還謂掾史曰我親面見受詔副帝肆稅侯御師古曰我副帝肆而

大正五十五前漢傳三十六 十 監注何清中

御車也稅音丁故反人有上書告長樂非所宜言事下廷

尉長樂疑惲教人告之亦上書告惲罪高昌侯車犇入北

掖門師古曰犇古奔字也惲語富平侯張延壽曰聞前有犇車抵殿

門師古曰抵觸也音丁禮反門關折馬死而昭帝崩今復如此天時非

人力也左馮翊韓延壽有罪下獄惲上書訟延壽郎中立

常謂惲曰聞君侯訟韓馮翊當得活乎惲曰事何容易脛

脛者未必全也師古曰脛直貌也我不能自保師古曰言我尚不能自保訟人何以

得真入所謂鼠不容穴銜窶數者也李奇曰真人正人也如淳曰所以不容穴

坐銜窶數自妨故不得入穴師古曰窶數戴器也窶音其羽反數音山羽反解在東方朔傳惲自云今之訟人亦於

已有又中書謁者令宣持單于使者語視諸將軍中朝二



千石師古曰謂譯者所錄也視讀曰示憚曰冒頓單于得漢美食好物謂

之殞惡單于不來明甚師古曰時使者云單于不來憚上觀西

閣上畫人指桀紂畫謂樂昌侯王武曰天子過此一二問

其過可以得師矣師古曰過此謂經過此也畫人有堯舜

禹湯不稱而舉桀紂憚聞匈奴降者道單于見殺憚曰得

不肖君大臣為畫善計不用自令身無處所師古曰無處所謂死戚也

若秦時但任小臣誅殺忠良竟以滅亡令親任大臣即至

今耳師古曰言國祚長遠可以至今猶不亡也古與今如一立之貉師古曰言貉獸名似狐而善睡百胡各反憚妄引亡國以誹謗當世無人臣禮又語

長樂曰正月以來天陰不雨此春秋所記夏侯君所言張

成化十六年八月十一日八十一監生曹廣

曰夏侯勝諫昌邑王曰天久陰不雨臣下必有謀上者春秋無久陰不雨之異也漢史記勝所言故曰春秋所記謂說春秋災異者耳師古曰春秋有不雨事說者因論久陰附著之也張謂漢史為春秋失之矣行必不至

河東矣張晏曰后土祠在河東天子歲祠之以主上為戲語尤悖逆絕理事

下廷尉廷尉定國考問左驗明白師古曰定國于定國也左證左也言當時在其

左右見此事者也奏憚不服罪而召戶將尊蘇林曰直主門戶者

主戶衛屬尤祿也欲令戒飭富平侯延壽師古曰富平侯張延壽也曰太

僕定有死罪數事朝暮人也不師古曰言活也憚幸與富平侯婚

姻今獨三人坐語侯言時不聞憚語自與太僕相觸也師古

曰令延壽證云憚無此語長樂誣之也尊曰不可憚怒持大刀曰蒙富平侯

力得族罪師古曰憚言富平侯依太僕言而證之則我得罪至於族滅深怨之辭也毋泄憚



語令太僕聞之

少事

文穎曰勿使太世

憚此語師古

其餘罪 憚幸得列

卿諸吏宿衛近臣上所信任與聞政

狀也

事師古曰與不竭忠愛盡臣子義而妄怨望稱引為詆毀

言 師古曰詆

大逆不道請逮捕治上不忍加誅有詔皆免

憚長樂為庶人憚既失爵位家居治產業起室宅以財自

娛歲餘其友人安正守西河孫會宗知略士也與憚書

諫戒之為言大臣發退當闔門惶懼為可憐之意師古曰

不當治產業通賓客有稱譽憚宰相子少顯朝廷一朝晦

昧語言見廢師古曰晦內懷不服報會宗書曰憚材朽行

穢文質無所底師古曰底致辛賴先人餘業得備宿衛遭

三五八

前法海三二六

十一

遇時變以獲爵位終非其任卒與禍會師古曰卒足下哀

其愚蒙賜書教督以所不及師古曰蒙殷勤甚厚然竊相

足下不深惟其終始師古曰而猥隨俗之毀譽也師古曰

言鄙陋之愚心若師古曰迎指而文過師古曰指而自文飾其過默而

息乎恐違孔氏各立師古曰爾志之義師古曰論語云顏回季路

引故敢略陳其愚唯君子察焉憚家方隆盛時乘朱輪者

十人位在列卿爵師古曰通侯總領從官與聞政事師古曰與

曾不能以此時有所建明以宣德化又不能與羣僚一心

并力陪輔朝廷之師古曰心師古曰已負竊位素餐之責久矣師古曰

不稱其職懷祿貪師古曰不能自退遭遇變故橫被口語師古曰



音胡反身幽北闕妻子滿獄當此之時自以夷滅不足以塞

責師古曰塞補也豈意得金首領復奉先人之丘墓乎伏惟聖主

之恩不可勝量君子游道樂以忘憂小人全軀說以忘罪

師古曰說讀曰悅竊自思念過已大矣行已虧矣長為農夫以沒

世矣是故身率妻子戮力耕桑灌園治產以公上師古曰充

縣官之賦歛也不意當復用此為譏議也夫人情所不能止者聖

人弗禁故君父至尊親師古曰父至尊送其終也有此而既

張晏曰喪不過三年臣見放逐降居三月復初師古曰既已也臣之得罪已三年矣

作苦歲時伏臘耳羊包羔斗酒自勞師古曰魚毛名也

步交反爇音一高反勞音來到反豕本秦也能為秦聲婦趙女也雅

三十一前漢傳三十一

瑟奴婢歌者數人空酒後耳熱仰天拊缶應劭曰缶瓦器也秦人擊之以節

師古曰缶即今之盆類也而呼烏烏師古曰李以上古云擊甕叩缶聲

也是關中舊有此曲也其詩曰田彼南山亦穢不治種一頃且落而

為蕘之空行樂耳豈富具何時安曰山高而在陽人君家也蕘穢不治言朝廷

之荒亂也一頃百畝以喻百官也已見放棄也其曲而不直言朝臣皆諂

諛也師古曰蕘豆莖也音其須待也是日也拂衣而豎奮衰低印師古曰衰古衣袖字

頓足起舞誠淫荒無度不知其不可也謂為可也憚幸有

餘祿方糴賤販貴逐什一之利賈豎之事汗辱之處憚

親行之下流之人亦毀所歸不寒而栗師古曰栗凍縮也雖雅知

憚者猶嗜風而靡師古曰言逐眾議皆相毀也尚何稱之有董生不



云平明明求仁義常恐不能化民者卿大夫意也明明求

財利常恐困乏者庶人之事也師古曰引董仲舒之辭故

道不同不相為謀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辭今子尚安得

以卿大夫之制而責僕哉夫西河魏土文侯所興有段干

木田子方之遺風應劭曰段干木田子方魏賢人也漂然皆有節槩知去

就之分師古曰漂然高遠意槩度量也漂首頃者足下離

舊土臨安定安定山谷之間昆戎舊壤文穎曰昆戎之地也子弟貪

鄙豈習俗之移人哉於今迺賤子之志矣師古曰言豈隨

而易其操乎平生謂子為道今乃見子之志與我不同也方當盛漢之隆願勉旃毋

多談師古曰旃之也言子當自勉厲又憚兄子安平侯譚

前漢傳三十六

十四

為典屬國謂憚曰西河太守建平杜侯師古曰杜延年前以罪過

出今徵為御史大夫侯罪薄又有功且復用憚曰有功何

益縣官不足為盡力憚素與蓋寬饒韓延壽善譚即曰縣

官實然蓋司隸韓馮翊皆盡力吏也俱坐事誅會有日食

變騶馬猥佐成上書告憚如淳曰騶馬以給騶使乘之佐

女一悔過日食之咎此人所致章下廷尉按驗得所予會

宗書宣帝見而惡之廷尉當憚大逆無道師古曰當謂要

斬妻子徙酒泉郡譚坐不諫正憚與相怨望語免為庶人

召拜成為郎諸在位與憚厚善者未央衛尉韋玄成京兆

尹張敞及孫會宗等皆免官



蔡義河內温人也以明經給事大將軍莫府家貧常步行

資禮不逮眾門下好事者相合師古曰言眾斂錢物為義買犢車令

乘之數歲遷補覆盎城門候師古曰門候主候時而開閉也久之詔求能

為韓詩者徵義待詔久不進見義上疏曰臣山東草萊之

人行能亡所比容貌不及眾然而不棄人倫者竊以聞道

於先師自託於經術也願賜清閒之燕師古曰燕安息也閒讀曰閑得

盡精思於前上召見義說詩甚說之師古曰下悅擢為光祿說讀曰悅

大夫給事中進授昭帝數歲拜為少府遷御史大夫代楊

敞為丞相封陽平侯又以定策安宗廟益封加賜黃金二

百斤義為丞相時年八十餘短小無須眉貌似老嫗行步

俛樓師古曰俛即俯字也樓曲背也俛音力主反常兩吏扶夾迺能行時大將

軍光秉政議者或言光置宰相不選賢苟用可顓制者師古

曰顓與專同其後類此光聞之謂侍中左右及官屬曰以為人主師

當為宰相何謂云云師古曰云云眾語謂有不選賢之言也此語不可使天

下聞也義為相四歲薨諡曰節侯無子國除

陳萬年字幼公沛郡相人也為郡吏察舉至縣令遷廣陵

太守師古曰屢被察廉及舉薦故得遷之也以高弟入為右扶風遷太僕萬

年廉平內行修然善事人賂遺外戚許史傾家自盡尤事

樂陵侯史高丞相丙吉病中二千石上謁問疾師古曰上謁若令迺

也遣家丞出謝謝已皆去萬年獨留昏夜迺歸及吉病其

成化十六年

前漢傳二十六

八十五

監生曹廣



上自臨問以大臣行能吉薦于定國杜延年及萬年萬年竟代定國為御史大夫八歲病卒子咸字子康年十八以萬年任為郎有異林抗直數言事刺譏近臣書數十上遷為左曹萬年嘗病召咸教戒於牀下語至夜半咸睡頭觸屏風萬年大怒欲杖之曰乃公教戒汝汝反睡不聽吾言何也咸叩頭謝曰具曉所言大要教咸謂也師古曰大要大歸也謂古

諂字也萬年迺不復言萬年死後元帝擢咸為御史中丞總

領州郡奏事課第諸刺史內執法殿中公卿以下皆敬憚之是時中書令石顯用事顯權咸頗言顯短顯等恨之時

槐里令朱雲殘酷殺不辜有司舉奏未下師古曰天子未下其章也咸

咸此十六年大三十一年前漢傳三十六監生曹廣小一十四

素善雲雲從刺候教令上書自訟晉灼曰雲從咸刺探伺候事之輕重咸因教令

書於是石顯微伺知之白奏咸漏泄省中語下獄掠治師古曰掠笞擊也

減死髡為城旦因廢咸帝初即位大將軍王音力向反

鳳以咸前指言石顯有忠直節奏請咸補長史遷冀州刺

史奉使稱意徵為諫大夫復出為楚內史北海東郡太守

坐為京兆尹王章所薦章誅咸免官起家復為南陽太守

所居以殺伐立威豪猾吏及大姓犯法輒論輸府師古曰府謂郡

之府以律程作司空師古曰司空主行役之官為地曰木杵春不中程或

私解脫鉗鈇衣服不如法師古曰鉗在頸鈇在足皆以鐵為之鉗音其炎反鈇音弟輒

加罪笞督作劇不勝痛師古曰作程劇苦又被督自絞死



歲數百千人久者蟲出腐爛家不得收其治放嚴延年

其廉不如所居調發屬縣所出食物以自奉養師古曰調徒鈞反

奢侈王食師古曰王食美食如玉也然操持掾史師古曰操持也音千向反郡中長

吏皆令閉門自斂不得踰法公移勅書曰師古曰公然移書以約勅也

即各欲求索自快是一郡百太守也何得然哉下吏畏之

豪彊執服師古曰執讀曰熱音之涉反令行禁止然亦以此見廢咸三

公子少顯名於朝廷而薛宣朱博翟方進孔光等仕官絕

在咸後皆以廉儉先至公卿而咸滯於郡守時車騎將軍

王音輔政信用陳湯咸數賂遺湯予書曰即蒙子公力得

入帝城死不恨師古曰子公湯之字後竟徵入為少府少府多寶物

屬官咸皆鉤校發其姦臧師古曰鉤工侯反沒入辜權財物師古曰辜

權專國也官屬及諸中官黃門鉤盾掖庭官吏舉奏按論畏

咸皆失氣為少府三歲與翟方進有隙方進為丞相奏咸

前為郡守所在殘酷毒螫加於吏民主守盜受所監如淳曰律

得無恥不宜處位咸坐免頃之紅陽侯立舉咸方正為光

祿大夫給事中方進復奏免之後數年立有罪就國方進

奏歸咸故郡以憂死

鄭弘字穉卿泰山剛人也師古曰穉字兄昌字次卿亦好學

皆明經通法律政事次卿為太原涿郡太守弘為南陽太



守皆著治迹條教法度為後所述次卿用刑罰深不如弘  
平遷淮陽相以高第八為右扶風京師稱之代韋玄成為  
御史大夫六歲坐與京房論議免語在房傳

督白所謂鹽鐵議者起始元中徵文學賢良問以治亂皆

對願罷郡國鹽鐵酒榷均輸師古曰酒榷均輸解在武紀及食貨志務本抑

末毋與天下爭利然後教化可興御史大夫弘羊以為此

廼所以安邊竟制四夷師古曰竟讀曰境國家大業不可廢也當

時相詰難頗有其議文至宣帝時汝南栢寬次公師古曰

寬之治公羊春秋舉為郎至廬江太守丞博通善屬文推

衍鹽鐵之議增廣條目極其論難著數萬言師古曰郎今之所行鹽鐵

正惠九卷司理監谷判前漢傳三十六

論十卷亦欲以究治亂成一家之法焉其辭曰師古曰謂桓寬總評

議其義惡觀公卿賢良文學之議異乎吾所聞師古曰論語載子張之言言不

與已志同也故寬引之聞汝南朱生言當此之時英俊並進賢良茂

陵唐生文學魯國萬生之徒六十有餘人咸聚闕庭舒六

藝之風陳治平之原知者贊其慮仁者明其施勇者見其

斷師古曰斷音丁喚反辯者騁其辭斷斷焉行行焉師古曰斷斷辯爭之貌行行剛

強之貌也斷音牛斤反行音胡浪反雖未詳備斯可略觀矣中山劉子推言

王道矯當世反諸正師古曰正曲曰天狗諸之也彬彬然弘

博君子也師古曰彬彬文章貌也音彼晏反九江祝生奮史魚之節發憤

憑譏公卿師古曰憑音滿又莫本反介然直而不撓師古曰撓曲也音女教反可謂



不畏疆圉矣桑大夫據當世合時變上權利之略雖非正

法鉅儒宿學不能自解師古曰解釋也言弘羊也博物通達之士

也然攝公卿之柄不師古始放於末利師古曰放縱也謂

放依也音方往反論語稱孔子曰放於利而行多怨處非其位行非其道果墮其

性以及厥宗師古曰性生也謂與車丞相履伊呂之列當

軸處中括囊不言容身而去師古曰括結也易坤卦六四

閉慎如囊之括結也彼哉彼哉師古曰論語云或問子西孔子曰若

夫丞相御史兩府之士不能正議以輔宰相成同類長同

行阿意苟合以說其上師古曰說斗筭之徒何足選也師

曰筭竹器也容一斗選數也論語云子貢問曰今之從政者何如孔子曰噫斗筭之人可足選也言其材器小劣不

正德乙丑手前漢傳三十六十九

足數也筭音所交反選音先阮反噫歎聲也噫音於其反

公孫田劉王楊蔡陳鄭傳第三十六



楊胡朱梅云傳第三十七

漢書六十二

正議大夫行秘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楊王孫者孝武時人也學黃老之術家業千金厚自奉養

生亡所不致師古曰致至也及病且終先令其子師古曰先令為遺令曰古

欲羸葬以反吾真師古曰羸者不為衣衾棺槨者也必

亡易吾意師古曰易改也死則為布囊盛尸入地七尺既下從足

引脫其囊以身親土其子欲默而不從重廢父命師古曰重難也

欲從之心又不忍廼往見王孫友人祁侯師古曰祁侯猶賀之孫承嗣者

名祁侯與王孫書曰王孫苦疾僕迫從上祠雖去得詣前

師古曰詣至也願守精神省思慮進醫藥厚自持竊聞王

前漢傳三十七

孫先令羸葬今死有知則已若其有知是戮尸地下將

羸見先人竊為王孫不取也且孝經曰為之棺槨衣衾是

亦聖人之遺制何必區區獨守所聞師古曰區區小意也願王孫察

焉王孫報曰蓋聞古之聖王緣人情不忍其親故為制禮

今則越之師古曰言踰禮而厚葬也吾是以羸葬將以矯世也師古曰正曲曰

矯夫厚葬誠亡益於死者而俗人競以相高靡財單散腐

之地下師古曰麻非散也單盡也或廼一日入而明日發師古曰言見發掘也此

真與暴骸於中野何異且夫死者終生之化而物之歸者

也歸者得至化者得變是物各反其真也反真其真亡形

亡聲廼合道情去飾外以葺乎眾厚葬以鬲真師古曰鬲與隔同其後並



類使歸者不得至化者不得歸各是使物各各奔其所也且五

聞之精神者天之有也形骸者地之有也師古曰文子稱天氣為魂延陵

季子云骨肉下歸於土是以云然精神離形各歸其具故謂之鬼鬼之為

言歸也其尸塊然獨處豈有知哉師古曰塊音口對反裹以幣帛

以棺槨支體絡束口含玉石欲化不得鬱為枯腊千載之

後棺槨朽腐迺得歸土就其真宅繇是言夏之焉用久客師古

曰言不用久為客也繇讀與由同昔帝堯之葬也窆木為匱焉繇為緘

曰窆音款窆空也空木為匱師古曰匱即槨字也槨小棺也繇音葛也一曰繇亦草名葛之類也故聖王生易尚

反緘音其穿下不亂泉上不泄臭師古曰亂絕也故聖王生易尚

死易葬也師古曰尚榮也言不加功於亡用不損財於亡

前漢書三十七

謂師古曰謂者名謂稱也亦指趣也今費財厚葬留歸萬至死者不知生者

不得是謂重惑於戲吾不為也師古曰於讀曰嗚戲讀曰呼祁侯曰善

遂贏葬

胡建字子孟河東人也孝武天漢中守軍二丞師古曰南

正正又置水而建未得真官兼守之負無重馬常步與走卒起居所以尉薦

走卒甚得其心師古曰尉者自上安時監軍御史為姦穿

北軍壘垣以為賈區師古曰坐賣曰賈為賣物之區也區者小室之名若今小庵屋之類耳故

衛士之屋謂之區廬宿衛宮外士建欲誅之迺約其走卒

師古曰曰我欲與公有所誅吾言取之則取斬之則斬於

是當選士馬日監御史與護軍諸校列坐堂皇上師古曰校者軍



之諸部校也建從走卒趨至堂皇下拜謁因上堂皇走

卒皆上建指指監御史曰取彼走卒前曳下堂皇建曰斬之

遂斬御史護軍諸校皆愕驚不知所建亦已有成奏在

其懷中遂上奏曰臣聞軍法立武以威眾誅惡以禁邪今

監御史公穿軍垣以求賈利師古曰公謂顯然為之私買賣以與士

市不立剛毅之心勇猛之節亡以帥先士大夫尤失理不

公用文吏議不至重法黃帝李法曰蘇林曰獄官名也天

孟康曰兵書之法也師古曰李者法官之號也總壁壘已

定穿窬不絲路是謂殺人殺人者殺師古曰窬小竇也音

此臣謹案軍法曰正亡屬將軍將軍有罪已聞師古曰言

將軍將軍有罪二千石以下行法焉孟康曰二千石謂軍

丞於用法疑孟康曰丞屬軍正執事不諉上師古曰諉累

也諉音女端反累音力端反臣謹以斬昧死以聞制曰

司馬法曰國容不入軍軍容不入國何文吏也師古曰司

之名也解在王父偃傳詔言二王或誓於軍中欲民先成

其慮也或誓於軍門之外欲民先意以待事也師古曰慮

先意謂先或將交刃而誓致民志也師古曰欲致民建又

何疑焉建繇是顯名後為渭城令治甚有聲值昭帝幼皇

后父上官將軍安與帝姊蓋主私夫丁外人相善外人驕

恣怨故京兆尹樊福使客射殺之客臧公三壘吏不敢捕



渭城令建將吏卒圍捕蓋主聞之與外人上官將軍多從

如客往犇射追吏師古曰犇古奔字也吏散走主使僕射

劾渭城令游徼傷主家奴建報無它坐服虔曰言游奉蓋

主怒使人上書告建侵辱長公主射甲舍門師古曰甲舍

宅主之知吏賊傷奴辟報故不窮審蘇林曰辟廼也報論也

不窮審不窮盡其事也師古曰游徼避罪而妄報文書故不窮治也辟讀曰避大將軍霍

光寢其奏後光病上官氏代聽事下吏捕建建自殺吏民

稱寃至今渭城立其祠

朱雲字游魯人也徙平陵少時通輕俠借客報仇師古曰

音子長八尺餘容貌甚壯以勇力聞年四十廼變節從博

前漢書三十七

上白子友受易又事前將軍蕭望之受論語皆能傳其業

好侷儻大節師古曰侷當世以是高之元帝時琅邪貢禹

為御史大夫而華陰守丞嘉上封事師古曰守華陰縣言

治道在於得賢御史之官宰相之副九卿之右師古曰右

不可不選平陵朱雲兼資文武忠正有智略可使以六百

石秩試守御史大夫以盡其能上廼下其事問公卿太子

少傅匡衡對以為大臣者國家之股肱萬姓所瞻仰明王

所慎擇也傳曰下輕其上爵賤人圖柄臣則國家搖動而

民不靜矣師古曰上爵大官也圖今嘉從守丞而圖大臣

之位欲以匹夫徒步之人而超九卿之右非所以重國家



而得社稷也自堯之用舜文士於太公猶試然後受又

况朱雲者乎雲素好勇數犯法亡命受易頗有師也其行

義未有以異今御史大夫禹繫白廉正經術通明有伯夷

史魚之風海內莫不聞知而嘉猷稱雲師古曰猷曲也欲令為御

史大夫妄相稱舉疑有姦心漸不可長宜下有司案驗以

明好惡嘉竟坐之是時少府五鹿充宗貴甚為梁丘易自

宣帝時善梁丘氏說元帝好之欲考其異同令充宗與諸

易家論充宗乘貴辯口師古曰乘因也言藉尊貴之權也諸儒莫能與抗

皆稱疾不敢會有薦雲者召入攝齋登堂師古曰齋衣下之裳音了私反

抗首而請音動左右師古曰抗舉也既論難連柱五鹿君師古曰柱刺也

距也音竹屢反故諸儒為之語曰五鹿嶽嶽朱雲折其角繇是為

博士遷杜陵令坐故縱亡命會赦舉方正為槐里令時中

書令石顯用事與充宗為黨百僚畏之唯御史中丞陳咸

年少抗節不附顯等而與雲相結雲數上疏言丞相亭玄

成容身保位亡能往來李奇曰不能有所前卻也師古曰周書君奭之篇稱周公曰惟文王

尚克修和有夏有若號叔閔天散宜生泰顛而咸數毀石

顯久之有司考雲疑風吏殺人師古曰風讀曰諷羣臣朝見上問

丞相以雲治行丞相玄成言雲暴虐亡狀師古曰亡善狀也時陳咸在前聞之以語雲雲上書自訟咸為定奏草求下御史中丞事下丞相丞相部吏考其殺人罪師古曰罪立成也雲至入



長安復與咸計議丞相具發其事奏咸宿衛執法

得進見漏泄所聞以私語雲為定奏草欲令自下治師古曰咸

為御史中丞而奏請下中丞故云自下治後知雲亡命罪人而與交通雲以故

不得師古曰吏捕之不得上於是下咸雲獄減死為城旦咸雲遂廢

錮終元帝世至成帝時丞相故安昌侯張禹以帝師位特

進其尊重雲上書求見公卿在前雲曰今朝廷大臣上不

能匡主下亡以益民皆尸位素餐師古曰尸主也素空也

其位而已素餐者德不稱官空當食祿孔子所謂鄙夫不可與事君苟患失

之亡所不至者也師古曰皆論語也孔子之言也苟患

臣願賜尚方斬馬劍斷佞臣一人以厲其餘師古曰尚方少府之屬官

也作供御器物故有斬馬劍利可以斬馬也上問誰也對曰安昌侯張禹上大

怒曰小臣居下訕上廷辱師傅師古曰訕謗也音所諫反又音刪罪死不

赦御史將雲下雲攀殿檻檻折師古曰檻斬前欄也雲呼曰古丁

音火臣得下從龍逢比干遊於地下足矣師古曰關龍逢

紂之諸父皆以諫而死故云然未知聖朝何如耳師古曰言殺直言其聲惡御史遂將

雲去於是左將軍辛慶忌免冠解印綬叩頭殿下曰此臣

素著狂直於世師古曰著表也言此名久彰表使其言是不可誅其言非

固當容之臣敢以死坐慶忌叩頭流血上意解然後得已

及後當治檻上曰勿易因而輟之以旌百臣師古曰輟集同謂補合

之也旌表也雲自是之後不復仕常居鄠田時乘牛車從



生所過皆敬事焉薛宣為丞相雲往見之宣備賓主禮因

留雲宿從容謂雲曰師古曰從音七庸反在田野亡事且留我東閣

可以觀四方奇士雲曰小生廼欲相吏邪師古曰小生謂其新學後進言

欲以我為吏乎宣不敢復言其教授擇諸生然後為弟子九江嚴

望及望兄子元字仲能傳雲學皆為博士望至泰山太守

雲年七十餘終於家病不呼醫飲藥遺言以身服斂棺周

於身土周於椁師古曰棺周於身小棺裁容身也土周於椁冢壙裁容椁也為文五墳

葬平陵東郭外

梅福字子真九江壽春人也少學長安明尚書穀梁春秋

為郡文學補南昌尉師古曰豫章之縣後去官歸壽春數因縣道

正德九年刊司禮監谷刊前漢傳三十七

上言變事師古曰附縣道之使而封奏也變謂非常之事求假軺傳師古曰小車之傳也軺音

遙傳音張戀反詣行在所條對急政師古曰一條錄而對者一條錄而對之輒報罷罷

時成帝委任大將軍王鳳鳳專執擅朝而京兆尹王章素

忠直譏刺鳳為鳳所誅王氏浸盛師古曰浸漸也災異數見群下

莫敢正言福復上書曰臣聞箕子佯狂於殷而為周陳洪

範叔孫通適秦歸漢制作儀品師古曰適逃也夫叔孫先非不忠

也師古曰先猶言先生也一曰先謂在秦時箕子非疏其家而畔親也師古曰箕子紂

之諸父故言不可為言也昔高祖納善若不及從諫若轉

圜師古曰不及恐失之也轉圜言其順也聽言不求其能舉功不考其素師古

曰直取其功不論其舊行及所從來也陳平起於亡命而為謀主韓信拔於



行陳而建上將師古曰立以故天下之士雲合歸漢師古曰言

四面而至爭進奇異知者竭其策小愚者盡其慮勇士極其節怯

夫勉其死合天下之知并天下之威是以舉秦如鴻毛取

楚若拾遺師古曰鴻毛喻易也此高祖所以亡敵於天下也師古曰

曰亡讀孝文皇帝起於代谷師古曰從代而來即帝位非有周召之師

伊呂之佐也師古曰召循高祖之法加以恭儉當此之時

天下幾乎師古曰幾繇是言之循高祖之法則治不循則

亂何者秦為亡道削仲尼之迹滅周公之軌師古曰壞井

田除五等禮廢樂崩王道不通故欲行王道者莫能致其

功也孝武皇帝好忠諫說諫言師古曰說出爵不待廉茂

正德九年首漢傳三二七

慶賜不須顯功師古曰謂諫爭合意即得官爵不由是以

天下布衣各厲志竭精以赴闕庭自銜鬻者不可勝數漢

家得賢於此為盛使孝武皇帝聽用其計升平可致張晏曰民

有三年之於是積尸暴骨快心胡越故淮南王安緣間而

起所以計慮不成而謀議泄者以衆賢聚於本朝師古曰本朝漢

朝故其大臣執陵不敢和從也服虔曰臣執陵君也師古曰謂淮南大臣相內史之

屬也方今布衣廼窺國家之隙見間而起者蜀郡是也孟康曰成

帝鴻嘉中廣漢男及山陽亡徒蘇令之群蹈藉名都大郡

求黨與索隨李奇曰求索與而亡逃匿之意此皆輕量

大臣亡所畏忌國家之權輕故匹夫欲與上爭衡也士者



國之重器得士則重失士則輕詩云濟濟多士文王以寧

師古曰大雅文王廟堂之議非草茅所當言也臣誠恐身

塗野草莽并卒伍故數上書求見輒報罷臣聞齊桓之時

有以九九見者桓公不逆欲以致大也師古曰九九筭書

輩今臣所言非特九九也陛下距臣者三矣此天下士所

以不至也昔秦武王好力任鄙叩關自鬻師古曰秦武王

文王之子也任鄙力士也繆公行伯繇余歸德師古曰繇繇秦穆公伯今

欲致天下之士民有上書求見者輒使詣尚書問其所言

言可采取者秩以升斗之祿賜以一束之帛若此則天下

之士發憤道吐忠言古曰忠音蒲嘉謀日聞於上天下條貫國

家表裏爛然可睹矣師古曰爛爛也夫以四海之廣士民之數

能言之類至衆多也然其雋傑指世陳政言成文章質之

先聖而不繆施之當世合時務師古曰時務正也若此者亦亡幾人

師古曰無幾言不多也幾音居立一故爵不累帛者天下之底石高祖所以

厲世摩鈍也師古曰鈍反又細石也孔子曰三欲善其事必先

利其器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言也至秦則不然張誹謗

之罔以為漢歐除倒持之六授楚其柄師古曰大阿劍名

無道今陳涉項羽乘間而以故誠能勿失其柄天下雖

有不順莫敢觸其鋒此孝武皇帝所以辟地建功為漢世

宗也師古曰辟讀曰關今不循伯世之道師古曰伯讀曰廼欲以

漢傳三十七

九



三代選舉之法取當世之士猶祭伯樂之圖求騏驎於市

不可得亦已明矣故高祖棄陳平之過而獲其謀師古曰盜

受金晉文召天王齊相用其辭師古曰召天王謂狩于河陽也用其辭謂以管

仲為相並亡益於時不顧逆順此所謂伯道者也一色成

體謂之純白黑雜合謂之駁欲以承平之法治暴秦之緒

師古曰緒謂餘業也猶以鄉飲酒之禮理軍市也今陛下既不納天

下之言又加戮焉夫鸞鵲遭害則仁鳥增逝師古曰鸞鵲也仁鳥鸞鳳

也戴愚者蒙戮則知士深退師古曰蒙被也間者愚民上疏多觸

不急之法或下廷尉而死者衆師古曰以其所言為不急而罪之也自陽朔

以來天下以言為諱朝廷尤甚師古曰防人之言嚴切也羣臣皆承

前言行二十七

十

順上指莫有執正何以明其然也取民所上書陛下之所

善試下之廷尉廷尉必曰非所宜言大不敬以此卜之一

矣故京兆尹三章資質忠直敢面引廷爭孝元皇帝擢之

以屬具臣而矯曲朝師古曰具臣具位之臣無益善也矯正也及至陛下戮及

羣臣且惡惡止其身王章非有反畔之辜而殃及家折直

之節結結臣古羣臣皆知其非然不救爭天下以言

為戒最國家之大忌也陛下下書高祖之禁社之秦之路

師古曰社秦之路

除不急之法下

除不急之法下



謂辟四門明四目也

師古曰虞書舜典曰闢四門明四目言開四門以致眾賢則明視於四方

也且不急之法誹謗之微者也往者不可及來者猶可追

方今君命犯而主威奪

師古曰君命犯者謂大臣犯君之命

外戚之權日以

益隆陛下不見其形願察其景建始以來日食地震以率

言之三倍春秋水災亡與比數

師古曰言其極多不可比較而數也

陰盛陽

微金鐵為飛此何景也

張晏曰河平二年沛郡鐵官鑄鐵如星飛上去權臣用事之異也

林曰言之不從是謂不艾則金不從革景象也何象言將危亡也

漢興以來社稷三危呂

霍上官皆母后之家也親親之道全之為右

師古曰務全安之此為上

當與之賢師良傳教以忠孝之道今廼尊寵其位授以

柄師古曰以斗為魁使之驕逆至於夷滅

師古曰夷平也謂平除之此失

前漢傳二十七

十一

親親之六者也自霍光之賢不能為子孫慮故權臣易世

則危書曰毋若火始庸庸

師古曰周書洛誥之辭也庸庸微小貌也言火始微小不早撲

滅則至熾盛大臣貴擅亦當早圖黜其權也

執陵於君權

臣於王然後防之亦

亡及已

師古曰已語終辭

上遂不納成帝久亡繼嗣福以為宜建

三統封孔子之世以為殷後復上書曰臣聞不在其位不

謀其政政者職也位卑而言高者罪也越職觸罪危言出

患雖伏質橫分臣之願也

師古曰伏質斬刑也橫分謂身首分離也

守職不言

沒齒身全死之日尸未腐而名滅雖有景公之位伏歷千

四臣不貪也

師古曰景公齊景公也語云齊景公有故馬千駟死之日人無得而稱焉故引之也

願壹登文石之陛涉赤墀之塗

應劭曰以丹淹泥塗殿上也

當戶牖之



法坐師古曰戶牖之間謂之衣也法坐正坐也聽朝之處猶言法官法駕也坐音才卧反

盡平生之愚慮亡益於時有遺於世師古曰此臣寢所以不安食所以忘味也願陛下深省臣言臣聞存人所以自立也

壅人所以自塞也善惡之報各如其事昔者秦滅二周夷

六國師古曰二周東周西周君也六國齊楚韓魏趙燕隱士不顯佚民不舉師古曰佚

與逸絕三統滅天道是以身危子殺厥孫不嗣張晏曰身

同也良所謀子二世見殺孫謂子嬰所謂壅人以自塞者也故武王克殷未下

車存五帝之後封殷於宋紹夏於杞師古曰謂封黃帝之後於

杞帝舜之後於陳明著三統示不獨有也是以姬姓半天

下遷廟之主流出於戶李奇曰所謂存人以自立者也言其多

正德九年前漢傳三十七今成湯不祀殷人亡後陛下繼嗣以微殆為此也春秋經

曰宋殺其大夫穀梁傳曰其不稱名姓以其在祖位尊之

也師古曰事在傳二十五年穀梁所云在祖位者謂孔子本宋孔父之後防叔奔魯遂為魯人今宋所殺者亦孔父

之後留在宋者於孔子為此言孔子故殷後也雖不正統封其祖列故尊而不名也

子孫以為殷後禮亦宜之何者諸侯奪宗聖庶奪適如淳曰奪

宗始封之君尊為諸侯則奪其舊為宗子之事也奪適文

王舍伯邑考而立武王是也孔子雖庶可為殷後師古曰

適讀傳曰賢者子孫宜有土而況聖人又殷之後哉成王

以諸侯禮葬周公而皇天動威雷風著災師古曰尚書大

吾死必葬於成周示天下臣於成王也周公死天乃

雷雨以風未盡偃大木斯拔國恐王與大夫開

金滕之書執書以泣曰昔公勤勞王家予幼人弗

及知乃不葬於成周而葬之於畢示天下不敢臣



今仲尼之廟不出闕里

師古曰闕里孔子舊里也言除此之外更無祭祀孔子者孔氏

子孫不免編戶

師古曰列為庶人也

以聖人而歆匹夫之祀非皇天

之意也今陛下誠能據仲尼之素功以封其子孫

師古曰素功素

王之功也穀梁傳曰孔子素王

則國家必獲其福又陛下之名與天亡極

何者追聖人素功封其子孫未有法也後聖必以為則不

滅之名可不勉哉福孤遠又譏切王氏故終不見納武帝

時始封周後姬嘉為周子南君至元帝時尊周子南君為

周承休侯位次諸侯王使諸大夫博士求殷後分散為十

餘姓郡國往往得其大家推求子孫絕不能紀

師古曰不自知其昭

穆之數也時匡衡議以為王者存二王後所以尊其先王而通

三統也其犯誅絕之罪者絕而更封他親為始封君上承

其王者之始祖春秋之義諸侯不能守其社稷者絕今宋

國已不守其統而失國矣則宜更立殷後為始封君而上

承湯統非當繼宋之絕侯也宜明得殷後而已今之故宋

推求其嫡久遠不可得雖得其嫡嫡之先已絕不當得立

禮記孔子曰丘殷人也先師所共傳宜以孔子世為湯後

上以其語不經

師古曰不合於經也

遂見寢至成帝時梅福復言宜

封孔子後以奉湯祀綏和元年立二王後推迹古文以左

氏穀梁世本禮記相明遂下詔封孔子世為殷紹嘉公語

在成紀是時福居家常讀書養性為事至元始中王

成化十六年大四百四十四

八前漢傳三十一

八十三

監生曹廣小七十五倫



莽顯政

師古曰顯讀與專同

福一朝棄妻子去九江至今傳以為仙

其後人有見福於會稽者變名姓為吳市門卒云

師古曰其後謂

棄妻子去之後

云敞字幼孺平陵人也師事同縣吳章章治尚書經為博

士平帝以中山王即帝位年幼莽秉政自號安漢公以平

帝為成帝後不得顧私親帝母及外家衛氏皆留中山不

得至京師莽長子宇莽莽南絕衛氏

師古曰南讀與隔同

恐帝長大

後見怨宇與吳章謀夜以血塗莽第門若鬼神之戒翼以

懼莽章欲因對其各事發覺莽殺宇誅滅衛氏謀所聯及

死者百餘人章坐要斬磔尸東市門初章為當世名儒教

成化十六年

前漢傳三十七

十四

監生汪錫浦

授尤盛弟子千餘人莽以為惡人黨皆當禁錮不得仕官

門人盡更名他師

師古曰更以他人為師諱不言是章弟子

敞時為大司徒掾

自劾吳章弟子收抱章尸歸棺斂葬之

師古曰棺音丁喚反斂音力瞻反

京師稱焉車騎將軍王舜高其志節比之藥布表奏以為

掾薦為中郎諫大夫莽篡位王舜為太師復薦敞可輔職

師古曰為輔弼之任

以病免唐林言敞可典郡擢為魯郡大尹更始

時安車徵敞為御史大夫後病免去卒于家

贊曰昔仲尼稱不得中行則思狂狷

師古曰論語載孔子曰不得中行而與之

必也狂狷乎狂者進取治者有所不為中行中庸也狷介也言不必得中庸之人與之論道則思狂狷猶愈於頑嚚

無識者也狷音工掾反

觀楊王孫之志賢於秦始皇遠矣世稱朱雲



多其實故曰豈有不知而作之者我亡是也師古曰論

之言也疾時人妄胡建臨敵敢斷武昭於外師古曰斬伐

姦隙軍旅不隊梅福之辭合於大雅雖無老成尚有典刑

殷監不遠夏后所聞師古曰大雅蕩之詩尚與刑言今雖無其人尚有故法

可為戒也又曰殷監不遠在夏后之時言設視夏桀之亡

之法而行之又視秦滅二周夷六遂從所好全性市門云

國不為後取喪亡可為戒也師古曰論語稱孔

尚之義著於吳章為仁由已再入大府師古曰論語稱孔

由人乎哉故此贊引之初為人清則濯何遠之有師古

同從錄後為車騎將軍也清則濯師古曰濯

以辭濯我足遇治則出遇亂則隱云謝師古曰濯

揚胡朱梅云傳第三十七

前漢傳三十七

五



霍光金日磾傳第三十八

漢書六十八

正議大夫行祕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霍光字子孟票騎將軍去病弟也父中孺河東平陽人也

師古曰中孺以縣吏給事平陽侯家師古曰縣遣吏於侯家供事也與侍者

衛少兒私通而生去病中孺更盡歸家娶婦生光因絕不

相聞父之少兒女弟子夫得幸於武帝立為皇后去病以

皇后姊子貴幸既壯大廼自知父為霍中孺未及求問會

為票騎將軍擊匈奴道出河東河東太守郊迎召弩矢先

區師古曰郊迎迎於郊界之馬上也先驅者導其路也至平陽傳舍遣吏迎霍中孺

中孺趨入拜謁將軍迎拜因跪曰去病不早自知為大人

前漢傳三一人

遺體也中孺扶眼叩頭師古曰服音蒲北反曰老臣得託命將軍此

天力也去病大產中孺買田宅奴婢而去還復過焉廼將

光西至長安時年十餘歲任光為郎稍遷諸曹侍中去病

死後光為奉車都尉光祿大夫出則奉車入侍左右出入

禁闈二十餘年師古曰宮中小心謹慎未嘗有過甚見親

信征和二年衛太子為江充所敗而燕王旦廣陵王胥皆

多過失是時上年老寵姬鉤心趙婕妤有男師古曰婕妤居鉤心宮也

編上心欲以為嗣命大臣輔察羣臣唯光任大重可屬

社稷師古曰社稷也屬委也上廼使黃門畫者畫周公負

成王朝諸侯以賜光師古曰與門之署職任親近以後元



二年春上游五柞宮病甚馬光涕泣問曰如有不諱誰當嗣

者師古曰不諱言不可諱也上曰君士不論前畫意邪師古曰論曉也立少子君

行周公之事光頓首讓曰臣不如金日磾日磾亦曰臣外

國人不光上以光為大司馬大將軍日磾為車騎將軍

及太僕上官桀為左將軍搜粟都尉桑弘羊為御史大夫

皆拜卧内牀下師古曰於天子所卧牀前拜職受遺詔輔少主明日武帝

崩太子襲尊號是為孝昭皇帝帝年八歲政事宣決於光

先是後元年侍中僕射莽何羅與弟重合侯通謀為逆師古

曰莽音莫戶反時光與金日磾上官桀等共誅之功未錄武帝病

封璽書曰帝崩發書以從事遺詔封金日磾為統侯上官

前漢傳二十八

桀為安陽侯光為博陸侯文選曰博大陸平取其嘉名無此縣也食邑北海河東城師古

曰蓋亦取鄉聚之名以為國號非少縣也公孫弘平津鄉則是矣皆以前捕反者功封時

衛尉王莽子男忽侍中師古曰中右將軍王莽也其子名忽揚語曰師古曰揚謂言

唱帝病忽常在左右安得遺詔封三子事師古曰安猶焉羣兒自

相貴耳光聞之切讓王莽師古曰切深也讓責也莽酖殺忽光為人

沈靜詳審長財七尺三寸師古曰財與幾同白晳疏眉目美須頰

師古曰昔音先歷反頰音人占反每出入下殿門止進有常處

郎僕射竊識視之不失尺寸師古曰識記也音也其資性端正如

此初輔幼主政自已出師古曰自從也天下想聞其風采師古曰文采

殿中嘗有怪一夜羣臣相驚光召尚符璽郎師古曰恐有變難故欲收



取郎不肯授光光欲奪之郎按劍曰臣頭可得璽不可得

也光甚誼之明日詔增此郎秩二等衆庶莫不多光師古

猶重也以此事為多足重也光與左將軍桀結誓相親光長女為桀子

安妻有女年與帝相配晉灼曰漢語光嫡妻東閣也桀因帝

姊鄂邑蓋主內安女後宮為倖師古曰鄂邑所食邑為蓋侯所尚也云蓋主也

數月立為皇后父安為票騎將軍封桀樂侯光時休沐出

桀輒入代光決事桀父子既尊盛而德長公主師古曰懷其恩德也

公主內行不修近幸河間丁外人桀安欲為外人求封幸

依國家故事以列侯尚公主者光不許又為外人求光祿

大夫欲令得召見又不許長主大以是怨光而桀安數為

外人求官爵弗能得亦慙自先帝時桀已為九卿位在光

右師古曰椒房殿皇后所居也及父子並為將軍有椒房中宮之重師古曰椒

所皇后親安女光廼其外祖而顧專制朝事師古曰顧繇猶反也

是與光爭權師古曰繇繇與由同燕王旦自以昭帝兄常懷怨望及

御史大夫桑弘羊建造酒榷鹽鐵為國興利伐其功師古曰伐

於欲為子弟得官亦怨恨光於是蓋主上官桀安及弘羊

皆與燕王旦通謀詐令人為燕王上書言光出都肄郎羽

林道上稱趨孟康曰都試也肄習也師古曰太官先置師古曰

具又引蘇武前使匈奴拘留二十年不降還廼為典屬國

而大將軍長史敞亡功為搜粟都尉師古曰又擅調益莫

成化十七年 大三百七十三 前漢傳三十八 三 一 師古生上原經 小二百四十五



府校尉師古曰調選也莫府大光專權自恣疑有非常臣

曰願歸符璽入宿衛察姦臣變候司光出沐日奏之桀欲

從中下其事師古曰下謂下有采弘羊當與諸大臣共執

退光書奏帝不肯下明日光聞之止畫室中不入如淳曰

止計畫之室也或曰彫畫是也上問大將軍安在左將軍桀對

曰以燕王告其罪故不敢入有詔召大將軍光入免冠頓

首謝上曰將軍冠復著冠也朕知是書詐也將軍亡罪光

曰陛下何以知之上曰將軍之廣明都郎屬耳師古曰之

亭名也屬耳近耳調校尉以來未能十日燕王何以得知

之且將軍為非不須校尉文穎曰帝云將軍是時帝年十

歲七十七四尚書左右皆驚而上書者果亡捕之甚急桀等懼白上

小事不足遂師古曰遂猶竟也上不聽後桀黨與有譖光者

上輒怒曰大將軍忠臣先帝所屬以輔朕身師古曰屬委

其下敢有毀者坐之自是桀等不敢復言廼謀令長公主

置酒請光伏兵格殺之因廢帝迎立燕王為天子事發覺

光盡誅桀安弘羊外人宗族燕王蓋主皆自殺光威震海

內昭帝既冠遂委任光訖十三年百姓充實四夷賓服元

平元年昭帝崩亡嗣武帝六男獨有廣陵王胥在羣臣議

所立咸持廣陵王王本以行失道先帝所不用光內不自

安即有上書言周太王廢太伯立王季文王舍伯邑考立

安即有上書言周太王廢太伯立王季文王舍伯邑考立



武王唯在所宜

師古曰太伯者王季之兄伯邑考文王長子也

雖廢長立少可也

廣陵王不可以承宗廟言合光意光以其書視丞相敞等

師古曰視讀曰示敞即楊敞也擢郎為九江太守即日承皇太后詔遣行

大鴻臚事少府樂成宗正德光祿大夫吉中郎將利漢迎

昌邑王賀賀者武帝孫昌邑哀王子也既至即位行淫亂

光憂懣師古曰懣音滿又音悶字獨以問所親故吏大司農田延年延

年曰將軍為國柱石師古曰柱者梁下之柱石者承柱之礎也言大臣負國重任如屋之柱及

其石審此人不可何不建白太后師古曰白之更選賢而立

之光曰今欲如是於古嘗有此不師古曰光不涉延年曰

伊尹相殷廢太甲以安宗廟後世稱其忠師古曰商書太甲篇曰太甲既

成化十六年大三百六十二有漢傳三十八五藍生曹廣小一百六十一論

立弗明伊尹放諸桐是也將軍若能行此亦漢之伊尹也光迺引延年

給事中陰與車騎將軍張安世圖計師古曰圖謀也遂召丞相御

史將軍列侯中二千石大夫博士會議未央宮光曰昌邑

王行昏亂恐危社稷如何羣臣皆驚鄂失色師古曰凡言鄂者皆謂阻

礙不依順也後字作愕其義亦同莫敢發言但唯唯而已田延年前離席

按劍曰先帝屬將軍以幼孤寄將軍以天下以將軍忠賢

能安劉氏也今羣下鼎沸社稷將傾且漢之傳謚常為孝

者以長有天下令宗廟血食也如令漢家絕祀師古曰將如若也

軍雖死何面目見先帝於地下乎今日之議不得旋踵師古

曰宜羣臣後應者臣請劍斬之光謝曰九卿責光是也天

速決



下匆匆不安光當受難師古曰受其憂責也於是議者皆叩頭曰萬

姓之命在於將軍唯大將軍令師古曰言一聽之也光即與羣臣俱

見白太后具陳昌邑王不可以承宗廟狀皇太后迺車駕

幸未央承明殿詔諸禁門毋內昌邑羣臣王入朝太后還

乘輦欲歸温室中黃門宦者各持門扇王入門閉昌邑羣

臣不得入王曰何為大將軍跪曰有皇太后詔毋內昌邑

羣臣王曰徐之何迺驚人如是光使盡驅出昌邑羣臣置

金馬門外車騎將軍安世將羽林騎收縛二百餘人皆送

廷尉詔獄令故昭帝侍中中臣侍守王光勅左右謹宿衛

卒有物故自裁令我負天下有殺主名師古曰卒讀曰猝物故死也自裁自

也王尚未自知當發謂左右我故羣臣從官安得罪而大

將軍盡繫之乎師古曰安焉也頃之有太后詔召王王聞召意恐

迺曰我安得罪而召我哉太后被珠襦如淳曰以珠飾襦也晉灼曰貫珠以

為襦形若今革襦矣師古曰晉說也盛服坐武帳中侍御數百人皆持兵

期門武士陛戟陳列殿下師古曰陛戟謂執戟以備陛下也羣臣以次上

殿召昌邑王伏前聽詔光與羣臣連名奏王尚書令讀奏

曰丞相臣敞師古曰楊敞也大司馬大將軍臣光車騎將軍臣安

世師古曰張子孺也度遼將軍臣明友師古曰范明友也前將軍臣增師古曰

後將軍臣充國師古曰趙充國也御史大夫臣誼師古曰蔡誼也宜春侯臣

譚師古曰王訥子也當塗侯臣聖師古曰魏也隨桃侯臣昌樂師古曰趙故蒼梧



王趙子杜侯臣屠者堂師古曰故胡人太僕臣延年師古曰杜延年太常臣

昌師古曰蒲侯蘇昌大司農臣延年師古曰田延年宗正臣德師古曰劉向父少

府臣樂成師古曰姓史也廷尉臣光師古曰李光執金吾臣延壽師古曰李

延壽大鴻臚臣賢師古曰韋賢左馮翊臣廣明師古曰田廣明右扶風臣

德師古曰周德長信少府臣嘉師古曰不知姓典屬國臣武師古曰蘇武京

輔都尉臣廣漢師古曰趙廣漢司隸校尉臣辟兵師古曰不知姓諸吏文

學光祿大夫臣遷師古曰王遷臣疇師古曰宋疇臣吉師古曰景吉臣賜

臣管臣勝臣梁臣長幸師古曰並不知姓也臣夏侯勝李音曰同官同名故以姓

別太中大夫臣德師古曰不知姓臣卬師古曰充國子也昧死言皇太后

陛下臣敞等頓首死罪天子所以永保宗廟總壹海內者

以慈孝禮誼賞罰為本孝昭皇帝曰平棄天下亡嗣臣敞等

議禮曰為人後者為之子也昌邑亡宜嗣後遣宗正大鴻

臚光祿大夫奉節使徵昌邑王典喪服斬縗師古曰典喪服言為喪主

也斬縗謂縗裳下不縗直斬割之而已縗音步干反亡悲哀之心廢禮誼居道上不

素食師古曰素食菜食無肉也言一在道常肉食非居喪之制也而鄭康成解喪服素人良云平常之食失之遠矣素食義亦使從官略女子載衣巾內所居傳舍始至謁

見立為皇太子常私買雞豚以食立又皇帝信璽行璽大行

前孟康曰漢初有三璽天子之璽曰佩行璽信璽在符節臺上行前昭帝極前也韋昭曰大行不反之辭也就

次發璽不封師古曰璽既國器常以緘封而王於大行前受之退還所次遂尔發漏更不封之得令凡

不皆見言從官更持節師古曰衡反次下上外同引內昌邑從官駟



宰官奴二百餘人常與居禁闈內放戲自之符璽取節十

六師古曰之往也自朝暮臨師古曰臨哭臨也音力禁反令從官更持

節從師古曰更互執節為書曰皇帝問侍中君卿師古曰昌邑之

侍中名也君卿也使中御府令高昌奉黃金千介賜君卿取十妻大

行在前殿發樂府樂器引內昌邑人擊鼓歌吹作俳倡

師古曰俳優諧戲也會下還上前殿如淳曰下謂極之

俳樂人也俳音排擊鐘磬內泰壹宗廟樂人輦道年首鄭

輿前殿也師古擊鐘磬曰下音胡稼反內泰壹宗廟樂人輦道年首鄭

曰祭泰壹神樂人也孟康曰年首地名也上有觀如淳曰輦道

輦道輦道也年首屏面也以屏面自隔無哀戚也臣瓚曰年首池名也

前漢傳二十八

戚也師古曰召泰壹樂人內之於輦道年首而鼓吹歌舞也年首贊說是也屏面之言失之遠矣又左思吳都賦云長塗年首劉逵以為年首閣道有室屋也此說更無所出

或者思及遠據此輦道年首便誤用之乎鼓吹歌舞悉盡衆樂長安厨三太

才具祠閣室中如淳曰黃圖此出中厨有長安厨故謂之厨城門閣道之有室者不知構何淫祀祀已與從官飲也音徒敢反駕法駕皮軒駕旗皆法駕所陳召皇

北宮桂宮弄璣闔虎師古曰皮軒駕旗皆法駕所陳召皇

太后御小馬車張晏曰皇太后所駕遊宮中輦車也漢庭有果樹下乘之使官奴騎乘遊戲庭中與孝昭皇帝宮

於果樹下乘之故號果下馬使官奴騎乘遊戲庭中與孝昭皇帝宮

人蒙等淫亂詔掖庭令敢泄言要斬太后曰止師古曰令且止讀奏

為人臣子當悖亂如是邪師古曰也悖王離帝伏尚

書令復讀曰取諸侯王列侯二千石綬及墨綬黃綬以并

佩昌邑郎官者免奴師古曰免奴謂免放為良人有變易節上黃旄以赤



師古曰以劉屈氂與太子戰加發御府金錢刀劍玉器節上黃龍遂以為常賀今輒改之

采繒賞賜所與遊戲者與從官官奴夜飲湛沔於酒師古曰湛

讀曰沉又讀口詔大官上乘輿食如故食監奏未釋服未

可御故食師古曰趣復詔太官趣具無關食監師古曰趣

也太官不敵具即使從官出買雞豚詔殿門內以為常師古曰

曰內入也令每獨夜設九賓温室師古曰於温室中設九

孫通延見姊夫昌邑關內侯祖宗廟祠未舉為璽書使使

者持節以三大牢祠昌邑哀王園廟稱嗣子皇帝師古曰

服故未祠宗廟而受璽以來二十七日使者旁午如淳曰

布也師古曰一從一橫持節詔諸官署徵發凡千二百二

十七事文學光祿大夫夏侯勝等及侍中傅嘉數進諫以

過失使人簿責勝師古曰簿音步戶反縛嘉繫獄荒淫迷

惑文帝王禮誼亂漢制度臣敞等數進諫不變更師古曰

日以益甚恐危社稷天下不安臣敞等謹與博士臣霸臣

雋舍晉灼曰雋姓舍名也下有臣虞舍故以姓臣德臣虞

令臣射臣倉議皆曰高皇帝建功業為漢太祖孝文皇帝

慈仁節儉為太宗今陛下嗣孝昭皇帝後行淫辟不軌師古曰

日軌法也詩云籍曰未知亦既抱子師古曰六雅抑之詩

假也此言假令人云王尚幼少未有所五辟之屬莫六不

孝師古曰五辟即五刑也周襄王不能事母春秋曰天王出居

刑也辟音頻亦反

周襄王不能事母春秋曰天王出居



于鄭繇不孝出之絕之於天下也師古曰襄王惠王于也

出居于鄭公羊傳曰王者無外此其六宗廟重於君陛下未

見命高廟不可以承天序奉祖宗廟子萬姓當廢臣請有

司御史大夫臣誼宗正臣德太常臣昌與太祝以一太牢

具告祠高廟臣敞等昧死以聞皇太后詔曰可光令王起

拜受詔王曰聞天子有爭臣七人雖亡道不失天下師古曰引

孝經之言光曰皇太后詔廢安得天子廼即持其手師古曰即就也解

脫其璽組奉上太后扶王下殿出金馬門羣臣隨送王西

面拜曰愚慙不任漢事起就乘輿副車大將軍光送至昌

邑邱光謝曰王行自絕於天臣等驚怯不能殺身報德臣

寧負主不敢負社稷願王自愛臣長不復見左右師古曰言不復

得侍見於左右光涕泣而去羣臣奏言古者廢放之人屏於遠方

不及以政師古曰言不豫政令請徙王賀漢中房陵縣太后詔歸賀

昌邑賜湯沐邑二千戶昌邑羣臣坐亡輔導之誼陷王於

惡光悉誅殺一百餘人出屯號呼市中師古曰呼音火以反曰當斷

不斷反受其亂師古曰悔不早殺光等也光坐庭中會丞相以下議定

所立廣陵王已前不用及燕刺王反誅其子不在議中近

親唯有衛太子孫號皇曾孫在民間咸稱述焉光遂復與

丞相敞等上奏曰禮曰人道親親故尊祖尊祖故敬宗太

宗亡嗣擇支子孫賢者為嗣孝武皇帝曾孫病已武帝時



有詔掖庭耆視至今年十八師受詩論語孝經躬行節  
慈仁愛人可以嗣孝昭皇帝後奉承祖宗廟子萬姓臣昧  
死以聞皇太后詔曰可光遣宗正劉德至曾孫家尚冠里  
洗沐賜御衣太僕以軫獵車迎曾孫就齋宗正府入未央  
宮見皇太后封為陽武侯師古曰解並在已而光奉上皇  
帝璽綬謁于高廟是為孝宣皇帝明年下詔曰夫褒有德  
賞元功古今通誼也大司馬大將軍光宿衛忠正宣德明  
恩守節秉誼以安宗廟其以河北東武陽益封光萬七千  
戶與故所食凡二萬戶賞賜前後黃金七千斤錢六千萬  
雜繒三萬疋奴婢百七十人馬二千疋甲第一區自昭帝

前漢傳三十八

十一

時光子禹及兄孫雲皆中郎將雲弟山奉車都尉侍中領  
胡越兵光兩女壻為東西宮列女弟諸壻外孫皆奉朝  
請為諸曹大夫騎都尉給事中黨親連體根據於朝廷光  
自後元秉持萬機及上即位廼歸政上謙讓不受諸事皆  
先關白光然後奏御天子光每朝見上虛已歛容禮下之  
已甚師古曰下音胡稼反光秉政前後二十年地節二年春病篤車  
駕自臨問光病上為之涕泣光上書謝恩曰願分國邑三  
千戶以封兄孫奉車都尉山為列侯奉兄票騎將軍去病  
祀事下丞相御史即日拜光子禹為右將軍光薨上及皇  
太后親臨光喪太中大夫任宣與侍御史五人持節護喪



車中二千石治莫府塚上如淳曰典為冢者賜金錢繒絮繡被

領衣五十篋璧珠璣玉衣師古曰漢儀注以玉為襦如鎡狀連綴之以黃金為縷要已下

一為札長八廣二寸半為梓宮服虔曰棺也師古曰以梓木為之親身之棺也為天

甲下至足亦綴以黃金縷便房黃腸題湊各一具服虔曰便房藏中便坐也蘇林曰以柏木黃心

稱柱宮致累棺外故曰黃腸木頭皆內向故曰題湊如淳曰漢儀注天子陵中明中高丈二尺四寸周二丈內梓宮次椁椁

相黃腸題湊師古曰便房小曲椁木外臧椁十五具服虔曰在室也如氏以為椁木名非也

正臧外婢妾臧也或曰厨廢之屬也蘇林曰椁木柏葉松身師古曰爾雅及毛詩傳並云椁木松葉柏身椁木乃柏葉松身耳蘇說非也機音七

東園温明服虔曰東園廢此器形如方漆桶開一而漆畫之以鏡置其中以懸死上大斂并蓋之

皆如乘輿制度載光尸柩以輜輶車文穎曰輜輶車如今喪輶車也孟康曰如衣車有窻備開

前漢傳三十八

之則温開之則涼故名之輜輶車也臣瓚曰秦始皇道崩祕其事載以輜輶車百官奏事如故此不得是輜輶車類也

案杜延年奏載霍光柩以輜輶車駕大廢白鹿駒為倅師古曰輜輶本安車也可以卧息後因

載喪飾以柳絮故遂為喪車耳輜者密閉輶者旁開窻備各別一乘隨事為名後人既專以載喪又去其一拖為藩

飾而合二名呼之曰輜輶黃屋左纛師古曰解發材官輕車北

軍五校士軍陳至茂陵以送其葬諡曰宣成侯發三河卒

穿復土起冢祠堂置園邑三百家長丞奉守如舊法既葬

封山為樂平侯以奉車都尉領尚書事天子思光功德下

詔曰故大司馬大將軍博陸侯宿衛孝武皇帝二十有餘

年輔孝昭皇帝十有餘年遭大難躬秉誼率三公九卿大

夫定萬世冊以安社稷天下蒸庶咸以康寧功德茂盛朕



甚嘉之復其後世疇其爵邑應劭曰疇等也師古曰復音方日反世世無有

所與功如蕭相國師古曰與讀曰豫明年夏封太子外祖父許廣

漢為平恩侯復下詔曰宣成侯光宿衛忠正勤勞國家善

善及後世師古曰善善者謂褒寵善人也其封光兄孫中郎將雲為冠陽

侯禹既嗣為博陸侯太夫人顯改光時所自造塋制而侈

大之師古曰塋墓也音營起三出關築神道北臨昭靈南出承恩

之盛飾祠室輦閣通屬永巷而幽良人婢妾守之晉灼曰閣道乃

通屬至永巷中也師古曰此亦其家上作輦閣之道及永巷也非謂掖庭之永巷也廣治第室作乘

輿輦加畫繡網馮黃金塗如淳曰網亦茵馮謂所馮者也以黃金塗輿輦也師古曰茵馮也

以繡為茵馮而黃金塗輿輦也韋絮薦輪晉灼曰御輦以韋緣輪著之以絮師古曰取其行安不搖動也

著音張呂反侍婢以五采絲輓顯游戲第中師古曰輓謂牽引車輦也音晚初

光愛幸監奴馮子都常與計事及顯寡居與子都亂晉灼曰漢

語東閭氏亡顯以婢代立素與馮殷姦也師古曰名而禹山亦曰監奴謂奴之監知家務者也殷者子都之名

並繕治第宅走馬馳逐平樂館雲當朝請數稱病私出師古曰

曰請音多從賓客張圍獵黃山苑中使倉頭奴上朝謁文穎曰朝當用謁不自行而令奴上謁者也莫敢譴者而顯及

諸女晝夜出入長信宮殿中亡期度師古曰長信宮宣帝上居宣帝

自在民間聞知霍氏尊盛日久內不能善光薨上始躬親

朝政御史大夫魏相給事中顯謂禹雲山女曹不務奉大

成化十七年 前漢傳三十八 十三 監生廖紹



將軍餘業師古曰女音汝曹輩也今大夫給事中他人壹間女能復

自救邪師古曰間後音居莫反兩家奴爭道師古曰謂霍氏及御史家霍氏奴入

御史府欲躡大夫門御史為叩頭謝師古曰謂霍氏去人以謂霍氏師古曰

曰告顯等始知憂會魏大夫為丞相數燕見言事平恩侯語也與侍中金安上等徑出入省中時霍山自若領尚書師古曰自

若猶言也師古曰謂各各得盡言於上也於是霍氏甚惡之宣帝始立立微時許妃

為皇后顯愛小女成君欲貴之私使乳醫淳于衍行毒藥

殺許后師古曰乳醫視產乳之疾者乳音而樹反因勸光內成君代立為后語

在外戚傳始許后暴崩吏捕諸醫劾衍侍疾亡狀不道下

獄吏簿問急師古曰簿音步戶反顯恐事敗即具以實語光光大驚

欲自發舉不忍猶與師古曰猶與決也與讀曰隊會奏上因署衍勿論

師古曰署者題其奏後也光薨後語稍泄於是上始聞之而未察師古曰未

知其廼徙光女壻度遼將軍未央衛尉平陵侯范明友為虛實光祿勳次壻諸吏中郎將羽林監任勝出為安定太守數

月復出光姊壻給事中光祿大夫張朔為蜀郡太守羣孫

壻中郎將王漢為武威太守頃之復徙光長女壻長樂衛

尉鄧廣漢為少府更以禹為大司馬冠小冠亡印綬罷其

右將軍屯兵官屬特使禹官名與光俱大司馬者蘇林曰特但也

又收范明友度遼將軍印綬但為光祿勳及光中女壻趙

成化十七年

前漢傳三十八

八十四

監生康縉



平為散騎騎都尉元深大夫將出兵又收平騎都尉印綬

諸領胡越騎羽林及兩宮衛將上兵悉易以所親信許史

子弟代之禹為大司馬稱病禹以長史任宣候問禹曰我

何病縣官非我家將軍不得至且如淳曰縣官謂天子今將軍墳墓

未乾盡外我家師古曰外謂疏片之反任此司史奪我印綬令人不省

死師古曰不自死自有過耳宣見禹恨望深師古曰望怨也廼謂曰大將軍時

何可復行師古曰言今何得復如此也持國器惟柄殺生在手中廷尉李

种王平師古曰种音冲左馮翊賈勝胡公車丞相女壻少府徐仁

皆坐逆將軍意下獄死使樂成小家子得幸將軍至九卿

封侯師古曰即上所云少府樂成者也使者其姓也字或作也百官以下但事馮子都

前漢書卷三十八

十五

郭

王子方等報虔曰皆光奴視丞相亡如山師古曰無如猶言無所象以也各自有

時今許史自天子骨肉貴正宜牛大司馬欲用是怨恨愚

以為不可禹默然數日起視事繼及禹山雲自見日侵削

數相對啼泣自然山曰今丞相用事縣官信之盡變易大

將軍時法令以公田賦與貧民發揚大將軍過失又諸儒

生多窶人子師古曰窶貧而無禮音其羽反遠各飢寒喜妄說狂言師古曰喜

吏音許吏反不避忌諱大將軍常讎之師古曰言嫉之如仇讎也今陛下好與

諸儒生語人人自使書對事多言我家者嘗有上書言大

將軍時主弱臣強專制擅權令其子孫用事昆弟益驕恣

恐危宗廟災異數見上以為是也其言絕痛山屏不奏其書



後上書者益點盡奏封事輒使中書令出取之不關尚書

益不信人顯曰丞相數言我家獨亡罪乎山曰丞相廉正

安得罪我家昆弟諸婿多不謹又聞民間謹言霍氏毒殺

許皇后師古曰謹衆聲也音許爰反寧有是邪顯恐急即具以實告山

雲禹山雲禹驚曰如是不早告禹等縣官離散斥逐諸

婿用是故也此大事誅罰不小奈何於是始有邪謀矣初

趙平客石夏善為天官師古曰曉星文者語平曰災惑守御星御

星太僕奉車都尉也不黜則死平內憂山等雲舅李竟所

善張赦見雲家卒卒師古曰卒猝忽遽之貌也謂竟曰今丞相與平

恩侯用事可令太夫人言太后先誅此兩人移徙陛下在

刑漢傳三十八

一六

太后耳長安男子張章告之事下廷尉執金吾捕張赦石

夏等後有詔止勿捕山等愈恐相謂曰此縣官重太后故

不竟也師古曰重難也竟窮竟其事也然惡端已見又有弒許后事陛下

雖寬仁恐左右不聽久之猶發發即族矣不如先也師古曰言

先遂令諸女各歸報其夫皆曰安所相避師古曰言無處相避也

會李竟坐與諸侯王交通辭語及霍氏有詔雲山不宜宿

衛免就第光諸女遇太后無禮服虔曰光諸女白以於上官太后為姨母遇之無禮

馮子都數犯法上并以為讓師古曰摠以山禹等甚恐顯

夢第中井水溢流庭下竈居樹上又夢大將軍謂顯曰知

捕兒不見師古曰知兒見捕不見亟下捕之蘇林曰亟疾下捕之第中鼠



暴多與人相觸以尾畫地臨數鳴殿前樹上即曰鳴

者室屋高大則通可為殿耳非止天子宮中其語亦見黃霸傳鳴者謂鳴反第門自壞雲尚冠

重宅中門亦壞若端人共見有人居雲屋上徹瓦投地就

視亡有大怪之禹夢騎龍年正謹來捕禹與家憂愁山曰

丞相擅減宗廟羔莩言新出高后時定令或有擅議宗

祭也可以此罪也謀令太后為博平君置酒文穎曰宣帝召

丞相平恩侯以下使范明友鄧廣漢承太后制引斬之因

廢天子而立禹約定未幾雲拜為玄菟太守太中大夫任

宣為代郡太守山又坐為秘書顯為上書獻城西第入馬

千匹以贖山罪書報聞會事發與雲山明友自殺

前漢書二十八

顯禹廣漢等捕得禹要斬顯及諸女昆弟皆奔市唯獨霍

后廢處昭臺宮與霍氏相連坐誅滅者數千家上廼下詔

曰廼者東織室令史張赦使魏郡豪李竟報冠陽侯雲謀

為大逆古曰解朕以大將軍故抑而不揚冀其自新今

大司馬博陸侯禹與母宣成侯夫人顯及從昆弟子冠陽

侯雲樂平侯山諸姊妹婿謀為大逆欲誅誅以百姓賴宗廟

精靈先師古曰事朕甚悼之諸為霍氏所

誅誤事在丙申前未發覺在吏者皆赦除之男子張章先

上登以語期門董忠忠告在曹楊惲惲告侍中金安上惲

石見對狀後章上書以聞侍中史高與金安上建發其事



師古曰言共言無之霍氏禁聞之師古曰皆

離有功晉灼曰離等也師古曰言其功相等類也封章為博成侯忠高昌侯

平通侯安上都成侯高樂侯初霍氏奢後茂陵徐生曰

霍氏必亡夫奢則不遜不遜必侮上侮上者逆道也在人

之右衆必害之師古曰右上也霍氏秉權曰又害之者多矣天下

害之所又行以逆道亡何待迺上疏言霍氏泰盛陛下

即愛厚之宜以時抑制無使師古曰書三上輒報聞其後霍

氏誅滅而告霍氏者皆封人為徐生上書曰臣聞客有過

主人者見其竄直突傍有積薪客謂主人更為曲突遠徙

其薪不者且有火患主人嘿然不應俄而家果失火鄰里

共救之幸而得息於是殺牛置酒謝其鄰人灼爛者在於

上行師古曰灼謂燒也餘各以功次坐而不錄言曲突

者人謂主人曰鄉使聽客之言不費牛酒終亡火患師古曰鄉

讀曰嚮次今論功而請賓曲突徙薪之恩澤焦頭爛額為

上客耶主人廼寤而請之今茂陵徐福數上書言霍氏且

有變宜防絕之鄉使福說得行則國亡裂土出爵之費臣

亡逆亂誅滅之敗往事既已而福獨不蒙其功唯陛下察

之貴徙薪曲突之策使居焦髮灼爛師古曰之右師古曰上廼賜

福帛十疋後以為郎宣帝始立謁見高廟大將軍光從驂

乘上內嚴憚之若有芒刺在背後車騎將軍張安世代光



驂乘天子從容肆體甚安近焉師古曰肆放也展也近音鉅斬反及光身

死而宗族竟誅故俗傳之曰威震主者不畜霍氏之禍萌

於驂乘師古曰頭請始生也至成帝時為光置守家百家吏卒表祠

焉元始二年封光從子師古曰陽平陸侯千戶

金日磾守少羽叔師古曰本匈奴休屠王太子也師古曰

音儲武帝元狩中票騎將軍霍去病將兵擊匈奴得地

多斂首虜獲休屠王祭天金人其夏票騎復西過居延攻

祁連山大克獲於是單于怨昆邪音居西方多為漢所

破師古曰昆音下開反召其王欲誅之昆邪休屠恐謀降漢休屠王

後悔昆邪王殺之并將其眾降漢封昆邪王為列侯日磾

前漢傳二十八

十九

以父不降見殺與母關氏弟倫俱沒入官輸黃門養馬時

年十四矣久之武帝游宴見馬師古曰方於宴游後言滿之時而召關氏

側日磾等數十人牽馬過殿下莫不竊視師古曰至日磾

獨不敬日磾長八尺二寸容貌嚴馬又肥好上異而問

之具以本狀對上奇焉即日賜沐衣冠拜為馬監遷侍

中駟馬都尉光祿大夫日磾既親近未嘗有過失上甚信

愛之賞賜累千金出則給乘侍左右貴戚多竊怨曰陛

下安得一胡兒師古曰父貴而聞愈厚乎日磾母教誨兩子

言失度上聞而喜死鮪師古曰書以告其母曰休屠

氏師古曰種其書日磾有異書師古曰西去師古曰



曰鄉黃 曰礪子二人皆愛為帝弄兒常在旁側弄兒或自

後擁上項師古曰擁抱也 曰礪在前見而目之師古曰目視怒也 弄兒走

且啼曰翁怒上謂曰礪何怒吾兒為其後弄兒壯大不謹

自殿下與宮人戲曰礪適見之惡其淫亂遂殺弄兒弄兒

即日礪長子也上聞之大怒曰礪頓首謝具言所以殺弄

兒狀上甚哀為之泣已而心敬曰礪初莽何羅與江充相

善及充敗衛太子何羅弟通用誅太子時力戰得封後上

知太子冤延夷滅充宗族黨與何羅兄弟懼及師古曰及謂及於禍

也遂謀為逆曰礪視其志意有非常心疑之陰獨察其動

靜與集上下師古曰上下於殿也 何羅亦覺曰礪意以故又不得發

前漢傳三十八

是時上行幸林光宮服虔曰甘泉一名林光師古曰秦之林光宮胡亥所造漢又於其旁起甘

泉宮曰礪小疾卧廬師古曰殿中 何羅與通及小弟安成矯

制夜出共殺使者發兵明旦上未起何羅亡何從外入師古

曰無何猶言無故也 曰礪奏廁心動師古曰向也曰 立入坐內戶

下須臾何羅襲白刃從東箱上師古曰置刃於衣 見曰礪

色變走趨卧內欲入師古曰趨讀曰趣嚮也卧內天子卧處 行觸寶瑟僵曰

礪得抱何羅因傳曰莽何羅反師古曰傳謂傳聲而唱之 上驚起左右

拔刃欲格之上恐井中曰礪師古曰音竹仲反 止勿格曰礪猝胡

投何羅殿下孟康曰胡音五猝胡若今相僻卧輪之類也

晉說 是也 猝得禽縛之窮治皆伏辜繇是著忠孝節師古曰繇

音才兀反



讀與由同日磾自在左右目不<sub>師古曰</sub>下視者數十年師古曰賜出宮

女不敢近上欲內其女後<sub>音</sub>不肯其篤慎如此上尤奇異

之師古曰及上病屬霍光以輔少主師古曰屬光讓日磾

日磾曰臣外國人且使匈奴輕漢於是遂為光副光以女

妻日磾嗣子賞初武帝遺詔以討莽何羅功封日磾為純

侯師古曰日磾以帝少不受封輔政歲餘病困大將軍

光白封日磾師古曰一日薨賜葬具冢地送以輕車介

士軍陳至茂陵師古曰日磾兩子賞建俱侍中與昭帝

略同年共卧起賞為奉車建駙馬都尉及賞嗣侯佩兩綬

上謂霍將軍曰金氏兄弟兩人不可使俱兩綬邪霍光對

漢書卷三十八

五

曰賞自嗣父為侯斗上笑曰侯不在我與將軍乎光曰先

帝之約有功殫得封侯時年俱八九歲宣帝即位賞為太

僕霍氏有事萌牙上書去妻師古曰萌牙者言始有始緒若草之始生上亦自

哀之獨得不坐元帝時為光祿勳薨亡子國除元始中繼

絕世封建孫當為程侯奉日磾後初日磾所將俱降弟倫

字少卿為黃門郎早卒日磾兩子貴及孫則衰矣而倫後

嗣遂盛子安上始貴顯封侯安上字子侯少為侍中博集

有智宣帝愛之頗與發舉楚王延壽反謀師古曰與賜爵

關內侯食邑三百戶後霍氏反安上傳禁門闔無內霍氏

親屬師古曰禁止也門闔宮中大小封為都成侯至

親屬師古曰禁止也門闔宮中大小封為都成侯至



衛尉薨賜冢塋杜陵謚曰敬侯四子常敞岑明岑明皆為  
諸曹中郎將常光祿大夫元帝為太子時敞為中庶子幸  
有寵帝即位為騎都尉光祿大夫中郎將侍中元帝崩故  
事近臣皆隨陵為園即敞以世名忠孝太后詔留侍成帝  
為奉車水衡都尉至衛尉敞為人正直敢犯顏色左右憚  
之唯上亦難焉師古曰臣下皆敬憚唯病甚上使使者問

所欲以弟岑為託上召岑拜為郎使主客服虔曰官名屬

敞子涉本為左曹上拜涉為侍中使待幸綠車載送衛尉

舍李奇曰輦綠車常設以待幸也臨敞病曰拜子為侍中

以此車送欲故見其榮寵也如淳曰幸車嘗置左右以待召載皇孫今遣涉歸以皇孫車載之晉灼曰

漢注綠車名皇孫車太子用子以從師古曰如晉二說

前漢傳三十八 二十二

是須臾卒敞三子涉參饒涉明經儉節諸儒稱之成帝時

為侍中騎都尉領三輔胡越騎師古曰胡越騎之在三輔

是哀帝即位為奉車都尉至長信少府而參使匈奴匈奴

中郎將師古曰以其出使匈奴越騎校尉關都尉安定東

海太守饒為越騎校尉涉兩子湯融皆侍中諸曹將大夫

師古曰將亦謂中郎將也而涉之從父弟欽舉明經為太子門大夫哀

帝即位為太中大夫給事中欽從父弟遷為尚書令兄弟

用事帝祖母傅太后崩欽師古曰監主職辨擢為

泰山弘農太守著威名平帝即位徵為大司徒司直京兆

尹帝年幼選置師友大司徒孔光以明經高行為孔氏師



京兆尹金欽以家世忠孝為令民友徙光祿大夫侍中秩

中二千石封都成侯時王莽新誅平帝外家衛氏召明禮

少府宗伯鳳如淳曰宗伯姓入說為人後之誼白公卿將軍侍

中朝臣並聽師古曰白令皆聽之欲以內屬平帝而外塞百姓之議

師古曰塞止也欽與族昆弟穉侯當俱封初當曾祖父曰礪傳子

節侯賞而欽祖父安上傳子夷侯常皆亡子國絕故莽封

欽當奉其後當母南即莽母功顯君同產弟也當上南大

行為大夫人文穎曰南名也大行官名也當上名狀於大

耳為父立廟非也欽因緣謂當詔書陳曰礪功亡有賞語當名為

以孫繼祖也自當為父祖父立廟晉灼曰當是賞弟建之孫此言自當為其父及

前漢傳二十八

二二二

祖父建廟也賞故國君使大夫主其祭如淳曰以賞故國君使大夫掌其祭事臣瓚曰

當是支庶上繼太宗不得顧其外親也而欽見當母南為太夫人遂尊其父祖以續日礪不復為後賞而令大夫主

賞祭事師古曰瓚說是也時甄邯在旁庭叱欽師古曰於朝庭中叱之也因劾奏曰

欽幸得以通經術超擢侍帷幄重蒙厚恩封龍齋爵號師古曰

音直用反知聖朝以世有為人後之誼前遭故定陶太后背本

逆天孝哀不獲厥福廼者呂寬衛寶復造姦謀至於反逆

咸伏厥辜太皇太后懲艾悼懼師古曰艾讀曰又又剗也逆天之外咎非

聖誣法不亂之殃誠欲奉承天心遵明聖制專壹為後之

誼以安天下之命數歸正殿延見羣臣講習禮經孫繼祖

者謂亡正統持重者也賞見嗣日礪後成為君持太宗重



則禮所謂尊祖故敬宗大宗不可以絕者也欽自知與當俱拜同誼即數揚言殿省中教當云云師古曰云云者多言也謂上所陳以

孫繼也當即如其言則欽亦欲為父明立廟而不入夷族常

廟矣進退異言頗惑衆心亂國大綱開禍亂原誣祖不孝

罪莫大焉尤非大臣所宜大不敬稅戾當上母南為太夫

人失禮不敬莽白太后下四輔公卿大夫博士議即皆曰

欽宜以時即罪師古曰即就也謁者在欽詣詔獄欽自殺邯以綱

紀國體亡所阿私忠孝尤著益封千戶更封長信少府丞

子右曹湯為都成侯湯受封日不敢還歸家以明為人後

之誼益封之後莽復用欽弟遵封侯歷九卿位

前漢傳三十八

二十四

贊曰霍光以結髮內侍起於階閭之間確然秉志誼形於

主師古曰受襁褓之託任漢室之寄當廟堂擁幼君推燕

主仆上官師古曰介頓也音赴因權制敵以成其忠處廢置之際臨

大節而不可奪遂匡國家安社稷擁昭立宣光為師雖

周公阿衡何以加此師古曰阿衡伊尹官號也阿倚也然

光不學亡術闇於大理陰妻邪謀晉灼曰不揚其過也立女為后湛

溺盈溢之欲以增師古曰湛復之禍讀曰沈死財三年宗族誅

夷師古曰財音纒哀哉霍叔封於晉師古曰霍叔文王之弟也晉即河

東光豈其苗裔乎金日磾夷狄亡國羈虜漢庭而以篤敬

寤主忠信自著勒功上師古曰何國後嗣世名忠孝七世內侍



何其盛也本以休屠作金人為祭天主故因賜姓金氏云

霍光金日磾傳第三十八

六月漢

廿五



趙充國辛慶忌傳第三十九

漢書六十九

正議大夫行祕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趙充國字翁孫隴西上邽人也

師古曰邽音圭

後徙金城令居師古

曰令始為騎士以六郡良家子

服虔曰金城隴西天水安定北地上郡是也師古曰

隴西天水又定北地上郡一曰河是也昭帝分隴西天水置金城充國武帝時已為假司馬則初以六郡良家子者非

金城也此名數正與地理志同也善騎射補羽林為人沈勇有大略少好

將帥之節而學兵法通知四夷事

師古曰通知者謂明曉也

武帝時以

假司馬從貳師將軍擊匈奴大為虜所圍漢軍乏食數日

死傷者多充國廼與壯士百餘人潰圍陷陳貳師引兵隨

之遂得解身被二十餘創貳師奏狀詔徵充國詣行在所

六十三

前漢傳三十九

武帝親見視其創嗟歎之拜為中郎遷

騎將軍長史昭

帝時武都氏人反

師古曰氏音丁奚反

充國以大將軍護軍都尉將

兵擊定之遷中郎將將屯上谷

師古曰領兵屯於上谷也將音子亮反

還為

水衡都尉擊匈奴

獲西祁王

文穎曰匈奴王也

擢為後將軍兼水

衡如故與大將軍霍光定冊尊立宣帝封營平侯本始中

為蒲類將軍征匈奴斬虜數百級還為後將軍少府匈奴

大發十餘萬騎南旁塞至符奚盧山

師古曰旁依也音步浪反

欲入為

寇亡者題除渠堂降漢言之遣充國將四萬騎屯緣邊九

郡

文穎曰五原朔方之屬也師古曰力郡者五原朔方雲中代郡鴈門定襄北平上谷漁陽也四萬騎分屯之而

充國總單于聞之引去是時光祿大夫義渠安國使行諸



羌師古曰行音下更反先零豪言願時渡湟水北鄭氏曰零音楷康曰豪帥長也師

古曰湟水出金城臨羌塞外東入河湟水之北是漢地湟音皇逐民所不田處畜牧安國

以聞充國劾安國奉使不敬是後羌人旁緣前言抵冒渡

湟水師古曰旁依也抵冒犯突而前旁音步浪反冒音莫北反郡縣不能禁元康三年

先零遂與諸羌種豪二百餘人解仇交質盟詛師古曰羌人無大君

長而諸種豪遠相殺伐故每有仇讎往來相報今解仇交質者自相親結欲入漢為寇也上聞之以問

充國對曰羌人所以易制者以其種自有豪數相攻擊執

不壹也往三十餘歲西羌反時亦先解仇合約攻令居師古

曰合約共為要契也與漢相距五六年廼定至征和五年先零豪封

煎等通使匈奴師古曰煎讀曰煎匈奴使人至小月氏師古曰氏音支傳

大三四三下九十一前漢傳三十九 二

告諸羌曰漢貳師將軍死十餘萬人降匈奴羌人為漢事

苦師古曰張掖酒泉本我地地肥美可共擊居之以此觀

匈奴欲與羌合非一世也聞者匈奴困於西方聞烏相來

保公恐兵復從東方起數使使尉務危須諸國設以子女

貂裘欲沮解之師古曰設謂開許之也沮壞也欲壞其計令解散之沮音下汝反其計不

合疑匈奴更遣使至羌中道從沙陰地出鹽澤過長阬入

窮水塞南抵屬國與先零相直師古曰直當也臣恐羌變未止此

且復結聯他種宜及未然為之備師古曰未然者其計未成後月餘羌

侯狼何果遣使至匈奴藉師古曰藉借也欲擊鄯善敦煌以絕

漢道師古曰鄯音善充國以為狼心師古曰月氏種在陽關西南執不



能獨造此計疑匈奴使已至羌中先零罕开延解仇作約

蘇林曰罕开在金城南師古曰罕开羌之別種也此下言

遣开象雕庫宣天子至德罕开之屬皆關知明認其下又

云河雨大开小开則罕羌开羌姓族殊矣开音口堅反而

以名將也而今之羌姓有罕开者總是罕开之到秋馬肥

類合而言之因為姓耳變开為开字之訛也

變必起矣宜遣使者行邊兵豫為備敕視諸羌毋令解仇

師古曰行音下更反視讀以發覺其謀於是兩府復白遣

曰示示語之也其下並同義渠安國行視諸羌分別善惡安國至召先零諸豪三十

餘人以尤桀黠皆斬之師古曰桀堅也言不順縱兵擊其

種人斬首千餘級於是諸降羌及歸義羌侯楊玉等恐怒

亡所信鄉師古曰恐中國况怒不信遂劫略小種背畔犯

塞故城邑殺長吏安國以騎都尉將騎三千屯備羌至浩

亶師古曰浩音門為虜所擊失亡車重兵器甚衆

師古曰重音直用反安國引還至今居以聞是歲神爵元年春也時

充國年七十餘上老之使御史大夫丙吉問誰可將者充

國對曰亡踰於老臣者矣上遣問焉曰將軍度羌虜何如

當用幾人師古曰度計也音大各反其下亦同充國曰自聞不如一見兵難

喻度鄭氏曰喻遙也三輔言臣願馳至金城圖上方略師古

曰圖其地形并為攻計方略俱奏上也然羌戎小夷逆天背畔滅亡不久願

陛下以屬老臣勿以為憂師古曰屬委也音之欲反上笑曰諾充國至



校銜枚先渡

師古曰銜枚者欲其無聲使虜不覺

渡輒營陳會明畢遂以次

盡渡虜數十百騎來出入軍傍充國曰吾士馬新倦不可

馳逐此皆驍騎難制又恐其為誘兵也擊虜以殄滅為期

小利不足貪今軍勿數遣騎候四望陜中亡虜

文讀曰金城有三陜

在南六百里師古曰山峭而峻水曰陜四望者陜名也陜音赫

夜引兵上至落都服虔曰山名也

召諸校司馬謂曰吾知羌虜不能為兵矣使虜發數千人

守杜四望陜中兵豈得入哉

師古曰杜塞也

充國常以遠斥候為

務行必為戰備止必堅營壁尤能持重愛士卒先計而後

戰遂西至西部都尉府

五康曰在金城

日饗軍士

師古曰日饗飲之立皆

欲為用虜數挑戰充國堅守捕得生口言羌豪相數責曰

前漢傳三十九

四

語汝亡反今天子遣趙將軍來年八九十矣善為兵今請

欲壹闔而死可得邪充國子右曹中郎將卬將期門飲飛

羽林孤兒胡越騎為支兵至今居虜竝出絕轉道

師古曰竝猶俱

也轉道運糧之道也竝讀如字又音步朗反

卬以聞有詔將八校尉與驍騎都

尉金城太守合䟽捕山間虜

竝林曰䟽搜索也師古曰䟽字本作跡言尋跡而捕之也

通轉道津渡初早开豪靡當兒使弟雕庫來告都尉曰先

零欲反後數日果反雕庫種人頗右先零中都尉即留雕

庫為質充國以為亡罪迺遣歸告種豪大兵誅有罪者明

白白別母取并滅

師古曰言勿相和同自取滅亡

天子告諸羌人犯法者

能相捕斬除罪斬大家有罪者一人賜錢四十萬中豪十



五萬下豪二萬大男三千女子及老小千餘以其所捕

妻子財物盡與之充國計欲以誠信招降四

解散虜謀激極逆擊之師古曰激也要其

三輔太常徒弛刑師古曰弛刑謂不加鉗者三河潁川

沛郡淮陽汝南材官金城隴西天水安定北地

羌騎與武威張掖酒泉太守各屯其郡者合六萬八

泉太守辛武賢奏言郡兵皆屯備南山北邊空虛

又或曰至秋冬酒進三此虜在意外之冊師古曰今虜

朝夕為寇土地寒苦運馬不能冬師古曰能屯兵在武威

張掖酒泉萬騎以上皆多羸瘦可益馬食以七月上旬齋

前漢傳二十九

五

三十日糧分兵並出張掖酒泉合擊罕并在鮮水上者虜

以畜產為命今皆離散兵即分出雖不能盡誅豈奪其畜

產虜其妻子師古曰直復引兵還又復擊之大兵仍出虜

必震壞師古曰天子下其書充國令與校尉以下吏士知

羌事者專議充國及長史董通年以為武賢欲輕引萬騎

分為兩道出張掖回遠千里師古曰回謂路紆以一馬自

佐者二十日食師古曰他音街何反凡以為米二斛四斗

麥八斛天有衣裝兵器難以追逐勤勞而至虜必商軍進

退稍引去師古曰商逐水出入山林師古曰中隨而深入

虜即據前險守後院以絕糧道必有傷危之憂為夷狄笑



千載不可復師古曰復音換目及而武賢以為可奪其畜產虜其妻

子此殆空言非至計也師古曰殆僅也又武威縣張掖日勒皆當

北塞有通谷水草師古曰日勒張掖之縣臣恐匈奴與羌有謀且欲

大入幸能要杜張掖酒泉以絕西域師古曰要遮也杜塞也其郡兵

尤不可發先零首為畔逆它種劫略師古曰言被劫略而反叛非其本心故

臣愚冊欲捐罕开闇昧之過隱而勿章先行先零之誅以

震動之宜悔過反善因赦其罪選擇良吏知其俗者拊循

和輯師古曰拊古撫字輯與集同此全師保勝安邊之冊天子下其書

公卿議者咸以為先零兵盛而負罕开之助師古曰負恃也不先

破罕开則先零未可圖也上迺拜侍中樂成侯許延壽為

前漢傳三一九

六

強弩將軍即拜酒泉太守武賢為破羌將軍師古曰即就也就其郡而

拜賜璽書嘉納其冊以書敕讓充國曰師古曰讓責也皇帝嘗後

將軍甚苦暴露將軍計欲至正月迺擊罕羌人當獲麥

已遠其妻子師古曰徙其妻子今遠居而身來焉寇也精兵萬人欲為酒泉敦

煌寇邊兵少民守保不得田作今張掖以東粟石自餘蜀

橐東數十師古曰皆謂直錢之數言其貴轉輸並起百姓煩擾將軍將萬

餘之眾不早及秋共水草之利爭其畜食師古曰此畜謂畜產牛羊之屬

也食謂穀麥之屬也一曰欲至冬虜皆嘗畜食畜讀曰畜畜食畜之所食即謂草也

蓄聚多藏匿山中依險阻將軍士寒手足皸瘃文類曰皸瘃

寒創也師古曰皸瘃音竹足反寧有利哉將軍不念中國之患以歲



數而勝微師古曰久歷年歲乃勝將軍誰不樂此者師古曰言

凡為將軍者皆樂此今詔破羌將軍武賢將兵六千一百人敦煌太

守使將二千人長水校尉富昌酒泉侯奉世將婁月氏兵

四千人服虔曰婁音兒羌名也蘇林曰亡慮萬二千人師古

曰亡慮大計也齋三十日食以七月二十二日擊罕羌入

鮮水北句廉服虔曰句音鉤師古曰句去酒泉八百里

去將軍可千二百里將軍其引兵便道西並進雖不相及

使虜聞東方北方兵並來分散其心意離其黨與雖不能

殄滅當有瓦解者已詔中郎將印將胡越仗飛射步兵

二校益將軍兵今五星出東方中國大利蠻夷大敗張晏曰五

前漢傳三十九

七

星所聚其下勝羌人太白出高用兵深入敢戰者言弗敢

戰者凶將軍急裝因天時誅不義萬下必全勿復有疑充

國既得讓以為將任兵在外便宜有守以安國家師古曰

之道受任行兵於外雖受詔命若遇上書謝罪因陳兵利

害曰臣竊見騎都尉安國前奉賜書擇羌人可使使罕諭

告以大軍當至漢不誅罕以解其謀恩澤甚厚非臣下所

能及臣獨私美陛下盛德至計亡已故遣开豪雕庫宣天

子至德罕开之屬皆聞知明詔今先受之羌揚玉此羌之首

師名上之師古曰四十及前輩騎五千阻石山木候便為寇師古

下在夫有所犯十置先受生擊空罪



起壹難就兩害誠不下不致於人皆古

兵出之辭也致人引致而取今罕羌欲為敦煌酒泉寇宜

之也致於人為人所引也師古曰飭整也須坐得致敵之

飭兵馬練戰士以須其至待也飭與勅同也

術以逸擊勞取勝之道也今恐二郡兵少不足以守而發

之行攻釋致虜之術而從為虜所致之道師古曰臣愚以

為不便先零羌虜欲為背畔故與罕开解仇結約然其私

心不能亡恐漢兵至而罕开背之也臣愚以為其計常欲

先赴罕开之急以堅其約先擊罕羌先零必助之今虜馬

肥糧食方饒擊之恐不能復書通使先零得施德於罕羌

前漢傳三九

堅其約合其黨師古曰德也虜交堅黨合精兵二萬餘人

迫脅諸小種附著者稍眾莫須之屬不輕得離也服虔曰

種羌名也如是虜兵益多師古曰誅之用力數倍臣恐國家憂

累繇十年數不二二歲而已師古曰累音力臣得蒙天子

厚恩父子俱為顯列臣位至上卿爵為列侯大馬之齒一

十六為明詔填溝壑死骨不朽亡所顧念獨思惟兵利害

至孰悉也於臣之計先零已則罕开之屬不煩兵而

服矣先零已誅而罕开不服涉正月擊之得計之理又其

時也以今進兵誠不見其利唯陛下咸察六月戊申

甲寅爾書報從充國計焉充國引兵擊先零



屯聚解弛師古曰解讀曰懈弛放也望見大軍棄車重欲渡湟水師古曰重

音直道院狹充國徐行驅之或曰逐利行遲師古曰逐利宜疾今行大

遲充國曰此窮寇不可迫也緩之則走不顧急之則還致

死師古曰謂更迴還盡力而死戰諸校皆曰善虜赴水溺死者數百降及

斬首五百餘人鹵馬牛羊十萬餘頭車四千餘兩兵至罕

地令軍毋燔聚落芻牧田中師古曰不得燔燒人居及於田畝之中刈芻放牧也罕

羌聞之喜曰漢果不擊我矣豪靡音志使人來言願得還復

故地服虔曰靡忘羌帥名也充國以聞未報靡忘來自歸充國賜飲

食遣還諭種人護軍以下皆爭之曰此及虜不可擅遣充

國曰諸君但欲便文自營師古曰苟取文墨之便而自營衛便音頻面反非為公

前漢傳二十九 九

家忠計也師古曰為音于偽反語未卒璽書報令靡忘以贖論後罕

竟不煩兵而下其秋充國病上賜書曰制詔後將軍聞苦

脚脛寒泚師古曰脛膝以下骨也寒泚下利也言其患足脛又苦下利脛音下定反泚音息列反將

軍年老加疾一朝之變不可諱師古曰悉其死朕甚憂之今詔破

羌將軍詣屯所為將軍副急因天時大利吏士銳氣以十

二月擊先零羌即疾劇留屯毋行獨遣破羌彊弩將軍時

羌降者萬餘人矣充國度其必壞欲罷騎兵屯田以待其

敝音作奏未上會得進兵璽書中郎將印懼使客諫充國曰誠令兵出破軍殺將以傾國家將軍守之可也即利與病何足爭一日不合上意遣繡衣來青將軍將軍之身不



能自保師古曰保衣謂御史何國家之安充國歎曰是何言之不忠

也本用吾言羌虜得至是邪師古曰言豫防之往者舉可

先行羌者吾舉辛武賢師古曰行音下更反丞相御史復白遣義渠

安國竟沮敗羌師古曰沮壞也音才汝反金城湟中穀斛八錢音謂耿

中丞服虔曰耿壽昌也為司農中丞糴二百萬斛穀羌人不敢動矣師古曰言

豫儲糧食耿中丞請糴百萬斛廼得四十萬斛耳義渠毒

使且費其半失此二冊羌人故敢為逆失之豪釐蓋以千

里是既然矣今兵久不波四夷卒有動搖相因而起師古曰卒

讀曰雖有知者不能善其後羌獨足憂邪師古曰言儻如此則所憂不獨

羌在吾固以死守之明主可為忠言遂上屯田奏曰臣聞兵

前漢傳三一九

者所以明德除害也故舉得於外則福生於內不可不慎

臣所將吏士馬牛食月用糧穀十九萬九千六百三十斛

鹽千六百九十三斛芟稾二十五萬二千八百六十六石師古曰芟

乾芻也稾禾稈也石百二十斤釋音工旱反難久不解繇役不息又恐它夷卒

有不虞之變師古曰卒讀曰粹相因並起為明主憂誠非素定廟

勝之冊師古曰廟勝謂謀於廟堂而勝敵也且羌虜易以計破難用兵碎也

故臣愚以為擊之不便計度臨羌東至浩亶師古曰度音大各反羌

虜故田及公田民所未墾可二千頃以上其間郵亭多壞敗

者臣前部士入山伐材木大小六萬餘枚皆在水次願罷

騎兵留弛刑應募及淮陽汝南步兵與吏士私從者合凡



萬二百八十一人用穀月二萬七千三百六十三斛鹽三

百八斛分屯要害處冰解漕下繕鄉亭浚溝渠師古曰漕

木而下也繕補也浚深治也治湟陜以西道橋七十所令可至鮮水左

右田事出賦人二十晦師古曰田事出謂至春人出營至

四月草生發郡騎及屬國胡騎伉健各千倅馬什二就草

師古曰倅副也什二者千騎則與副馬二百匹也伉音口浪反為田者遊兵以充入金城

郡益積畜省大費師古曰蓄讀曰蓄今大司農所轉穀至者足支

萬人一歲食謹上田處及器用簿師古曰簿音步戶反唯陛下裁許

上報曰皇帝問後將軍言欲罷騎兵萬人留田即如將軍

之計虜當何時伏誅兵當何時得決孰計其便復奏充國

成化十八年 前漢傳三一九 八十一 監生曹廣

上狀曰臣聞帝王之兵以全取勝是以貴謀而賤戰戰而

百勝非善之善者也故先為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師古

兵法之辭也言先自守堅令蠻夷習俗雖殊於禮義之國

然其欲避害就利愛親戚畏死亡一也今虜亡其美地薦

草師古曰草薦稠草愁於寄託遠遯骨肉離心人有畔志而明主般

師罷兵鄧展曰般音班班還也萬人留田順天時因地利以待可勝

之虜雖未即伏辜兵決可朞月而望羌虜瓦解前後降者

萬七百餘人及受言去者凡七十輩如淳曰羌胡言欲降受其言遣去者師古

日如說非也謂羌受充國之言歸相告此坐支解羌虜之

具也臣謹條不出兵留田便宜十二事步兵九校師古曰校部為一校



也 吏士萬人留屯以為武備因田致穀威德並行一也又

因排折羌虜令不得歸肥饒之墜師古曰墜古地字貧破其眾以

成羌虜相畔之漸二也居民得並田作不失農業三也師古

曰並且也讀如本字又音步浪反軍馬一月之食度支田士一歲師古曰度音大

各罷騎兵以省大費四也至春省甲士卒循河湟漕穀至

臨羌以眎羌虜師古曰眎亦示字揚威武傳世折衝之具五也以

閒暇時下所伐材師古曰閒讀曰閑繕治郵亭充入金城六也兵

出乘危徼幸師古曰言不可必勝不出令反畔之虜竄於風寒之地

離霜露疾疫瘡墮之患師古曰離遭也墮謂因寒瘡而墮指者也坐得必勝之

道七也亡經阻遠追死傷之害八也內不損威武之重外

成化十六年一前漢傳二十九 又亡驚動河南

不令虜得乘閒之執九也師古曰閒謂軍之閒隙者也

大开小开服虔曰皆羌種在河西之河南也使生它變之憂十也治湟陜

中道橋令可至鮮水以制西域信威千里師古曰信從枕讀曰申

席上過師十一也鄭氏曰橋成軍行安易若於枕席上過也大費既省繇役豫

息以戒不虞十二也留屯田得十二便出兵失十二利臣

充國材下犬馬齒衰不識長冊唯明詔博詳公卿議臣採

擇上復賜報曰皇帝問後將軍言十二便聞之虜雖未伏

誅兵決可期月而望期月而望者謂今冬邪謂何時也將

軍獨不計虜聞兵頗罷且丁壯相聚攻擾田者及道上屯

兵復殺略人民將何以止之又大开小开前言曰我告



漢軍先零所在兵不往擊久留得毋效五年時不分別人

而并擊我如淳曰此語謂本始五年伐先零不分其意常

恐今兵不出得亡變出與先零為一將軍孰計復奏充國

奏曰臣聞兵以計為本故多算勝少算先零羌精兵今餘

不過七八千人失地遠客分散飢凍罕开莫須又頗暴略

其羸弱畜產畔還者不絕皆聞天子明令相捕斬之賞臣

愚以為虜破壞可日月異遠在來春故曰兵決可期月而

望竊見北邊自敦煌至遼東萬一千五百餘里乘塞列隧

有吏卒數千人虜數大衆攻之而不能害今留步士萬人

屯田地勢平易多高山遠望之便部曲相保為塹壘木樵

前漢傳三十九

師古曰樵與譙同謂為高樓以望也敵也音才消反校聯不絕如淳曰播校相連也師古曰此校謂用木

自相貫穿以為固者亦猶周易荷校滅耳也周禮校人掌

王馬之政六殿成校蓋用關校關養馬也說文解字云校

木囚也亦謂以木相貫遮關禽獸也今云校聯不絕言營壘相次便兵弩飭關具師古曰

字從力其逢火幸通執及并力以逸待勞兵之利者也臣

愚以為屯田內有亡費之利外有守禦之備騎兵雖罷虜

見萬人留田為必禽之具其土崩歸德宜不久矣從今盡

三月虜馬羸瘦必不敢捐其妻子於它種中遠涉河山而

來為寇又見屯田之士精兵萬人終不敢復將其累重還

歸故地師古曰累重謂妻子也累音力瑞反重音直用反是臣之愚計所以度虜

且必瓦解其處師古曰各於其處自瓦解不戰而自破之冊也至於虜



小寇盜時殺人民其原未可卒禁師古曰卒臣聞戰不必

勝不苟接刃攻不必取不苟勞衆誠令兵出雖不能滅先

零豈能令虜絕不爲小寇則出兵可也師古曰豈即今同

是師古曰俱不而釋坐勝之道從乘危之勢往終不見利

空內自罷敝師古曰罷貶重而自損非所以視蠻夷也師古

曰視讀又大兵一出還不可復還留湟中亦未可空如是

繇役復發也且匈奴不可不備烏桓不可不憂今久轉運

煩費傾我不虞之用以澹一隅師古曰澹古臣愚以爲不

便校尉臨衆幸得承威德奉厚幣拊循衆羌諭以明詔宜

皆鄉風雖其前辭嘗曰得亡效五年宜亡它心不足以故

出兵臣竊自惟念奉詔出塞引軍遠擊窮天子之精兵散

車甲於山野雖亡尺寸之功媮得避嫌之便師古曰媮苟且

而亡後咎餘責此人臣不忠之利非明主社稷之福也臣

幸得奮精兵討不義久留天誅師古曰言不罪當萬死陛

下寬仁未忍加誅令臣數得執計師古曰數音所愚臣

伏計孰甚不敢避斧鉞之誅昧死陳愚惟陛下省察充

國奏每上輒下公卿議臣初是充國計者什三中什五

最後什八有詔詰前言不便者皆頓首服丞相魏相曰

臣愚不習兵事利害後將軍數畫軍冊其言常是臣任

其計可必用也師古曰上於是報充國曰皇帝問後將

任保也



軍上書云：羌虜可勝之道，今聽將軍將軍計，善其上，留屯田及當。有人馬數，將軍強食慎兵事，自愛上以破羌強弩將軍數言，擊又用充國屯田處，離散恐虜犯之。於是兩從其計，詔兩將軍與中郎將卬出擊強弩，出降四千餘人，破羌斬首二千級。中郎將卬斬首降者亦二千餘級，而九國所降復得五千餘人，詔罷兵，充國留山。明年五月，充國奏言：星可五萬人，軍凡斬首七千六百級，降者三萬一千二百人。將河湟飢餓死者五六千人，定計遺脫與煎鞏黃羗俱。百不過千人，羌靡忘等自詭必得。師古：責也，台以爲真，反言必能得也。

前漢傳二十九

十五

勸迎說充國

鄧展曰：若星姓，賜名也。

曰：眾人皆以破羌強弩出擊多

首獲降虜，以破壞然有識者，以爲虜勢窮困，兵雖不出，日服矣。將軍即見，宜歸功於二將軍，出擊非愚臣所及。此將軍計未失也。充國曰：吾年老矣，爵位已極，豈嫌伐將事以欺明主哉？兵執國之大事，當爲後法。老臣不以命壹爲陛下，明言兵之利害，卒死誰當復言之者？師古曰：卒，以其意對，卒然也。上然其計，罷遣辛武賢歸酒泉。

守官充國復爲後將軍，衛尉其秋，羌共零離留且種兒

守官充國復爲後將軍，衛尉其秋，羌共零離留且種兒

及諸豪弟，澤陽雕良兒，靡忘

傳作傳，疑犯誤



皆帥煎鞏黃羝之屬四千餘人降漢封若零弟澤二人為

帥眾王離留且種二人為侯兒庫為君陽雕為言其侯良

兒為君靡忘為獻牛君初置金城屬國以處降羌詔舉可

護羌校尉者時充國病四府舉辛武賢小弟湯充國遽起

奏湯使酒不可與蠻夷師古曰使酒因酒以不如湯兄臨

眾時湯已拜受節有詔更用臨眾後臨眾病免五府復舉

湯湯數醉酌羌人師古曰酌音況務反師古羌人反畔卒

如充國之言初破羌將軍武賢在軍中時與中郎將印宴

語師古曰閑宴印道車騎將軍張安世始嘗不快上如溥

為行不上欲誅之印家將軍以為安世本持橐籥筆張晏曰橐

契囊也近臣負橐籥筆從備顧問或有所紀也師古曰橐

所以盛書也有底曰囊無底曰橐籥筆者插筆於首橐音

丁各反事孝武帝數十年見謂忠謹宜全度之師古曰全

喪敗也安世用是得免及充國還言兵事武賢罷歸故官

深恨上書告印泄省中語印坐禁止而入至充國莫府司

馬中亂屯兵如溥曰方見禁止而入至充國莫府司下吏

自殺充國乞骸骨賜安車駟馬黃金六十斤罷就第朝庭

每有四夷大議常與參兵謀問籌策焉師古曰與年八十

六甘露二年薨諡曰壯侯傳子至孫欽欽尚敬武公主主

亡子主教欽良人習詐有身名它人子欽薨子岑嗣侯習

為太夫人岑父母求錢財亡已忿恨相告岑坐非子免國



除元始中修功臣後復封充國曾孫彼為營平侯師古曰彼音級

初充國以功德與霍光等列畫未央宮成帝時西羌嘗有

警上思將帥之臣追美充國廼召黃門郎楊雄即充國圖

畫而頌之師古口即就也曰明靈惟宣戎有先零先零昌

狂侵漢西疆漢命虎臣惟後將軍整我六師是討是震師古

曰震音真既臨其域諭以威德有守矜功謂之弗克請奮其

旅于罕之羌天子命我從之解陽武賢曰酒泉太守辛

擊羌宣帝使充國共武賢討罕并於鮮水之旁也營平守節奏封章師古曰妻

料敵制勝威謀靡亢亢當也叶韻音康遂克西戎還師於京

鬼方賓服罔有不庭師古曰鬼方言真幽味也昔周之

宣有方詩人歌功廼列于雅師古曰大雅

在漢中興充國作武赴赴相相亦紹厥後師古曰赴射也

厥後謂繼周充國為後將軍徙杜陵卒武賢自羌擊還後

七年復為破羌將軍征烏孫至敦煌後不仕後卒

子慶忌至大官

辛慶忌字子真少以父任為右校丞隨長羅侯常惠也田

烏孫赤谷城與歃侯戰師古曰歃烏孫官名陷陳卻敵惠奏

其功拜為侍郎遷校尉將吏士也焉耆國還為謁者尚未

知名元帝初補金城長史舉茂材遷郎中車騎將軍朝庭

多重之者轉為校尉遷張掖太守徙酒泉所在著名成帝



初徵為光祿大夫遷左曹中郎將至執金吾始武賢與趙

充國有隙後充國家殺辛氏至慶忌為執金吾坐子殺趙

氏左遷酒泉太守歲餘大將軍王鳳薦慶忌前在兩郡著

功迹徵入歷位朝庭莫不信鄉師古曰鄉質行正直仁勇

得衆心通於兵事明略威重任國柱石師古曰父破羌將

軍武賢顯名前世有威西夷臣鳳不宜久處慶忌之右師古

曰右也廼復徵為光祿大夫執金吾數年坐小法左遷雲中

太守復徵為光祿勳時數有災異丞相司直何武上封事

曰虞有言之奇皆獻不寐應劭曰昔獻公欲伐虞衛青在

位淮南雲謀故賢人立朝折衝厭難勝於亡形師古曰厭

禍難之也厭音一也司馬法曰天下雖安忘戰必危夫將不

豫設則亡以應卒師古曰卒讀士不素厲則難使死敵是

以先帝建列將之官近戚主內異姓距外故姦軌不得萌

動而破滅師古曰誠萬世之長冊也光祿勳慶忌行義

修正柔毅敦厚師古曰和柔而節流殺也尚書卷錄暮曰

者安謀慮深遠前在遼郡數破敵獲虜外夷莫不聞廼者

大異並見未有其應加以兵革久寢春秋大災未至而豫

禦之師古曰莊八年公追成於濟西公羊傳曰此慶忌

宜在爪牙官以備不虞師古曰虞度也言有其後拜為右

將軍諸吏散騎給事中歲餘徙為左將軍慶忌居處恭儉



食飲被服尤節。然性好輿馬號為鮮明唯是為奢為國  
虎臣遭世取平匈奴西域親附敬其威信年老卒官長子  
通為護羌校尉中子遵函谷關都尉少子茂水衡都尉出  
為郡守皆有將帥之風宗族支屬至二千石者十餘人元  
始中安漢公王莽秉政見慶忌本大將軍鳳所成三子皆  
能欲親厚之是時莽方立威柄用甄豐甄邯以自助豐邯  
新貴威震朝廷水衡都尉茂自見名臣子孫兄弟並列不  
甚誦事兩甄時平帝幼外家衛氏不得在京師而護羌校  
尉通長子次兄素與帝從舅衛子伯相善師古曰次兄其  
字亦讀兩人俱游俠賓客甚盛及呂寬事起莽誅衛氏兩  
日況

甄構言諸辛陰與衛子伯為一腹有背恩不說安漢公之  
謀師古曰說  
讀曰悅於是司直陳崇舉奏其宗親隴西辛興等傳  
陵百姓威行州郡莽遂按通父子遵茂兄弟及南郡太守  
辛伯等皆誅殺之辛氏繇是廢師古曰繇  
讀與由同慶忌本狄道人  
為將軍徙昌陵昌陵罷留長安

贊曰秦漢已來山東出相山西出將秦時將軍白起鄢人  
師古曰鄢扶風  
之縣也音媚王翦頻陽人漢興郁郢王圍甘延壽師古  
曰圍

為強弩將軍見藝文志  
郁音於大反郢音質義渠公孫賀傳介子成純李廣李

蔡杜陵蘇建蘇武上邽上官桀趙充國襄武廉褒狄道辛  
武賢慶忌皆以勇武顯聞蘇辛父子著節此其可稱列者



也其餘不可勝數何則山西天水隴西安定北地處執迫  
近羌胡民俗修習戰備高上勇力塞馬騎射故秦詩曰王  
于興師修我甲兵與子皆行也師古曰小戎之詩其風聲氣  
俗自古而然今之歌謠慷慨風流猶存耳

趙充國辛慶忌傳第三十九



傳常鄭甘陳段傳第四十

漢書七十

正議大夫行秘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傳介子北地人也

師古曰趙充國傳贊云義渠公孫賀以傳介子然則介子北地義渠人也

從軍為官先是龜茲樓蘭皆嘗殺漢使者

服虔曰龜語在茲音丘慈

西域傳至元鳳中介子以駿馬監求使大宛因詔令責樓

蘭龜茲國介子至樓蘭責其主教匈奴遮殺漢使大兵方

至王苟不教匈奴使過至諸國何為不言王謝服言

匈奴使屬過

師古曰屬近也近始過去屬音之欲反

當至烏孫道過龜茲介

子至龜茲復貢其王王亦服罪介子從大宛還到龜茲龜

茲言匈奴使從烏孫還在此介子因率其更士共誅斬匈

正德九年刊

司和監各刊

前漢傳四十

奴使者還奏事詔拜介子為中郎遷平樂監介子謂大將

軍霍光曰樓蘭龜茲數反覆而不誅無所懲艾

師古曰艾讀曰艾

介子過龜茲時其王近就人易得也

師古曰附近而親願就言不相猜理也

往刺之以威示諸國大將軍曰龜茲道遠且驗之於樓蘭

於是白遣之介子與士卒俱齎金幣揚言以賜外國為名

至樓蘭樓蘭主意不親介子介子陽引去至其西界使譯

謂曰漢使者待黃金錦繡行賜諸國

師古曰徧往賜之

王不來受

我去之西國矣即出金幣以示譯譯還報王王貪漢物來

見使者介子與坐飲陳物示之飲酒皆醉介子謂王曰天

子使我私報王

師古曰謂密有所論

王起隨介子入帳中屏語

師古曰屏



人而獨共語也壯士二人從後刺之刃交胷立死其貴人左右皆

散走介子告諭以王負漢罪天子遣我來誅王當更立前

太子質在漢者漢兵方至毋敢動動滅國矣遂持王首還

詣闕公卿將軍議者咸嘉其功上廼下詔曰樓蘭王安歸

常為匈奴間候遮漢使者師古曰言為匈奴之間而候伺發兵殺略衛司

馬安樂光祿大夫忠期門郎遂成等三輩及安息大宛使

盜取節印獻物晉灼曰此安息大宛遠遣使獻漢而樓蘭

漢使者所賫也獻物大宛等使所獻也樓蘭既殺漢使又殺諸國使者甚逆天理平樂監傳

介子持節使誅斬樓蘭王安歸首縣之北闕以直報怨師古

曰論語載孔子言曰以直報怨以德報德不煩師衆其封

言怨於我者則直道而報之故詔引之也

正德九年前漢傳四十

介子為義陽侯食邑七百戶士刺王者皆補侍郎介子薨

子敞有罪不得嗣國除元始中繼功臣世復封介子曾孫

長為義陽侯王莽敗廼絕

常惠太原人也少時家貧自奮應募隨移中監蘇武使匈

奴師古曰移中廡名也音移解在昭紀并見拘留十餘年昭帝時廼還漢嘉

其勤勞拜為光祿大夫是時烏孫公主上書言匈奴發騎

田車師師古曰車師西域國名也車師與匈奴為一共侵烏孫唯天子

救之漢養士馬議欲擊匈奴會昭帝崩宣帝初即位本始

二年遣惠使烏孫公主及昆彌皆遣使因惠言匈奴連發

大兵擊烏孫取車延惡師地收其人民去使使脅求公主



師古曰脅謂以威迫之也欲隔絕漢昆彌願發國半精兵自給人馬五

萬騎盡力擊匈奴唯天子出兵以救公主昆彌於是漢大

發十五萬騎五將軍分道出師古曰祁連將軍田廣明蒲類將軍趙充國武牙將軍田

順度遠將軍范明友前將軍韓增語在匈奴傳以惠為校尉持節護烏孫

兵昆彌自將翎侯以下五萬餘騎師古曰翎即翕字也翎侯烏孫官號也從

西方入至右谷蠡庭師古曰谷音鹿蠡音黎獲單于父行及嫂居次

馬牛驢羸橐佗五萬餘匹羊六十餘萬頭烏孫皆自取鹵

獲惠從吏卒十餘人隨昆彌還未至烏孫烏孫人盜惠印

綬節惠還自以當誅師古曰謂失印綬及節為辱命時漢五將皆無功天

子以惠奉使克獲遂封惠為長羅侯復遣惠持金幣還賜

烏孫貴人有功者惠因奏請龜茲國嘗殺校尉賴丹未伏

誅請便道擊之宣帝不許大將軍霍光風惠以便宜從事

師古曰言至前所擊命而行也風讀曰諷惠與吏士五百人俱至烏孫還過發

而國兵二萬人令副使發龜茲東國二萬人烏孫兵七千

人從三面攻龜茲兵未合先遣人責其王以前殺漢使狀

王謝曰迺我先王時為貴人姑翼所誤耳我無罪惠曰即

如此縛姑翼來吾置王師古曰置猶放王執姑翼誚惠惠斬之而

還後代蘇武為典屬國明習外國事勤勞數有功甘露中

後將軍趙充國薨天子遂以惠為右將軍典屬國如故宣

前漢傳四一

二



帝崩惠事元帝三歲薨諡曰壯武侯傳國至曾孫建武中

廼絕

鄭吉會稽人也以卒伍從軍數出西日是為郎吉為人

疆執習外國事師古曰疆力而有執志者自張騫通西域李廣利征伐

之後初置校尉屯田渠黎至宣帝時吉以侍郎田渠黎積

穀因發諸國兵攻破車師遷衛司馬使護鄯善以西南道

師古曰鄯善神爵中匈奴乖亂日逐王先賢揮欲降漢師古曰揮音煙

使人與吉相聞吉發渠黎龜茲諸國五萬人迎日逐王口

萬二千人小王將十二人隨吉至河曲頗有亡者吉追斬

之遂將詣京師漢封日逐王為歸德侯吉既破車師降日

前漢傳四十一

逐威震西域遂并護車師以西北道故號都護師古曰並護南北二

道改謂之都都都護之置自吉始焉上嘉其功效廼下詔

曰都護西域騎都尉鄭吉拊循外蠻宣明威信師古曰禮云東夷北

風西戎南蠻然夷蠻戎狄亦四方迎匈奴單于從兄日逐

王眾擊破車師堯些師古曰堯音子移反功效茂著其封吉為安

遠侯食邑千石吉於是中西域而立莫府師古曰中西域者言最處諸國

之中近遠均也治烏壘城鎮撫諸國誅伐懷集之漢之號

令班西域矣師古曰班布也始自張騫而成於鄭吉語在西域傳

吉薨諡曰繆侯子光嗣薨無子國除元始中錄功臣不以

罪絕者封吉曾孫永為安遠侯



甘延壽字君況北地郁郅人也少以良家子善騎射為羽

林投石拔距絕於等倫應劭曰投石以石投人也拔距即

蓋兵法飛石重十二斤為機發行二百步延壽有力能以

手投之拔距起距也師古曰投石應說是也拔距者有人

連坐相把據地距以為堅而能拔取之皆言其有手掣之

力超踰亭樓又言其趨捷耳非拔距也今人猶有拔爪之

戲蓋拔距嘗超踰羽林亭樓由是遷為郎試弁為期門孟

之遺法曰弁以材力愛幸稍遷至遼東太守免官車騎將軍許嘉

薦延壽為郎中諫大夫使西域都護騎都尉與副校尉陳

湯共誅斬郅支單于封義成侯薨謚曰壯侯傳國至曾孫

王莽敗迺絕

陳湯字子公山陽瑕丘人也少好書博達善屬文師古曰

音之欲家貧勾其無節不為州里所稱師古曰勾乞也西至長

安求官得太官獻食丞數歲富平侯張勃與湯交高其能

初元二年元帝詔列侯舉茂材勃舉湯湯待遷父死不葬

喪師古曰葬司隸奏湯無循行動選舉故不以實坐削戶

二百會薨因賜謚曰繆侯師古曰以其湯下獄論後復以

薦為郎數求使外國久之遷西域副校尉與甘延壽俱出

先是宣帝時匈奴乖亂五單于爭立呼韓邪單于與郅支

軍于俱遣子入侍漢兩受之後呼韓邪單于身入稱臣朝

見郅支以為呼韓邪破弱降漢不能自潔即而中右地會

漢發兵送呼韓邪單于郅支由是遂西破呼偁堅昆丁令



服虔曰呼獨小國名在匈奴北師古曰獨音起厲反令與零同兼三國而都之怨漢擁護

呼韓邪而不助己困辱漢使者江迺始等初元四年遣使

奉獻因求侍子願為內附漢議遣衛司馬谷吉送之御史

大夫貢禹博士匡衡以為春秋之義許夷狄者不壹而足

師古曰言節制之不皆稱其所求也今郅支單于鄉化未醇師古曰鄉讀曰

壹也所在絕遠宜令使者送其子至塞而還吉上書言中

國與夷狄有羈縻不絕之義今既養全其子十年德澤甚

厚空絕而不送近從塞還示弃捐不畜師古曰畜謂愛養也使無鄉

從之心師古曰鄉讀曰嚮嚮從謂向化而從命也弃前恩立後怨不便議者見

前江迺始無應敵之數知勇俱困以致恥辱即豫為臣憂

前漢傳四

臣幸得建疆漢之節承明聖之詔宣諭厚恩不宜敢桀師古曰

曰言郅支畏威當不敢桀黠也若懷禽獸加無道於臣則單于長嬰六罪

師古曰嬰猶帶也必遁逃遠舍不敢近邊師古曰舍止也沒一使以安百

姓國之計臣之願也願送至庭師古曰庭上以示朝者禹復

爭以為吉往必為國取悔生事不可許右將軍馮奉世以

為可遣上許焉既至郅支單于怒竟殺吉等自知負漢又

聞呼韓邪益疆遂西奔康居康居王以女妻郅支郅支亦

以女子康居王康居甚尊敬郅支欲倚其威以脅諸國師古曰

曰倚昔郅支數借兵擊烏孫深入至赤谷城殺略民人師古曰

送續反畜產師古曰歐與驅同下皆類此烏孫不敢追西邊空虛不居者且千



里邳支單于自以大國威名尊重又乘勝驕不為康居王

禮怒殺康居王女及貴人人民數百或支解投都賴水中

師古曰支解謂解截其四支也都賴邳支水名發民作城日作五百人二歲迺已

又遣使責闔蘇大宛諸國歲遺師古曰胡廣云康居北可

闔蘇然則闔蘇即奄蔡也歲遺者年常所獻遺之物遺音弋季反不敢不予漢遣使三輩

至康居求谷吉等死師古曰死尸也邳支困辱使者不肯奉詔而

因都護上書言居困厄願歸計彊漢遣子入侍師古曰故

調戲也歸計謂歸附而受計策也其驕慢如此建昭三年湯與延壽出西

域湯為人沈勇有大慮多策謀喜奇功師古曰喜音許吏反每過城

邑山川常登望既領外國與延壽謀曰夷狄畏服大種其

成化十六年前浩德得四一監生曹廣

天性也西域本屬匈奴今邳支單于威名遠聞侵陵烏孫

大宛常為康居畫計欲降服之如得此二國北擊伊列西

取安息南排月氏山離烏弋數年之間城郭諸國危矣虞服

日山離烏弋不在二十六國中去中國二萬里師古曰謂西域國為城郭者言不隨畜抄遷徙以別於匈奴也且

其人剽悍師古曰剽輕也悍勇也剽音頻好戰伐數取勝

久畜之必為西域患邳支單于雖所在絕遠蠻夷無金城

強弩之守如發屯田吏士歐從烏孫衆兵師古曰驅帥之令隨從也直

指其城下彼亡則無所之守則不足自保師古曰之往也保安也千

載之功可一朝而成也延壽亦以為然欲奏請之湯曰國

家與公卿議大策非凡所見事必不從師古曰言凡庸之人不能遠見故壞其事

師古曰言凡庸之人不能遠見故壞其事



也延壽猶與不聽師古曰與讀曰豫會其久病湯獨矯制發城郭

諸國兵車師戊已校尉屯田吏士延壽聞之驚起欲止焉

湯怒按劍叱延壽曰大衆已集會豎子欲沮衆邪師古曰沮止也

壞也音反延壽遂從之部勒行陳益置揚威白虎合騎之校

張晏曰西域陳法之名也師古曰張說非也一校則別為一部軍故稱校耳湯特新置此等諸校名以為威聲也

漢兵胡兵合四萬餘人延壽湯上疏自劾奏矯制陳言兵

狀即日引軍分行別為六校其三校從南道踰葱嶺徑大

宛其三校都護自將發温宿國從北道入赤谷過烏孫涉

康居界至闐池西而康居副王抱閼將數千騎寇赤谷城

東文類口音填殺略大昆彌千餘人歐畜產甚多從後與漢軍

相及頗寇盜後重師古曰重謂輜重也音直川反湯縱胡兵擊之殺四百

六十人得其所略民四百七十人還付大昆彌其馬牛羊

以給軍食又捕得抱閼貴人伊奴毒入康居東界令軍不

得為寇師古曰勿抄掠聞呼其貴人屠墨見之師古曰聞諭以威謂密呼也

信與飲盟遣去徑引行未至單于城可六十里止營復捕

得康居貴人具色子男開牟以為導具色子即屠墨母之

弟師古曰母之弟即謂舅者皆怨單于由是具知郅支情明日引行未

至城三十里止營單于遣使問漢兵何以來應曰單于上

書言居困阨願歸計彊漢身入朝見天子哀閼單于棄大

國屈意康居故使都護將軍來迎單于妻子恐左右驚動

元化十六年大三百八十七

前漢傳四十一

八

監生曹日廣小一百一十達



故未敢至城下，以數往來相答報。延壽湯因讓之。師古曰：讓責也。

我為盟于遠來，而至今無名王大人見將軍受事者。師古曰：名王諸王之貴者受事。

受教命而侯事也。何單于忽大計，失客主之禮也。師古曰：忽，受事也。

忘兵來道遠，人乏罷極，食度且盡。師古曰：罷，讀曰疲。度音大。各反。恐無以

自還，願單于與大臣審計策，明日前至郅支城，都賴水上

離城二里止營，傳陳。師古曰：傳，讀曰敷。敷布也。望見單于城上立五采

幡，織師古曰：織，讀曰織。音式。志反。數百人，被甲乘城。師古曰：乘，謂登之。備守也。又出

百餘騎往來馳城下，步兵百餘人夾門魚鱗陳。師古曰：言其相接次。

形若鱗。講習用兵，城上人更招漢軍曰：闕來。師古曰：更，互也。音工。行反。百

餘騎馳赴營，營中皆張弩持滿，指之騎引却，頗遣吏士射

前漢傳四十

門騎步兵騎步兵皆入延壽湯令軍聞鼓音皆薄城

日薄，迫也。四面圍城，各有所守，穿墻塞門，戶函楯為前戢

後，印射城中樓上人。師古曰：印，讀曰仰。樓上人下走，土城外

木城從木城中射，頗殺傷外人，外人發薪燒木城，夜數

騎欲出外迎射，殺之初，單于聞漢兵至，欲去，疑康居怨

為漢內應，又聞烏孫諸國兵皆發，自以無所之。師古曰：之，往也。

支已出復還，曰：不如堅守，漢兵遠來不能久攻，單于乃

甲在樓上，諸闕氏夫人數十皆以弓射外人，外人射中

于鼻，諸夫人頗死，單于下騎，傳戰大內。師古曰：下騎，樓而騎馬也。

轉戰也。大內，單于之內室。夜過半，木城穿，中人卻入上

此言且戰且行而入內室。



乘城呼師古曰乘登也呼音火故反次下亦同時康居兵萬餘騎分為十

處四面環城亦與相應和師古曰環繞也音和患和音胡卧反夜數奔營

利輒卻師古曰奔字也平明四面火起吏士喜大呼乘之師古曰

也鉦鼓聲動地康居兵引卻漢兵四面推鹵楯並入土城

中單于男女百餘人走入大內漢兵縱火吏士爭入單于

被創死一侯假丞杜勳斬單于首得漢使節二及谷吉等

所齎帛書諸國獲以界得者師古曰界予也各以與凡斬

闕氏太子名王以下千五百一十八級生虜百四十五人

降虜千餘人賦師古曰賦謂賦與之也所發

五王謂所發諸國之兵共置到支王者也於是延壽湯上疏曰臣聞天下之大

前漢傳四

義當混為一師古曰混音胡本同昔有唐虞今有疆漢匈奴呼韓

邪單于已稱北藩唯郅支單于叛逆未伏其辜大夏之西

以為疆漢不能臣也師古曰謂漢為不能使郅支臣服也郅支單于慘毒行

於民大惡通於天臣延壽臣湯將義兵行天誅賴陛下神

靈陰陽並應天氣精明陷陳克敵斬郅支首及名王以下

宜縣頭橐街晉灼曰橐街名蠻夷邸在此街也驛

若今鴻臚客館也崔浩以為橐當為橐街即以示萬里

明犯疆漢者雖遠必誅事下有司丞相匡衡御史大夫繁

延壽師古曰繁音蒲何反以為郅支及名王首更歷諸國蠻夷莫不

聞知師古曰更音工衡反月令春掩骼埋胔之時應劭曰禽獸之骨曰骼骼大也鳥鼠



之骨曰黃黃可惡。臣瓚曰枯骨曰骼有肉曰胾勿眩軍

黃師古曰瓚談是也。路音工客反。音才賜反。宜勿眩軍

請將軍討焉。右軍王商以為春秋夾谷之會優施於君

孔子諒之。於夾谷孔子攝相事齊侯奏宮中之樂俳優侏

方盛夏首足異門而出宜縣十日廼埋之有詔將軍

初中書令石顯嘗欲以姊妻延壽延壽不取及丞相御史

亦惡其矯制皆不與湯。師古曰湯素貪負所鹵獲財物入塞

多不法。師古曰不法者私司隸校尉移書道上繫吏之

驗之湯上䟽言臣與吏士共誅郅支單于幸得禽滅苦西里

振旅。師古曰師入曰振宜有使者迎勞道路。師古曰勞今

前漢傳四

司隸及逆收繫按驗是為郅支報讎也上立出吏士之縣

道具酒食以過軍既至論功石顯匡衡以為延壽湯擅興

師矯制幸得不誅如復加爵士則後奉使者爭欲乘危徼

幸生事於蠻夷。師古曰為國招難漸不可開元帝內言加延

壽湯功而重違衡顯之議。師古曰議久不決故宗正劉向

上䟽曰郅支單于囚殺使者吏士以百數事暴揚外國傷

威毀重羣臣皆閔焉。師古曰陛下赫然欲誅之意未嘗有

忘西域鄙護壽副校尉湯承聖指倚神靈總百蠻之君

撫城郭之兵。師古曰撫總持出百死入絕域遂蹈康居屠

五重城舉歎侯之旗。師古曰舉斬郅支之首懸旌萬里之

旗。



外揚威昆山之西埽谷吉之恥立昭明之功萬夷懼伏莫

不懼震師古曰懼恐也音之涉反呼韓邪單于見郅支已誅且喜且懼

鄉風馳義稽首來賓師古曰馳義慕義也音讀曰嚮願守北藩累世

稱臣立千載之功建萬世之安羣臣之勲莫大焉昔周大

夫方叔吉甫為宣王誅獫狁而虺從其詩曰嘽嘽焯焯

如霆如雷顯允方叔征伐獫狁蠻荆來威師古曰小雅采芣也焯焯盛也言車徒既眾且盛也雷霆故能克之反獫狁而令荆上之變亦畏威而來也

反易曰有嘉折首獲匪其醜也醜類也醜類也言王者出征上克勝類故以為善言美誅首惡之人而諸不順者皆來從也今

延壽湯所誅震雖易之折首詩之雷霆不能及也論大功

者不錄小過舉大美者不疵細瑕司馬法曰軍賞不以明月

欲民速得為善之利也蓋急武功重用人也吉甫之歸以周

厚賜之其詩曰吉甫宴喜既多受祉來歸自錫我行不久

師古曰小雅六月之詩也錫地名非曹錫之錫此錫一以方皆在周之北時獫狁侵錫及方至于涇陽吉甫薄伐之曰錫而還主以燕禮樂之多受福賜以其行役有功日月長久故也千里之錫以爲遠况萬

里之外其勤至矣延壽湯既未獲受祉之報反屈捐人印之

功以挫於刀筆之前師古曰捐棄其軀命命言無所北非所顧也挫屈折也刀筆謂吏也北非所

以勸有功厲戎士也昔齊桓公前有尊周之功師古曰謂伐楚也有

茅及會于太後有滅項之罪師古曰項國名也春秋庄十有

子于首止後有滅項之罪師古曰項國名也春秋庄十有

之也不言齊為桓公諱也桓常君子以功覆過而為之諱

有絕存亡之功故君子為之諱

君子以功覆過而為之諱

前漢傳四

十二



行事

師古曰行事謂成項之事也

貳師將軍李廣利捐五萬之師靡億

萬之費經四年之勞

師古曰靡散也音縻

而靡獲駿馬三十四匹

師古曰

與僅同雖斬宛王母鼓之首

師古曰西域傳作毋寡而此云母鼓鼓寡聲相近蓋戎狄

之言不猶不足以復費

師古曰復償也音扶目反

其私罪惡甚多孝武

以為萬里征伐不錄其過遂封拜兩侯三卿二千石自

餘人今康居國彊於大宛郅支之號重於宛王殺使者罪

甚於留馬而延壽湯不煩漢士不費斗糧比於貳師功德

百之師古曰百倍勝之且常惠隨欲擊之烏孫鄭吉迎自來之日

逐猶皆裂土受爵故言威武勤勞則大於方叔言甫列功

覆過則優於齊桓貳師近事之功則高於安遠長羅師古曰安

前漢傳四十

遠侯鄭吉長羅侯常惠也

而大功未著小惡數布臣竊痛之宜以時解

縣通籍

孟康曰縣罪未竟也如言縣罰也通籍不禁止令得出入也

除過勿治尊寵爵

位以勸有功於是天子下詔曰匈奴郅支單于背畔禮義

留殺漢使者吏士甚逆道理朕豈忘之哉所以優游而不

征者重動師衆勞將率

師古曰重難也

故隱忍而未有云也今延

壽湯睹便宜乘時利結城郭諸國擅興師矯制而征之賴

天地宗廟之靈誅討郅支單于斬獲其首及闕氏貴人名

王以下千數雖踰義干法

師古曰干犯也

內不煩一夫之役不開

府庫之藏因敵之糧以贍軍用立功萬里之外威震百蠻

名顯四海為國除殘兵革之原息邊竟得以安

師古曰竟讀曰境



然猶不免死亡之患罪當在於奉憲朕甚閔之其赦延壽  
湯罪勿治詔公卿議封焉議者皆以為宜如軍法捕單于  
令匡衡石顯以為支本亡逃失國竊號絕域非真單于  
元帝取安遠侯鄭吉故事封千戶衡顯復爭廼封延壽為  
義成侯賜湯爵關內侯食邑各三百戶加賜黃金百斤告  
上帝宗廟大赦天下拜延壽為長水校尉湯為射聲校尉  
延壽遷城門校尉護軍都尉薨於官成帝初即位丞相衡  
復奏湯以吏二千石奉使顛命蠻夷中師古曰顛與專同不正身  
以先下而盜所收康居財物戒官屬曰絕域事不覆校雖  
在赦前不宜處位湯坐免後湯上書言康居王侍子非王

前漢傳四

子也按驗實王子也湯下獄當死太中大夫谷永上疏訟

湯曰臣聞楚有子玉得臣文公為之庖席而坐師古曰子玉楚大夫

也得臣其名也春秋僖二十八年子玉帥師與晉文公戰于城濮楚師敗績晉師三日館穀而文公猶有憂色曰得

臣猶在憂未歇也及楚殺子玉公喜而後可知也趙有廉

禮記曰有憂者庖席而坐蓋自貶也古側字也趙有廉

頗馬服彊秦不敢窺兵井陘師古曰廉頗趙將也馬服君趙奢亦趙將也井陘之口趙

之西界山近漢有郅都魏尚匈奴不敢南鄉沙幕師古曰

嚮由是言之戰克之將國之爪牙不可不重也蓋君子聞

鼓鼙之聲則思將率之臣師古曰禮之樂記曰鼓鼙之聲謹謹以立動動以進衆君子聽

鼓鼙之聲則思竊見關內侯陳湯前使副西域都護忿郅

支之無道閔王誅之不加師古曰策慮幅億義勇奮發



巨幅億萬怒之兒也幅音皮幅反

逐也遠集郵支都賴曰卒讀曰碎厲度也

十年之通誅雪邊

漢元以來征伐方外之

囚之繫麻時不決執

南拔郢都北阮趙括以

也秦民憐之莫不頂涕

師古口如席之卷言其疾也喋血解在文紀

類告介冑之士靡不

日記人之功忘人之過

前漢傳

有勞於人尚加帷蓋之

也況國之功臣者哉竊

之意而忘帷蓋之施庸

卒終也使百姓介然有奏

之臣也書奏天子出湯

會宗為烏孫兵所圍驛騎

師古曰西域城郭丞相王嘉國之數焯兵也

鳳言湯多籌策習外

中寒病兩臂不認

謝曰將相九卿皆

并浙橫厲烏孫踰集都賴如海

也師古曰屠三重城斬郢支首報

師古曰威震百蠻武暢西海

不嘗有也今湯坐言事非是幽

史欲致之大辟昔白起為秦將

介之過賜死杜郵師古曰地名也在咸陽西

功親秉鉞席卷喋血萬里之外

功祖廟告類上帝張晏曰謂以所征之國事

以言事為罪無赫赫之惡周書

為君者也師古曰尚書之外逸書也夫犬馬

師古曰禮記稱孔子云微惟弗

為為難焉也陛下忽於鼙鼓之聲不察周書

幽湯卒從吏議師古曰以庸臣之禮待遇之也

恨師古曰介然猶耿耿非所以厲死難

一爵為士伍後數歲西域都護段

書願發城郭敦焯兵以自救

將軍王鳳及百僚議數日

事可問上召湯見宣室湯擊

甲湯入見有詔毋拜示以會宗

賢材通明小臣罷癯不足以策



大事師古曰罷讀曰疲上曰國家有急君其毋讓對曰臣以為此

必無可憂也上曰何以言之湯曰夫胡兵五而當漢兵一

河者兵刃朴鈍弓弩不利今聞頗得漢巧然猶三而當一

又兵法曰客倍而主人斗然後敵今圍會宗者人眾不足

以勝會宗唯陛下勿憂且兵輕行五十里重行三十里今

會宗欲發城郭敦煌歷時廼至所謂報讎之兵非救急之

用也上曰柰何其解可必乎度何時解師古曰度音徒各反湯知烏

孫瓦合不能久攻師古曰瓦之雜口石不齊同故事不過數日師古曰故

事謂以舊事測之因對曰已解矣誑指計六日曰不出五日當有

吉語聞師古曰吉善也善謂兵解之事居四日軍書到言已解大將軍鳳

前漢傳四十一

廿六

奏以為從事中郎莫府事言決於湯湯明法令善因事為

執納說多從常受人金錢作章奏卒以此敗初湯與將作

大匠解萬年相善自元帝時渭陵不復徙民起邑成帝起

初陵數年後樂霸陵曲亭南更營之萬年與湯議以為武

帝時工楊光以所作數可意師古曰可天子之意自致將作大匠及

大司農中丞耿壽昌造杜陵賜爵關內侯將作六匠乘馬

延年以勞苦秩中二千石師古曰姓乘馬名延年乘音食孕反今作初陵而

營起邑居成大功萬年亦富蒙重賞子公妻家在長安兒

子生長長安不樂東方宜水徙可得賜田宅俱善湯心利

之即上封事言初陵京師之地最為肥美可立一縣天下



民不徙請陵三丁餘歲矣關東富人益衆多規良田役使

貧民師古曰規畫也可徙初陵以彊京師衰弱諸侯又使

中家以下得均分矣富湯願與妻子家屬徙初陵為天下先

於是天子從其計果起昌陵邑後徙內郡國民萬年自詭

三年可成師古曰詭責也後卒不就師古曰卒終也羣臣多

言其不便者下有司議皆曰昌陵因卑為高積土為山度

便房猶在平地師古曰度音徒各反客土之中不保幽冥之靈淺

於不固卒徙工費用以鉅萬數至黹脂火夜作師古曰黹古然字也取

土東山且與穀同賈師古曰賈讀曰價作治數年天下徧被其勞

國家罷敞府臧空虚師古曰罷讀曰疲下至衆庶熬熬苦之師古曰熬

前漢傳四十一

熬衆愁聲故陵因天性據真土處執高敞旁近程考前又已有

十年功緒師古曰緒謂端次也宜還復故陵勿徙民上廼下詔罷昌

陵語在成紀丞相御史請廢昌陵邑中室師古曰徙人新所起室居奏

未下人以問湯第宅不徹得毋復發徙師古曰問其不被發徙更移徙邪

湯曰縣官且順師古曰順聽羣臣言猶且復發徙之也時成都侯商

新為大司馬衛尉軍輔政系不善湯商聞此語白湯惑衆

下獄治按驗諸師古曰按驗犯湯前為騎都尉王莽上書言父早死

獨不封母明君師古曰君者字也宜封竟為師古曰莽傳言莽母初都侯後皇太后尤勞苦渠今此云明君則明

刺死子伋為侍中師古曰伋音汲參妻欲為伋求封湯受其金五

萬金



十斤許為求比上

師古曰比例也音必寐反弘農太守張匡坐臧百

萬以上狡猾不道

乃詔即訊師古曰就其所居考問之恐下獄使人報

湯湯為訟罪得踰冬月許謝錢二百萬皆此類也事在赦

前後東萊郡黑龍冬出人以為問湯湯曰是所謂玄門開獄

行數出出入不時故龍以非時出也又言當復發從傳者

語者十餘人丞御史奏湯惑眾不道妄稱詐歸異於上

非所宜言大不廷尉增壽議以為不道無正法

也廷尉以所犯劇易罪師古曰易也臣下丞用失其守故移獄

廷尉如淳曰如今無比者先以聞師古曰比謂所以正刑

罰重人命也明主哀憫百姓下制書罷三徒入民已

首清侯傳甲

申布湯妄以意相謂且復發徒雖頗驚動所流行少百

姓不為變不可謂惑眾湯稱詐虛設不然之事非宜言

大不敬也制曰廷尉增壽當是師古曰當謂湯前有討

支單于功其免沮為庶人徙邊又曰故將作大匠萬年佞

邪不忠妄為巧詐多賦歛煩繇役與卒暴之作師古曰卒

卒徒蒙辜死者師古曰蒙被也毒流眾庶海內怨故

雖蒙赦令不宜居京師於是湯與萬年俱徙敦煌久之

煌太守奏湯前稅誅郵支單于威行外國不宜近邊塞詔

徙安定議郎耿种上書言便宜因免訟湯曰延壽湯為耻

漢揚鈞深致遠之威雪國家累年之恥討絕域不羈之君



係萬里難制之虜豈有比哉先帝嘉之仍下明詔宣著其

功師古曰改年垂歷傳之無窮師古曰謂改年為竟寧也仍頻也

者附應是南郡獻白虎邊垂無警備會先帝寢疾然猶垂

意不忘數使尚書責問丞相趣立其功師古曰趣讀曰促獨丞相

匡衡排而不予封延壽湯數百戶此功臣戰士所以失望

也孝成皇帝承建業之基乘征伐之威兵革不動國家無

事而大臣傾邪讒佞在朝曾不深惟本末之難以防未然

之戒欲專主威排妒有功使湯塊然師古曰塊然獨與之意如土塊也音口內

反被冤拘囚不能自明卒以無罪老棄敦煌正當西域通

道今威名折衝之臣旋踵及身復為郅支遺虜所笑誠可

前漢傳四

悲也至今奉使外蠻者未嘗不陳郅支之誅以揚漢國之

盛夫授人之功以懼敵棄人之身以快讒師古曰援引也音爰豈不

痛哉且安不忘危盛必慮衰今國家素無文帝累年節儉

富饒之畜師古曰畜讀曰蓄謂府庫也又無武帝薦延如淳曰薦延使羣臣薦士而延

之納臬俊禽敵之臣獨有一陳湯耳師古曰臬謂斬其首而縣之也俊謂敵之魁率

郅支是也春秋左氏傳曰得俊曰克假使異世不及陛下尚望國家追錄其

功封表其墓以勸後進也湯幸得身當聖世功曾未久反

聽邪臣鞭逐斥遠使亡逃分竄死無處所師古曰分謂散離也虞書舜典

曰分北遠覽之士莫不計度師古曰度音大各反以為湯功累世不

可及而湯過人情所有師古曰言湯所犯之罪過人情共

有此事耳非特詭異深可誅責也



湯尚如此雖復破絕筋骨暴露骸骸猶復制於脣舌為嫉妒之臣所係虜耳此臣所以為國家尤戚戚也書奏天子還湯卒於長安死後數年王莽為安漢公秉政既內德湯舊恩又欲調皇太后以討邳支功尊元帝廟稱高宗以湯延壽前功太賞薄及侯丞杜勲不賞迺益封延壽孫遷千六百戶追謚湯曰破胡壯侯封湯子馮為破胡侯勲為討狄侯

段會宗字子松天水上邽人也竟寧中以杜陵令五府舉為西域都護騎都尉光祿大夫西域敬其威信三歲更盡還如淳曰邊吏三歲一更下言終更皆拜為沛郡太守以是也師古曰更工領反其下並同

前漢傳四

單于當朝徙為鴈門太守數年坐法免西域諸國上書願得會宗陽朔中復為都護會宗為人好大節矜功名與谷永相友善谷永閔其老復遠出予書戒曰足下以柔遠之令德復典都護之重職師古曰柔安也柔遠言能安遠人虞書舜典曰柔遠能通甚休

甚休師古曰休美也若子之材可優遊都城而取卿相何必勒功師古曰言昆山之穴總領百蠻懷柔殊俗子之所長愚無以喻師古曰言子思慮深長當不待已曉告也雖然朋友以言贈行敢不略意師古曰贈行謂將別

相贈也略意也方今漢德隆盛遠人賓服傳鄭甘陳之功沒

齒不可復見願吾子因循舊貫毋求奇功師古曰贊事也終更亟

還亦足以復鴈門之躋應劭曰躋隻也會宗從沛郡下為鴈門又坐法免為躋隻不偶也師



古曰亟急也復猶補也亟音居力反踣音居宜反 萬里之外以身為本願詳思愚

言會宗既出諸國遣子弟郊迎小昆彌安日前為會宗所

立德之師古曰懷會宗之恩德也欲往謁諸胡侯止不聽遂至龜茲謁

城郭甚親附師古曰謂城郭諸國康居太子保蘇匿率眾萬餘人欲

降會宗奏狀漢遣衛司馬逢迎師古曰迎之於道隨所會到而逢之故曰逢迎也會

宗發戊巳校尉兵隨司馬畏其眾欲令降者皆

自縛保蘇匿怨望舉眾亡去會宗更盡還以擅發戊巳校

尉之兵之與有詔贖論拜為金城太守以病免歲餘小昆

彌為國民所殺諸胡侯大亂徵會宗為左曹中郎將光祿

大夫使安輯烏孫師古曰輯與集同也立小昆彌兄末振將服虔曰姓人名

也師古曰其名也昆彌之兄不可別舉姓也定其國而還明年末振將殺大昆

彌會病死漢恨誅不加元延中復遣會宗發戊巳校尉諸

國兵即誅末振將太子番丘師古曰番音步安反會宗恐大兵入烏

孫驚番丘亡逃不可得即留所發兵墊婁地服虔曰執土音墊

彌所在召番丘責以末振將骨肉相殺殺漢公主子孫末

伏誅而死使者受詔誅番丘即手劍擊殺番丘官屬以下

驚恐馳歸小昆彌烏秣靡者末振將兄子也勒兵數千騎

圍會宗會宗為言來誅之意令圍守殺我如取漢牛一毛

耳宛王郅支頭懸橐街烏孫所知也昆彌以下服曰末振

成化十二年 全前漢傳四十一 三十一 治生可謂名



將負漢誅其子可也獨不可告我令飲食之邪師古曰飲

食讀曰飲會宗曰豫告昆彌逃匿之為大罪即飲食以付音於禁反

我傷骨肉恩故不先告昆彌以下號泣罷去會宗還奏事

公卿議會宗權得便宜以輕兵深入烏孫即誅番立師古曰即

就也宣明國威宜加重賞天子賜會宗爵關內侯黃金百斤

是時小昆彌季父卑爰音師古曰擁眾欲害昆彌漢復

遣會宗使安輯與都護孫建并力明年會宗病死烏孫中

年七十五矣城郭諸國為發喪立祠焉

贊曰自元狩之際張騫始通西域至於地節鄭吉建都護

之號訖王莽世凡十八人皆以勇略選然其有功迹者具

成化十六年大二百五十二前漢傳四十一監生曹廣小五十五

此廉裒以恩信稱郭舜以廉平著孫建用威重顯其餘無

稱焉陳湯儻募不自收斂師古曰儻募無卒用困窮議者

閔之故備列云

### 傳常鄭甘陳段傳第四十



正議大夫、行祕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雋不疑字曼倩勃也師古曰雋音字治春秋為郡文

學進退必以禮名出州郡武帝末郡國盜賊羣起暴勝之

為直指使者衣繡二衣持斧逐捕盜賊督課郡國師古曰督

東至海以軍興誅不從命者師古曰有所追捕及行威振

州郡勝之素聞不疑實至勃海遣吏請與相見不疑冠進

賢冠帶櫛具劍應劭曰櫛具木標首之劍櫛洛壯大也晉

作山形如蓮花初生之小敷時今大劍木首其狀佩環玦師

曰環玉環也玦即三桓之珠也帶環而衰衣博帶師古曰

前漢傳四一

也言著衰大之衣廣也口之帶也而盛服至門上謁師古曰

說者乃以為朝服垂之衣非也名也門下欲使解劍一疑曰劍者君子武備所以衛身不

可解請退吏白勝之蹠之開閣延請望見不疑容貌尊嚴

衣冠甚偉勝之躡履却迎文穎曰躡音纏師古曰履不著

言其處也登堂坐不疑據地曰竊伏海瀕聞暴公子

感名舊矣師古曰瀕音瀕也公子勝之字今乃承顏接辭凡

為吏太剛則折太柔則廢威行施之以恩然後樹功揚名

哀然天祿師古曰勝之知不疑非庸人師古曰庸常也敬納其戒

不疑以禮意問當世所施行門下諸從事皆州郡選吏師

師古曰不疑莫不驚駭至昏夜罷去勝之



遂表薦不疑徵詣公車拜為青州刺史父之武帝崩昭帝

即位而齊孝王孫劉澤父結郡國豪桀謀反欲先殺青州

刺史不疑發覺收捕皆伏其辜擢為京兆尹賜錢百萬京

師吏民敬其威信每行縣錄囚徒還師古曰省錄之知其

今云慮因本錄聲之去其耳音力具反而近俗不曉其意諱其文遂為思慮一慮失其源矣行音下更反其母

輒問不疑有所平反活汝何人如淳曰反音幡幡奏使從

即不疑多有所平反母亡其笑為飲食語言異於他時或亡

所出母怒為之不食故一疑為吏嚴而不殘始元五年有

一男子乘黃犢車建著純師古曰旒旌旗之衣黃襜褕著

黃冒師古曰襜褕直裾禪衣襜音昌瞻反褕音詣北闕自

謂衛太子師古曰疾太子公車以聞師古曰公車詔使公卿將軍

中二千石雜識視師古曰雜共也有素識長安中吏民聚

觀者數萬人石將軍勅兵闕下以備非常丞相御史中二

千石至者立莫敢發言京兆尹不疑後到叱從吏收縛或

曰是非未可知且安之師古曰安不疑曰諸君何患於衛

太子昔蒯聵違命出奔輒距而不納春秋是之師古曰蒯

太子輒蒯聵子也蒯聵得罪於靈公而出奔晉及靈公卒

使輒嗣位而晉趙鞅納蒯聵於戚欲求入衛魯哀公三年

春齊國夏衛石曼姑帥師圍戚公羊傳曰曼姑受命於靈

公而立輒曼姑之義固可以距蒯聵也輒之義可以立乎

曰可奈何不以父衛太子得罪先帝亡不即死今來自詣

此罪人也遂送詔獄天子與大將軍霍光聞而喜之曰公



卿大臣當用經術明於大誼繇是名聲重於朝廷師古曰繇讀與

由同在位者皆自以不及也大將軍光欲以女妻之不疑固

辭不肯當久之以病免終於家京師紀之後趙廣漢為京

兆尹言我禁姦止邪行於吏民至於朝廷事不及不疑遠

甚廷尉驗治何人竟得姦詐師古曰凡不知姓名及所從來者皆口何人他皆類此

本夏陽人姓名成名方遂居湖師古曰湖縣名以下筮為事有故太

子舍人嘗從方遂卜謂曰子狀貌甚似衛太子方遂心利

其言幾得以富貴師古曰幾讀曰與即詐自稱詣闕廷尉逮召鄉

里識知者張宗祿等方遂坐誣罔不道要斬東市一姓張

名延年師古曰故昭紀謂之張延年

疏廣字仲翁東海蘭陵人也少好學明春秋家居教授學

者自遠方至徵為博士大中大夫地節二年立皇太子選

丙吉為太傅廣為少傅數月吉遷御史大夫廣徙為太傅

廣兄子受字公子亦以賢良舉為太子家令受好禮恭謹

敏而有辭師古曰敏謂所見捷利宣帝幸太子宮受迎謁應對及置

酒宴奉觴上壽辭禮閑雅上甚驩說師古曰說讀曰悅頃之拜受

為少傅太子外祖父特進平恩侯許伯以為太子少白使

其弟中郎將舜監護太子家上以問廣廣對曰太子國儲副君師友必於天下英俊不宜獨親外家許氏且太子自

有大傅少傅官屬已備今復使舜護太子家視陋非所以

成也十六年  
大二十九  
前漢傳四十一  
三  
小五十六



廣太子德於天下也

師古曰視讀曰示言獨親外家示天下以淺陋

上善其言以

語丞相魏相相免冠謝曰此非臣等所能及廣繇是見器

重數受賞賜

師古曰繇讀與由同

太子每朝因進見太傅在前少

傅在後父子並為師傅朝廷以為榮在位五歲皇太子年

十二通論語孝經廣謂受曰吾聞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功

遂身退天之道也

師古曰此皆老子之言廣引之殆危也遂成也

今仕宦至二千

石宦成名立如此不去懼有後悔豈如父子相隨出關歸

老故鄉以壽命終不亦善乎受叩頭曰從大人議即日父

子俱移病

師古曰移病謂移書言病一曰以病而移居

滿三月賜告廣遂稱篤

上疏乞骸骨上以其年篤老皆許之加賜黃金二十斤皇

成化十六年大三百四十六

人前漢傳四十一

四

益生汪鑑小一百九十四區

太子贈以五十斤公卿大夫故人邑子設祖道供張東都

門外

蘇林曰長安東郭門也師古曰祖道餞行也解在景十三王及劉屈氂傳供音居共反張音竹亮反送

者車數百兩辭決而去及道路觀者皆曰賢哉二大夫或

歎息為之下泣廣既歸鄉里曰令家共具設酒食

師古曰日日設

之也共讀曰供其他類此請族人故舊賓客與相娛樂數問其家金餘

尚有幾所趣賣以共具

師古曰幾所猶在幾許也趣讀曰促

居歲餘廣子孫

竊謂其昆弟老人廣所愛信者曰子孫幾及君時頗立產

業基址

師古曰幾讀曰奠

今日飲食費且盡宜從夫人所勸說君

買田宅

節展曰宜令意自占曰大人嚴莊之

從夫人所出無泄我言也師老稱也故親而老者皆稱焉

老

人即以閒暇時為廣言此計

師古曰閒即閑字也

廣曰吾豈老諍不



念子孫哉師古曰諄惑也音布內反顧自有菑田廬師古曰顧思念也令子孫

勤力其中足以共衣食與凡人齊今復增益之以為贏餘

但教子孫怠惰耳賢而多財則損其志愚而多財則益其

過且夫富者衆之怨也吾既亡以化子孫不欲益其過

而生怨又此金者聖主所以惠養老老臣也故樂與鄉黨宗

族共饗其賜以盡吾餘日不亦可也於是族人說服師古曰

讀曰皆以壽終

于定國字曼倩東海郟人也師古曰郟音遂其父于公為縣獄吏

郡決曹決獄平羅文法者于公所決皆不復師古曰羅羅也遭也郡

中為之生立祠號曰于公祠東海有孝婦少寡之子養姑

前漢傳四十一

甚謹姑欲嫁之終不肯姑謂鄰人曰孝婦豈我勤苦哀其

亡子守寡我老父索丁壯奈何師古曰索音求其後姑自

經死師古曰不殺姑累婦故自殺姑女告車婦殺母吏捕孝婦之婦辭

不殺姑吏驗治孝婦自誣昭自獄師古曰昭音照府君曰

于公以為此婦養姑十餘年以孝聞師古曰聞音聞不殺也太守不聽

于公爭之弗能得乃抱其具獄哭於師古曰具獄者

備具也因辭疾去太守竟師古曰竟音竟殺孝婦郡中枯旱三年後太守

至卜筮其故于公曰孝婦不當死前太守疆斷之外黨在

是乎師古曰黨音堂於是太守殺牛自祭孝婦家因表其墓天

立六兩歲就郡中以此大敬師古曰就音就于公定國少學法於父

父



死後定國亦為獄史郡決皆補廷尉史以選與御史

從事治反者獄以材高舉侍御史遷御史中丞會昭帝崩

昌邑王徵即位行淫亂定國上書諫後王廢宣帝六大將

軍光領尚書事條奏羣臣諫言已王自皆起遷定國錄是

為光祿大夫師古曰錄與古同平心尚書事甚見任用數年遷水衡

都尉超為廷尉定國乃迎師古曰錄學春秋身執經北面備弟子

禮為人謙恭大重經術士師古曰錄徒少注過定國皆與鈞

禮師古曰鈞禮猶言九禮恩敬甚備學師古曰錄為其決疑平法務在

哀鰥寡罪疑從輕加審慎之師古曰錄朝在師古曰錄之曰張釋之為廷

尉天下無冤民師古曰錄于定國師古曰錄廷尉民自以不冤師古曰錄

前漢傳四十一六師古曰錄定國食酒至數石不師古曰錄

如淳曰食酒猶言依如氏之說食字當音師古曰錄此說亦也師古曰錄定國云求乃言

嗜酒耳食酒者謂能多飲師古曰錄盡其酒師古曰錄猶云食言焉師古曰錄今流俗

書本輒改食字作師古曰錄飲酒益精明師古曰錄議也音魚列

反為廷尉十八歲遷御史大夫甘露中代黃霸為丞相封

西平侯三年宣帝崩元帝立以定國任職舊臣敬重之時

陳萬年為御史大夫與定國並位八年論議無所拂師古曰錄

不相違戾也排音佛後貢禹代為御史大夫與師古曰錄馭駁議師古曰錄定國不同

定國明習政事率常丞相議可師古曰錄天子皆師古曰錄然上始即

位關東連年被災害民流入關言事者歸咎於大臣師古曰錄

事者謂上於是數以朝日引見丞相御史師古曰錄五日師古曰錄聽朝故云



朝日入受詔條責以職事曰惡吏負賊妄息良民師古曰賊發不

得恐負其股故妄至亡辜死或盜賊發吏不亟追而反繫疑善人致其罪也

亡家師古曰亟急也不急追後不敢復告以故寢廣師古曰寢

也民多冤結州郡不理連上書者交於闕廷二千石選舉

不實是以在位多不任職師古曰謂民田有災害吏不肯

除收趣其租以故重困師古曰趣讀曰促重音直用反關東流民飢寒疾

疫已詔吏轉漕虛倉廩開府藏相振救賜寒者衣至春猶

恐不贍師古曰贍足也今丞相御史將欲何施以塞此咎師古曰塞補也

悉意條狀陳朕過失師古曰悉盡也定國上書謝罪永光元年春

霜夏寒日青亡光上復以詔條責曰郎有從東方來者言

前漢傳四十一

七

民父子相棄師古曰以遭飢饉不能相養丞相御史案事之吏匿不言

邪將從東方來者加增之也何以錯繆至是師古曰錯互也繆違也謂

吏及東方人言不相同也欲知其實方今年歲未可預知也即有水旱

其憂不細公卿有可以防其未然救其已然者不各以誠

對師古曰言能防救已不宜各以實對毋有所諱定國惶恐上書自劾歸侯

印乞骸骨上報曰君相朕躬不敢怠息師古曰息謂自休息萬方之

事大錄于君師古曰大錄總錄也能毋過者其唯聖人方今承周秦

之敝俗化陵夷師古曰言頹替也民寡禮誼陰陽不調災咎之發

不為一端而作自聖人推類以記不敢專也況於非聖者

乎師古曰非聖者謂常人日夜惟思所以未能盡明師古曰所以所也言何由致



此經曰萬方有罪罪在朕躬師古曰此論語堯曰為君雖

任職何必顛焉師古曰顛與專同其勉察郡國守相郡牧

非其人者毋令久賊民永執綱紀務悉聰明強食慎疾師古

曰悉也定國遂稱篤固辭上迺賜安車駟馬黃金六十斤罷

就第數歲七十餘薨諡曰安侯子永嗣少時嗜酒多過失

師古曰者年且三十乃折節修行以父任為侍中中郎將

長水校尉定國死居喪如禮孝行聞由是以列侯為散騎

光祿勳至御史大夫尚館陶公主施施者宣帝長女成帝

姑也賢有行永以選尚焉上方欲相之會永薨子恬嗣恬

不肖薄於行始定國父于公其間門壞父老方共治之師古

成化十六年前漢傳四十一監生曹廣

曰間門也于公謂曰少高大門間令容駟馬高蓋車我治獄

多陰德未嘗有所冤子孫必有興者至定國為丞相永為

御史大夫封侯傳世云

薛廣德字長卿沛郡相人也以魯詩教授楚國龔勝舍師

事焉蕭望之為御史大夫除廣德為屬數與論議器之師古

曰以為大器也薦廣德經行宜充本朝師古曰經明行修為博士

論石渠張晏曰石渠閣名也遷諫大夫代貢禹為長信少府御史大

夫廣德為人溫雅有醞藉服虔曰寬博有餘也師古曰醞

音於問反及為三公直言諫爭始拜旬日間上幸甘泉郊

泰時禮畢因留射獵廣德上書曰竊見關東困極人



民流離陛下日撞亡秦之鐘聽鄭衛之樂師古曰撞反臣誠

悼之今士卒暴露從官勞倦願陛下亟反宮師古曰思與亟急也

百姓同憂樂天下幸甚上即日還其秋上酎祭宗廟出便

門師古曰長安城南面西頭第一門欲御樓舡廣德當乘輿車免冠頓首

曰宜從橋詔曰大夫冠廣德曰陛下不聽臣臣自刎以血

汙車輪陛下不得入廟矣師古曰言不以理終不得立廟也一曰以見死傷犯於齊絜不

得入廟上不說師古曰說讀曰悅先歐光祿大夫張猛進曰師古曰先歐道乘輿也歐與同益

張騫臣聞主聖臣直乘船危就橋安聖主不乘危御史大

夫言可聽上曰曉人不當如是邪師古曰謂諫爭之言也乃從橋後

月餘以歲惡民流師古曰歲惡年穀不熟也與丞相定國大司馬車騎將

軍史高俱乞骸骨皆賜安車駟馬黃金六十斤罷廣德為

御史大夫凡十月免東歸沛太守迎之界上沛以為榮縣

其安車傳子孫師古曰縣其所賜安車以示榮幸也致仕縣車蓋亦古法章孟詩云縣車之義以涓小臣也

平當字子思祖父以訾百萬自下邑徙平陵師古曰平邑梁國之縣也

當少為大行治禮丞功次補大鴻臚文學察廉為順陽長

相邑令師古曰詢以明經為博士公卿薦當論議通明給事中每有災異當輒傳經術言得失文雅雖不能

及蕭望之匡衡然指意略同自元帝時韋玄成為丞相奏

罷太上皇復廟園當上書言臣聞孔子曰如有王者必世

而後仁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言也言治天下者三十年然後仁道成著也三十年之間道

成化十六年大三百五十一金剛漢傳四十一  
九  
監生曹廣  
小二十九十七易



德和洽制禮興樂災害不生禍亂不作今聖漢受命而王

繼體承業二百餘年孜孜不怠政令清矣然風俗未和陰

陽未調災害數見意者大本有不立與師古曰與何德化

休徵不應之久也既福不虛必有因而至者焉宜深迹其

道而務修其本師古曰迹謂求其踪迹也昔者帝堯南面而治先克明

俊德以親九族而化及萬國師古曰堯書堯典序堯之德曰克明俊德以親九族九族

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協和萬邦故云然也孝經曰天地之性人為貴人之行

莫大於孝孝莫大於嚴父嚴父莫大於配天則周公其人

也師古曰言嚴謂尊嚴夫孝子善述人之志周公既成文武之業而

制作禮樂修嚴父配天之事知文王不欲以子臨父故推

而序之上極於后稷而以配天師古曰言文王始受命宜為周之始祖乃追王太王王季

以及后稷是此聖人之德亡以加於孝也高皇帝聖德受

命有天下尊太上皇猶周文武之追王大王王季也此漢

之始祖後嗣所宜尊奉以廣盛德孝之至也書云正稽古

建功立事可以永年傳於亡窮師古曰今文秦誓之辭言能正考古道以立功立事

則可長上納其言下詔復太上皇寢廟園頃之使行流民

幽州師古曰行音下更反舉奏刺史二千石勞徠有意者師古曰勞徠謂勸勉

也勞者恤其勤勞也徠者以恩招徠也勞音慮到反徠音慮代反言勃海鹽池可且勿禁

以救民急師古曰恣民莫鹽官不專也所過見稱奉使者十一人為最

遷丞相司直坐法左遷朔方刺史師古曰武帝初置朔方郡別令刺史監之不在

成北十六年  
大三百四十三

前漢傳四十一

十

一監生曹廣  
小二日八十五英



十三州復徵入為太中大夫給事中參議遷長信少府大鴻

臚光祿勳師古曰臚古累字先是太后姊子衛尉淳于長白言昌

陵不可成下有司議當以為作治連年可遂就師古曰就亦成也上

既罷昌陵以長首建忠策復下公卿議封長當又以為長

雖有善言不應封爵之科坐前議不正左遷鉅鹿太守師古曰尚

罷昌陵後上遂封長當以經明禹貢使行河師古曰尚禹治水次第山川高下當明此為騎都尉領河隄哀帝即

位徵當為光祿大夫諸吏散騎復為光祿勳御史大夫至

丞相以冬月賜爵關內侯明年春上使使者召欲封當如

曰漢儀注御史大夫為丞相更春乃封故先賜爵關內侯也季奇曰一以冬月非封侯時故且先賜爵關內侯也

師古曰李當病篤不應召室家或謂當不可強起受侯印為

說也是也子孫邪當曰吾居大位已負素餐之責矣起受侯印還卧

而死死有餘罪今不起者所以為子孫也遂上書乞骸骨

上報曰朕選於眾以君為相視事日寡輔政未久陰陽不

調冬無大雪旱氣為災朕之不德何必君罪君何疑而上

書乞骸骨歸關內侯爵邑使尚書令譚賜君養牛一上尊

酒十石如淳曰律稻米一斗得酒一斗為上尊粳米一斗

得酒一斗為中尊粟米一斗得酒一斗為下尊師

古曰粳即粟也中尊者宜為黍米不當言粳且君其勉致

作酒自有澆醇之異為上中下耳非必繫之米醫藥以自持後月餘卒子晏以明經歷位大司徒封防鄉

侯漢興唯韋平父子至宰相師古曰韋謂韋賢也

侯漢興唯韋平父子至宰相師古曰韋謂韋賢也

太元十六年

前漢行四二

一

監生何清



彭宣字子佩淮陽陽夏人也師古曰夏音假治易事張禹舉為博

士遷東平太傅禹以帝師見尊信蒞宣經明有威重可任

政事絲是入為右扶風師古曰絲讀與由同遷廷尉以王國人出為

太原太守李奇曰初漢制王國人不待在京師數年復入為大司農光祿勳

右將軍哀帝即位徙為左將軍歲上欲令丁傳處爪牙

官廼策宣曰有司數奏言諸侯國人不得宿衛將軍不宜

典兵馬處大位朕唯將軍任漢將之重而子又前取淮陽

一女婚姻不絕非國之制使光祿大夫曼賜將軍黃金五

十斤安車駟馬其上左將軍印綬以關內侯歸家宣罷數

歲諫大夫鮑宣數薦宣會元壽元年正月朔日蝕鮑宣復

前漢傳四十一

二二

言上廼召宣為光祿大夫遷御史大夫轉為大司空封長

平侯會哀帝崩新孝侯王莽為大司馬秉政專權宣上書

言三公鼎足承君一足不任則覆亂美實師古曰美實謂鼎中之實也易

鼎卦九四爻辭曰鼎折足覆公餗餗食也故宣引以為言覆音芳目反臣資性淺薄年齒老

眊師古曰眊與耄同數伏疾病昏亂遺忘願上大司空長平侯印

綬乞骸骨歸鄉里埃寘溝壑師古曰埃古侯字莽白太后策宣曰

惟君視事日寡功德未效迫于老眊昏亂非所以輔國家

綏海內也使光祿勳豐冊詔君其上大司空印綬便就國

莽恨宣求退故不賜黃金安車四馬宣居國數年薨諡

曰頃侯傳子至孫王莽敗廼絕



贊曰雋不疑學以從政臨事不惑遂立名迹終始可述疏

庸行止足之計免辱殆之索師古曰索音刃瑞一从亦其次也于定國

父子哀鰥哲獄為任職臣應劭曰哲也鄭氏曰當言哲獄師古曰及鰥哀恤鰥寡也哲

情也薛廣德保縣車之榮平當遠道有恥彭宣見險

而止師古曰道讀與巡同異乎苟患失之者矣師古曰論語稱孔子曰鄙夫不可與

事君其未得之患得之既得之患失之苟患失之無所不

至矣謂其患於失位而為傾邪也贊言當宣二人立操有異於此矣

佳錄 呼平彭傳第四十一

前漢書四

十三



王貢兩龍鮑傳第四十二

漢書七十二

正議大夫行秘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昔武王伐紂遷九鼎於雒邑

師古曰九鼎即夏禹所鑄者也遷謂從紂都遷之以來春

秋左氏傳曰夏之方有德也遠方圖物貢金九牧以鑄鼎象物桀有昏德鼎遷於商載化六百商紂暴虐鼎遷于周

伯夷叔齊薄之

師古曰夷齊以武王父死不葬而餓于首陽不食其祿北河曲之中高誘則云在維陽東北阮籍詠

陽不食其祿

師古曰馬融云首陽山在河東蒲阪華山之

懷詩亦以為然今此二山並有夷齊祠耳而曹大家注幽通賦云隴西首陽縣是也今隴西亦有首陽山許慎云

首陽山在遼西諸說不同致有疑惑而伯夷歌云登彼西山則當隴西者近為是也周猶稱盛德焉

然孔子賢此二人以為不降其志不辱其身也

師古曰事見論語

而孟子亦云聞伯夷之風者貪夫廉懦夫有立志

師古曰懦柔弱

成化十六年

前漢傳四十二

一

監生曹廣

也音乃與奮乎百世之上行乎百世之下莫不興起非賢反又音儒

人而能若是乎漢興有園公綺里季夏黃公申里先生

師古

曰四皓稱號本起於此更無姓名可稱知此蓋隱居之人匿跡遠害不自標顯祕其氏族故史傳無得而詳至於後

代皇甫謐圈稱之徒乃諸地理書說覽為四人施安姓字自相錯互語又不經研氏不載於書諸家皆臆說今並弃

略一無此四人者當秦之世避而入商雒深山

師古曰即今之商州

商雒縣以待天下之定也自高祖聞而召之不至其後呂

后用留侯計使皇太子卑辭束帛致禮安車迎而致之四

人既至從太子見高祖客而敬焉太子得以為重遂用自

安語在留侯傳其後谷口有鄭子真蜀有嚴君平

師古曰地里志

謂君平為嚴遵三輔史錄云子真名皆修身自保非其服樸君平名尊則君平子真皆其字也



弗服非其食弗食成帝時元舅大將軍王鳳以禮聘子真  
子真遂不訕而終君平卜筮於成都市以為卜筮者賤業  
而可以惠衆人有邪惡非正之問則依著龜為言利害與  
人子言依於孝與人弟言依於順與人臣言依於忠各因  
執導之以善從吾言者已過半矣裁日閱數人師古曰裁與才同閱  
也歷得百錢足自養則閉肆下簾而授老子也師古曰肆者市也列所坐之處  
也博覽亡不通依老子嚴周之指著書十餘萬言師古曰嚴周即莊楊雄少時從游學官而仕京師顯名數為朝廷在位賢者稱君平德杜陵李彊素善雄久之為益州牧喜謂雄曰吾真得嚴君平矣雄曰君備禮以待之彼人可見而不可

成化十六年大三五五六一前漢傳四十二

監士曹廣小二十七易

得訕也彊心以為不然及至蜀致禮與相見卒不敢言以  
為從事乃歎曰揚子雲誠知人君平年九十餘遂以其業  
終蜀人愛敬至今稱焉及雄著書言當世士稱此二人其

論曰或問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師古曰以身沒而無名為病盍執諸

名卿可幾曰君子德名為幾孟康曰盍何不也言何不

有名勢之名卿庶幾可不朽揚子以為不然唯德者可以有名師古曰或人以事有權力之卿用月表顯則其名可庶幾而立揚雄以為梁齊楚趙之君非不富且貴也師古曰謂自甚其德則有名也

當時諸侯王也惡虐成其名師古曰惡於谷口鄭子真不訕其志何也惡音烏

耕於巖石之下名震于京師豈其卿豈其卿楚兩龔之絜

其清矣乎蜀嚴湛冥孟康曰蜀郡嚴后平湛深矣不作苟



見不治苟得師古曰不為以句顯之久幽而不改其操雖隨

和何以加諸師古曰隨隨位沃珠也舉茲以旃不亦寶乎師古

曰旃亦之也言舉此人而田川之不亦自園公綺里季夏黃

公用里先生鄭子真嚴君平皆未嘗仕然其風聲足以激

貪厲俗近古之逸民也若王吉貢禹兩龔之屬皆以禮讓

進退云

王吉字子陽琅邪臯虞人也少好學明經以郡吏舉孝廉

為郎補若盧右丞師古曰少府之屬官有若盧令遷雲陽

令舉賢良為昌邑中尉而王好游獵驅馳國中動作亡節

吉上疏諫曰臣聞古者師日行三十里吉行五十里詩云

匪風發兮匪車揭兮顧瞻周道中心惻兮師古曰檜國匪

風貌揭揭疾驅貌惻古恻字傷也言見此飄風說曰是非

古之風也發發者是非古之車也揭揭者蓋傷之也師古

之發發然者非古有道之風也今之揭揭音立列反昔召公述職師古曰召

馬臣愚以為民不可數變也音所角反昔召公述職師古曰召

公名奭自陝以西邵公主之當民事時舍於棠下而聽斷焉師古曰

是也師古曰邵南之詩也其詩曰蔽茅甘棠勿剪勿伐

必二反第音方味大王不好書術而樂逸游馮式搏銜

成化十六年 前漢傳四十二 三 監生曹廣



臣瓚曰擗促也師古馳騁不止口倦乎叱咤師古曰咤亦

曰擗挫也音子本反駕手苦於筆轡師古曰筆馬身勞虛車輿朝則冒霧露晝

則被塵埃師古曰冒犯夏則為大暑之所暴冬則為風

寒之所侵薄師古曰侵與偃同言遇數以奕脆之玉體犯

勤勞之煩毒師古曰奕柔也音而充反非所以全壽命之宗也師古曰

又非所以進仁義之降也師古曰降高也夫廣夏之下細旃之上

師古曰廣夏大明師居前勸誦在後上論唐虞之際不及

殷周之盛考仁聖之風習治國之道訢訢焉發憤忘食日

新厥德師古曰訢欣字其樂豈徒銜橛之間哉師古曰銜馬銜

張揖以橛為馬之長休則俛仰誦信以利形師古曰形體

進退步趨以實下如淳曰下虛弱不實吸新吐故以練臧

專意積精以適神師古曰臧五臧也練於以養生豈不長

哉大王誠留意如此則心有堯舜之志體有喬松之壽師古

曰喬松仙人伯美聲廣譽登而上聞則福祿其轅而杜稷

安矣師古曰轅與皇帝仁聖至今思慕未怠師古曰皇帝

武帝晏駕未於宮館園池弋獵之樂未有所幸大王宜夙

夜念此以承聖意諸侯骨肉莫親大王大王於屬則子也

於位則臣也一身而二任之責加焉恩愛行義熾介有不

具者於以上聞非饗國之福也臣吉愚慙願大王察之王

賀雖不遵道然猶知敬禮吉乃下令曰寡人造行不能無惰



中尉甚忠數輔吾過使謁者師古曰從秋賜中尉牛肉五百斤酒

五石脯五束其後復放從自若音子用反吉輒諫爭甚得

輔弼之義雖不治民國中莫不敬重焉久之昭帝崩亡嗣

大將軍霍光秉政遣大鴻臚宗正迎昌邑王吉即奏書戒

王曰臣聞高宗諒闇三年不言師古曰已今大王以喪事

徵宜日夜哭泣悲哀而已慎毋有所發師古曰發謂且何

獨喪事凡南面之君何言哉天不言四時行焉百物生焉

師古曰論語稱孔子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故古引之願大王察之大將

軍仁愛勇智忠信之德天下莫不聞事孝武皇帝二十餘

年未嘗有過先帝弃羣臣屬以天下寄幼孤焉師古曰屬音之

四八二

前漢傳四二一

五

呂

欲反大將軍抱持幼君襁緥之中布政施教海內晏然雖周

公伊尹亡以加也今帝崩亡嗣大將軍惟思可以奉宗廟

者攀援而立大王師古曰援引也音爰其仁厚豈有量哉師古曰言其深多也

量音力臣願大王事之敬之政事壹聽之大王垂拱兩面

而已願留意常以為念王既到即位二十餘日以行淫亂

廢昌邑羣臣坐在國時不舉奏王罪過令漢朝不聞知又

不能輔道陷王大惡師古曰道讀曰導皆下獄誅唯吉與郎中令

龔遂以忠直數諫正得減死髡為城旦起家復為益州刺

史病去官復徵為博士諫大夫是時宣帝頗修武帝故事

宮室車服盛於昭帝時外戚許史王氏貴寵而上躬親政



事任用能吏吉上疏言得失曰陛下躬聖質總萬方帝王

圖籍日陳于前惟思世務將興太平詔書每下民欣然若

更生臣伏而思之可謂至恩未可謂本務也師古曰言天

百姓為至恩然未欲治之主不世出師古曰言有時公卿

幸得遭遇其時言聽諫從然未有建萬世之長策舉明主

於三代之隆者也師古曰三代夏殷周其務在於期會簿書斷獄聽

訟而已此非太平之基也臣聞聖王宣德流化必自近始

朝廷不備難以言治左右不正難以化遠民者弱而不可

勝愚而不可欺也聖主獨行於深宮得則天下稱誦之失

則天下咸言之行發於近必見於遠故謹選左右審擇所

四八九

前漢傳四二

六

使左右所以正身也所使所以宣德也詩云濟濟多士文

王以寧師古曰大雅此其本也春秋所以大一統者六合

同風九州共貫也師古曰解在今俗吏所以牧民者非有

禮義科指可世世通行者也獨設刑法以守之其欲治者

不知所繇師古曰繇與由同以意穿鑿各取一切權譎自在故一

變之後不可復修也師古曰言其是以百里不同風千里

不同俗戶異政人殊服詐偽萌生刑罰亡極師古曰萌生

草木之初生質樸日銷恩愛寢薄師古曰寢漸也孔子曰安上治民莫

善於禮師古曰孝經非空言也王者未制禮之時引先王

禮宜於今者而用之臣願陛下承天心發大業與公卿大



臣延及儒生述舊禮明王制歐一世之民濟之仁壽之域

師古曰以仁撫下則則俗何以不若成康壽何以不若高

宗師古曰高宗殷王竊見當世趨務不合於道者謹條奏

師古曰趨請唯陛下財擇焉與裁同師古曰財吉意以為夫婦人

倫大綱天壽之萌也師古曰由之萌世俗嫁娶太早未知為

人父母之道而有子是以教化不明而民多天聘妾送女

亡節則貧人不及故不舉子又漢家列侯尚公主諸侯則

國人承翁主晉灼曰娶天子女則曰尚公主國人娶諸侯

者言其父自立使男事女夫誑於婦逆陰陽之位故多女亂古

者衣服車馬貴賤有章以褒有德而別尊卑今上下僭

成化十六年大三百二十八前漢傳四十二

差人人自制師古曰言是以貪財趨利不畏死亡周之所

以能致治刑措而不用者以其禁邪於冥冥絕惡於未萌

也師古曰冥冥又言舜湯不用三公九卿之世而舉臯陶

伊尹李奇曰不繼世而爵也言臯不仁者遠師古曰任用

佞今使俗吏得任子弟張晏曰子弟以率多驕驚不通古

今師古曰驚至於積功治人亡益於民此伐檀所為作也

師古曰伐檀詩篇名刺宜明選求賢除任子之令外家及

故人可厚以財不宜居位去角抵減樂府省尚方師古曰

巧明明示天下以儉師古曰視古者工不造瑇瑁商不通

侈靡師古曰瑇瑁音篆非工商之獨賢政教使之然也民

師古曰瑇瑁音篆



見儉則歸本本立而未成其培如此上以其言迂闊不甚

寵異也師古曰迂遠也音于吉遂謝病歸琅邪始吉少時學問居

長安東家有大棗樹垂吉庭中吉婦取棗以啖吉師古曰啖

謂使食之音徒濫反啖亦啗字耳此義與高絕啗以利同吉後知之乃去婦東家聞而

欲伐其樹鄰里共止之因固請吉令還婦里中為之語曰

東家有樹王陽婦去東家東家完去婦復還其厲志如此

吉與貢禹為友世稱王陽在位貢公彈冠師古曰彈冠言者且入仕也

其取舍同也師古曰取進趣也舍止息也元帝初即位遣使者徵貢禹

與吉吉年老道病卒上悼之復遣使者弔祠云初吉兼通

五經能為騶氏春秋以詩論語教授好梁丘賀說易令子

前漢傳四十二

八

駿受焉駿以孝廉 郎左曹陳咸薦駿賢父子經明行修

宜顯以厲俗光祿勳匡衡亦舉駿有專對材師古曰專對謂見問即對

無所疑也論語稱孔子曰使於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為遷諫大夫使責淮陽憲王

師古曰以辭遷趙內史吉坐昌邑王被刑後戒子孫毋為王

國吏故駿道病免官歸起家復為幽州刺史遷司隸校

尉奏免丞相匡衡遷少府八歲成帝欲大用之出駿為京

兆尹試以政事先具京兆有趙廣漢張敞王尊王章至駿

皆有能名故京師稱曰前有趙張後有三王而薛宣從左

馮翊代駿為少府會御史大夫缺谷永奏言聖王不以名

譽加於實師古曰言不聽虛名考績用人之法師古曰言用人之法皆須考以功績



薛宣政事已試師古曰言有效也上然其議宣為少府月餘遂超

御史大夫至丞相駿乃代宣為御史大夫並居位六歲病

卒翟方進代駿為大夫數月薛宣免遂代為丞相眾人為

駿恨不得封侯駿為少府時妻死因不復娶或問之駿曰

德非曾參子非華元如淳曰華與元曾參之二子也韓詩外傳曰曾參喪妻不更娶人問其故

任為郎歷刺史郡守治有能名建平三年以河南太守徵

入為御史大夫數月是時成帝舅安成恭侯夫人放寡居

共養長信宮師古曰放若夫人名也坐祝詛下獄崇奏

封事為放言放外家解氏與崇為昏師古曰婚之家哀帝以崇

為不忠誠策詔崇曰朕以君有累世之美故踰列次師古曰謂

自祖及身在位以來忠誠匡國未聞所繇師古曰繇與反皆有名也

懷詐諛之辭師古曰諛詐言也音虛素反欲以攀救舊姻之家大逆之

辜舉錯專恣師古曰錯置也不遵法度亡以示百僚左遷為大司

農後徙衛尉左將軍平帝即位王莽秉政大司空彭宣乞

骸骨罷崇代為大司空封扶平侯歲餘崇復謝病乞骸骨

皆避王莽莽遣就國歲餘為傳婢所毒薨國除師古曰凡言傳婢者

稱稍不能及父而祿位彌隆皆好車馬衣服其自奉養極

為鮮明而亡金銀錦繡之物及遷徙去處所載不過囊衣

成化十六年  
大三百六十一  
前漢傳四十二  
九  
小百六十三

謂傳相其衣服在席之事  
一說傳口附謂近幸也

自吉至崇世名清廉然材器名



師古曰一囊之衣有底曰囊無底曰

不畜積餘財師古曰畜讀曰蓄去位家居亦

布衣蔬食天下服其廉而怪其奢故俗傳王陽能作黃金

師古曰以其無所求取不營產業而車服鮮明故謂自作黃金以給用

貢禹字少翁琅邪人也以明經繁行著聞徵為博士涼州

刺史病去官復舉賢良為河南令歲餘以職事為府官所

責師古曰大免冠謝禹曰冠豈免安復可冠也遂去官元

帝初即位徵禹為諫大夫數虛已問以政事師古曰虛已謂聽受其言

也是時年歲不登郡國多困禹奏言古者宮室有制宮女

不過九人秣馬不過八匹師古曰秣養也謂以粟米飲也牆塗而不瑀木

摩而不刻師古曰瑀字與彫同彫畫也車輿器物皆不文畫苑囿不過

前漢傳四十二

數十里與民共之任賢使能什一而稅亡它賦斂繇戍之

役使民歲不過三日千里之內自給千里之外各置貢職

而已師古曰言天子以畿內賦斂自供千里之外令其以時入貢不欲煩勞也故天下家給人

足頌聲並作至高祖孝文孝景皇帝循古節儉宮女不

過十餘廩馬百餘匹孝文皇帝衣絺履革師古曰絺厚繒音徒奚反

器亡瑀文金銀之飾後世爭為奢侈轉轉益甚臣下亦

相放效師古曰放音甫往反其下亦同衣服履絺刀劍亂於主上師古曰絺音古袴

字主上時臨朝入廟眾人不能別異甚非其宜然非自知

奢僭也猶魯昭公曰吾何僭矣今大夫僭諸侯諸侯僭天

子天子過天道其日久矣承衰救亂矯復古化在於陛



下師古曰矯復音

臣愚以為盡如太古語稱孔子曰益者管少放古以自

節焉論語曰器樂節禮樂師古曰論語稱孔子曰益者禮樂樂道人之善

樂多賢友也方今宮室已定亡可奈何矣其餘盡可減損故時

齊三服官輸物不過十筭師古曰三服官主作天子之服衣竹器音先嗣反

方今齊三服官作工數千人一歲費數鉅萬蜀廣漢主

金銀器歲各用五百萬三工官官費五十萬如淳曰地理志河內懷蜀

郡成都廣漢皆有工官工官主作漆器物者也師古曰如說非也三工官謂少府之屬官考工室也右工室也東園

匠也上巴言蜀漢王金銀東西織室亦然廢馬食粟將萬器是不入三工之數也

匹臣禹嘗從之東宮師古曰從天見賜杯案畫文畫金銀

飾非當所以賜食臣下也師古曰食東宮之費亦不可勝

前漢傳四十二

十一

計天下之民所為大飢餓死者是也今氏大飢而死死死又

不葬為犬豬所食師古曰食人之骸骨人至相食而廢馬食粟苦其

大肥氣盛怒至乃曰步作之師古曰日日行步而動王者

受命於天為民父母固當若此乎天不兒邪武帝時又多

取好女至數千人以填後宮師古曰此填字讀與真同及奔天下昭帝

幼弱霍光專事不知禮正安多藏金錢財物鳥獸魚鼈牛

馬虎豹生禽凡百九十物盡廢藏之又自以後宮女置於

園陵大失禮逆天心又未必稱武帝音也昭帝晏駕光

優行之至孝宣皇帝時陛下恐有所師古曰不能白言言減省之事

臣亦隨故事甚可痛也故八下承化取女皆大過度



古曰取諸侯妻妾或至數百人豪富吏民畜歌者至數

十人是以內多怨女外多曠夫師古曰曠空也及眾庶葬埋

皆虛地上以實地下其過自上生師古曰自從也皆在大

臣循故事之臯也唯陛下深察古道從其儉者大減損棄

與服御器物三分去二子產多少有命審察後宮擇其賢

者留二十人餘悉歸之師古曰言人產子多少自有定命非由廣妾媵也故請止留二十人

及諸陵園女亡子者宜悉遣獨杜陵宮人數百誠可哀憐

也廢馬可亡過數十匹獨舍長安城南苑地以為田獵之

圃師古曰舍置也獨留自城西南至山西至鄠皆復其田

以與貧民師古曰復音方目反方今天下飢饉可亡大自損減以救

之稱天意乎天生聖人蓋為萬民非獨使自娛樂而已也

故詩曰天難諶斯不易惟王上帝臨女毋貳爾心師古曰大雅大

明之詩也諶誠也上帝亦天也言承天之意此誠難矣王者之命不妄改易天常降監信可畏也毋貳爾心機事易

失勿猶當仁不讓師古曰論語稱孔子曰獨可以聖心參

諸天地揆之往古師古曰然度也不可與臣下議也若其阿意順

指隨君上下師古曰上下猶言高下謂苟順從也上音時掌反臣禹不勝拳拳不

敢不盡愚心師古曰拳拳解在劉向傳下鮑宣傳倦倦音義亦同天子納善其忠乃

下詔令太僕減食穀馬水衡減食肉獸省宜春下苑以與

貧民又罷角抵諸戲及齊三服官遷禹為光祿大夫頃

之禹上書曰臣禹年老貧窮家此言不滿萬錢妻子糠



豆不贍桓楬不完

師古曰桓者謂渾豎所著布襦也楬毛布之衣也桓音豎

長有田百

三十畝陛下過意徵臣

師古曰過猶誤也

臣賣田百畝

以供車馬

至拜為諫大夫秩八百石奉錢月九千二百

師古曰奉音扶

古曰奉音用反其下

亦稟食太官

師古曰謂太官給其食

又蒙賞賜四時雜繒

繚絮衣服

測肉諸果物德厚甚深疾病侍醫臨治

師古曰天子之

侍醫也賴陛

下神靈不死而活又拜為光祿大夫秩二千石奉錢月萬

二千祿賜愈多家日以益富身日以益尊誠非

中茅愚臣

所當蒙也

師古曰中古草字

伏自念終亡以報厚德日夜慙愧而

已臣禹犬馬之齒八十一血氣衰竭耳目不昭非復能有

補益所謂素餐尸祿濟朝之臣也

師古曰濟與同音一故反

自痛去

前漢傳四十二

十三

家三千里凡有一子年十二非有在家為臣具棺槨者也

誠恐一旦躡什氣竭不復自還

師古曰躡音顛蹶也什音赴什須也不自還者遂

乞骸骨及身生歸鄉里謂及未死之前死亡所恨天子報

曰朕以生有伯夷之廉史魚之直師古曰生謂魚衛大夫史

守經據古不阿世孳孳於

民俗之所寡師古曰孳與教同孜孜不故親近生幾參國

政師古曰幾今未得久聞生之奇論也而云然退意豈有

所恨與師古曰與將在位者與生殊乎師古曰言志趣不同往者

嘗令金敞語生欲及生時祿生之子既已諭矣復云子



少夫以王命辨護生家雖百子何以加傳曰亡懷土師古曰論

語孔子曰君子何懷土何懷德小人懷土何思故鄉生其強飯慎疾以自輔後月

餘以禹為長信少府會御史大夫陳萬年卒禹代為御史

大夫列於三公自禹在位數言得失書數十上禹以為古

民亡賦筭口錢起武帝征伐四夷重賦於民民產子三歲

則出口錢故民重困師古曰重音直用反至於生子輒殺甚可悲痛

宜令兒七歲去齒乃出口錢年二十乃筭又言古者不以

金錢為幣專意於農故一夫不耕必有受其飢者今漢家

鑄錢及諸鐵官皆置吏卒徒攻山取銅鐵一歲功十萬人

已上中農食七人是七十萬人常受其飢也鑿地數百丈

前漢傳四十二

十四

銷陰氣之精地臧空虛不能含氣出雲斬伐林木亡有時

禁水旱之災未必繇此也師古曰繇讀與由同自五銖錢起已來

七十餘年民坐盜鑄錢被刑者眾富人積錢滿室猶亡厭

足民心動搖商賈求利東西南北各用智巧好衣美食歲

有十二之利師古曰若有萬錢為利賈則獲二千之利而不出租稅農夫父子

暴露中野不避寒暑掉中把土手足胼胝師古曰掉按取也中古草字也

把手把之也胼併也胝繭也掉音才兀反把音蒲巴反其字從木册音步干反心音竹尸反培音蒲交反巴奉

穀租又出橐師古曰橐也私求不可勝供師古曰言鄉部之吏

又私有所求不能供之故民弃本逐末耕者不能半貧民雖賜之

田猶賤賣以賈師古曰賈田與人更益商賈之業窮則起為盜賊何者末



利深而惑於錢也是以姦邪不可禁其言皆起於錢也疾

其末者絕其本宜罷採珠王金銀鑄錢之官亡復以為

幣市井勿得販賣師古曰賤買除其租稅師古曰租

依田畝不得雜計百物之銖兩租稅祿賜皆以布帛及絮使百姓宣歸於

農復古道便師古曰追遵古法於又言出詔離宮及長樂宮

衛可減其大半以寬繇役師古曰繇又誅官奴婢十萬餘

人戲游之事稅良民以給之歲費五六萬宜免為庶人

稟食師古曰給其食令代關東戍卒乘北邊其塞候望師古曰乘登也

又欲令近臣自諸曹侍中以上家亡得私販賣與民爭利

犯者輒免官削爵不得仕官禹又言孝子文皇帝時貴廉

前漢傳四

一五

繫賤貪汙賈人贅及吏坐臧者比日示錮不得為吏賞

善罰惡不阿親戚罪白者伏其誅師古曰疑者以與民

師古曰罪亡贖罪之法故令行禁不止海內大化天下斷獄

四百與刑錯亡異武帝始臨天下尊賢用七闢地廣境數

千里自見功大威行遂從老見欲用度不足

乃行壹切之變使犯法者贖罪入穀者補吏是以天下奢侈

官亂民貧盜賊並起亡命者眾郡國恐伏其誅則擇便巧

史書習於計簿能欺上府者以為右職師古曰上府謂所

也姦軌不勝則取勇猛能操切百姓者以苛暴威服下者

使居大位師古曰操持也切故亡義而有財者顯於世欺謾

也刻也操音干向反



而善書者尊於朝師古曰謾也而勇猛者貴

於官師古曰諱亂也音暢又音武連反故俗皆曰何以孝弟為財多而光榮

以禮義為史書而仕宦何以謹慎為勇猛而臨官故

削而黜鉗者猶復師古曰動言以指密臂為政於世行路大曰與家富執足

目拍氣使是為賢師古曰動言以指故謂告官而置

富者為雄桀師古曰動言以指而得利者為壯士兄勸其弟父勉其子

俗之壞敗乃至於是祭其所以然者皆以犯法得贖罪未

士不得負師古曰相諸反相也守崇財利師古曰相諸反相也誅不行之

所致也今欲興至治致太平宜除贖罪之法相守師古曰不止則爭盡選舉不

以實及有師古曰不止則爭盡戒者師古曰不止則爭盡執行其誅亡但免官師古曰不止則爭盡

力為善貴孝弟師古曰不止則爭盡賤賈人師古曰不止則爭盡進且賢舉實廉而天下治矣師古曰不止則爭盡升

子匹夫之人耳以樂道正身不解之故師古曰不止則爭盡四海之

內天下之君微孔子之言亡所折中師古曰不止則爭盡非孔子之言則

尊秉萬乘之權因天地之助其於變世易俗調和陰陽

陶冶萬物化正天下易於決流抑隊師古曰決欲流之水

易自成康以來幾且千歲師古曰幾欲為治者甚眾然而

太平不復興者何也以其舍法度而任私意奢侈行而仁

義廢也陛下誠深念高祖之苦師古曰言取難也醇法太宗之

前漢傳二二

四十六



後師古曰遠離也音放出園陵之女罷倡樂絕鄭聲云

乙之帳退偽薄之物修節儉之化驅天下之民皆歸於農

如此不解師古曰解則三王可侔五帝可及唯陛下留意

省察天下幸甚天子下其議令民產子七歲乃出口錢自

此始又罷卜林宮館希幸御者及省建章甘泉宮衛卒

減諸侯王廟衛卒省其半餘雖未盡從然嘉其質直之意

禹又奏欲罷郡國廟定漢宗廟迭毀之禮皆未施行師古

迭互也親盡則毀故曰迭毀迭音大結反為御史大夫數月卒天子賜錢百萬

以其子為郎官至東郡都尉禹卒後上追思其議竟下詔

罷郡國廟定迭毀之禮語在韋玄成傳

前漢傳四十二

兩龔皆楚人也勝字君賓舍字君倩師古曰倩音千見反二人相

友並著名節故世謂之楚兩龔少皆好學明經勝為郡史

舍不仕父之楚王入朝聞舍高名聘舍為常侍不得已

隨王歸國固辭願卒學復至長安師古曰卒終也終其經業而勝為郡

吏三舉孝廉以王國人不得宿衛補吏再為尉壹為丞勝

輒至官廼去州舉茂材為重泉令師古曰重泉左馮翊縣也病去官大

司空何武執金吾閭崇薦勝哀帝自為定陶王固已聞

其名徵為諫大夫引見勝薦龔舍及亢父志再壽濟陰侯

嘉師古曰亢音甫有詔皆徵勝曰竊見國家徵賢巫常為駕

徵賢者宜駕師古曰唯唯恭應之曰大夫乘私車來邪勝曰唯唯



詞也音有詔為駕龔舍侯嘉至皆為諫大夫甯壽稱疾不

至勝居諫官數上書求見言百姓貧盜賊多吏不良風俗

薄災異數見不可不憂制度泰奢刑罰泰深賦歛泰重宜

以儉約先下其言祖述王吉貢禹之意為大夫二歲餘遷

丞相司直徙光祿大夫守右扶風數月上知勝非撥煩吏

乃復還勝光祿大夫師古曰諸吏給事中勝言董賢亂制

度繇是逆上指師古曰繇後歲餘丞相王嘉上書薦故廷

尉梁相等尚書劾奏嘉言事恣意迷國罔上不道下將軍

中朝者議左將軍公孫祿司隸鮑宣光祿大夫孔光等十

四人皆以為嘉應迷國不道法勝獨書議曰嘉資性邪僻

成化十六年前漢傳四十二十八監生曹廣

所舉多貪殘吏位列三公陰陽不和諸事並廢咎皆繇嘉

師古曰繇迷國不疑文穎曰信必今舉相等過微薄日暮

議者罷明日復會左將軍祿問勝君議亡所據今奏當上

宜何從師古曰今欲奏此勝曰將軍以勝議不可者通劾

之師古曰勝博士夏侯常見勝應祿不和起至勝前謂曰宜

如奏所言師古曰謂如尚勝以手推常曰後去數日復會

議可復孝惠孝景廟不議者皆曰宜復勝曰當如禮常復

謂勝禮有變勝疾言曰去是時之變師古曰疾急也言時

也常志謂勝曰我視君何若師古曰何若君欲小

與眾異外以采名君乃申徒狄屬耳服虔曰殷之

未世介士也



自沈於河者 先是常又為勝道高陵有子殺母者勝白之尚書

問誰受師古曰言於誰聞之也對曰受夏侯常尚書使勝問常常

連恨勝師古曰連恨謂再被謂去即應曰聞之白衣戒君勿言也服虔

之白衣耳戒君勿言之如何便上之邪師古曰白衣給官府趨走賤人若今諸司亭長掌固之屬奏事不

詳妄作觸罪師古曰言奏事不審勝窮亡以對尚書即自

劾奏與常爭言洿辱朝廷事下御史中丞召詰問劾奏

勝吏二千石常位大夫皆幸得給事中與論議師古曰與

不崇禮義而居公門下相非恨疾言辯訟婦謾亡狀師

曰疾急也婦古惰字謾讀與慢同亡狀無善狀也皆不敬制曰貶秩各一等勝謝

罪乞骸骨上乃復加賞賜以子博為侍郎出勝為渤海

前漢傳四十二

太守勝謝病不任之官積六月免歸上復徵為光祿大夫

勝常稱疾卧數使子上書乞骸骨會哀帝崩初琅邪邴

漢亦以清行徵用至京兆尹後為太中大夫王莽秉政勝

與漢俱乞骸骨自昭帝時涿郡韓福以德行徵至京師賜

策書束帛遣歸詔曰朕聞勞以官職之事其務修孝弟

以教鄉里行道舍傳舍師古曰於傳舍止宿若今官人行得過驛也縣次具酒

肉食從者及馬師古曰道次給酒肉并飲其從者及馬也食讀曰飲長吏以時存問

常以歲八月賜羊壹頭酒二斛不幸死者賜複衾一祠以

中宰於是王莽依故事白遣勝漢策曰惟元始二年六

月庚寅光祿大夫太中大夫者皆乞以老病罷太皇太



后使謁者僕射策詔之曰蓋聞古者有司年至則致仕所以恭讓而不盡其力也今大夫年至矣朕愍以官職之事

煩大夫其上子若孫若同產同產子一人師古曰同產兄弟也同產子即

兄弟大夫其修身守道以終高年賜帛及行道舍宿歲

時羊酒衣衾皆如韓福故事所上子男皆除為郎於是勝

漢遂歸老工鄉里漢元子曼容亦養志自修為官不肯

過六百石輒自免去其口過出於漢初龍共舍以龍共勝薦徵

為諫大夫病免復徵為上又病去頃之哀帝遣使者即

楚拜舍為太山太守舍家居在武原使者至縣

請舍欲令至廷拜授印舍曰王者以天下

六四十一 前漢傳四十二

為家何必縣官遂於家受詔便道之官既至數月上書

乞骸骨上徵舍至京兆果湖界也師古曰湖縣也時屬京兆固稱病篤天

子使使者收印綬拜舍為光祿大夫數賜告舍終不肯起

乃遣歸舍亦通五經以香詩教授舍勝既歸鄉里郡二千

石長吏初到官皆至其不如師弟子之禮舍年六十八王

莽居攝中卒莽既篡國遣五威將帥行天下風俗將帥

親奉羊酒存問勝明年莽遣使者即拜勝為講學祭酒

師古曰即就也勝稱疾就其家而拜之不應徵後二年莽復遣使者奉璽

書太子師文祭酒印綬女車馬迎勝即拜師古曰就家迎之因拜官

秩上卿先賜六月祿直辨裝使者與郡太守縣長吏



三老官屬行義諸生十人以上入勝里致詔師古曰行義謂鄉邑有行

義之也諸生謂學徒也行音下更反使者欲令勝起迎久立門外勝稱病

篤為牀室中戶西南牖下師古曰牖窓也於戶之西室之南牖下也東首加朝

服柁紳師古曰柁引也卧著朝衣故云加引大帶於體也論語稱孔子疾君視之東首加朝服柁紳故放之

也柁音反使者入戶西行南面立致詔付璽書遷延再拜奉

印綬內安車駟馬進謂勝曰聖朝未嘗忘君制作未定待

君為政思聞所欲施行以安海內勝對曰素愚加以年老

被病命在朝夕隨使君上道必死道路師古曰示若尊敬使者故謂之使君

無益萬分使者要說師古曰要音一遙反說音式銳反至以印綬就加勝

身勝輒推不受使者即上言方盛夏暑熱勝病少氣可須

前漢傳四十二

二二

秋涼迺發師古曰須待也有詔許使者五日壹與太守俱問起居

為勝兩子及門人高暉等言朝廷虚心待君以茅土之封

雖疾病宜動移至傳舍示有行意必為子孫遺大業暉等

白使者語勝自知不見聽即謂暉等吾受漢家厚恩亡以

報今年老矣旦暮入地詎豈以一身事二姓下見故主哉

勝因敕以棺斂喪事師古曰棺音工煥反斂音力瞻反衣周於身棺周於

衣勿隨俗動吾冢種柏作祠堂師古曰若苑多設器備則恐被掘故云動吾冢也亦

不得種柏及作祠堂皆不隨俗語畢遂不復開口飲食積十四日死死時

七十九矣使者太守臨斂賜複衾祭祠如法門人衰經治

喪者百數有老父來弔哭甚哀既而曰嗟虛薰以香自燒



膏以明自銷師古曰膏龔生竟天天年非吾徒也遂趨而出

莫知其誰勝居彭城廉里後世刻石表其里門

鮑宣字子都渤海高城人也好學明經為縣鄉嗇夫守東

州丞師古曰東州後為都尉太守功曹舉孝廉為郎病去

官復為州從事大司馬衛將軍王商辟宣薦為議郎後

以病去哀帝初大司空何武除宣為西曹掾其敬重焉薦

宣為諫大夫遷豫州牧歲餘丞相司直郭欽奏宣舉錯

煩苛代二千石署吏聽訟所察過詔條師古曰出行部乘

傳去法駕師古曰行音下駕一馬師古曰言其單舍宿

鄉亭為衆所非宣坐免歸家數月復徵為諫大夫宣每居

前漢傳四十二

二十二

位常上書諫爭其言少文多實是時帝祖母傳太后欲

與成帝冊俱稱尊號封爵親屬丞相孔光大司空師丹

何武大司馬傳皆始執正議失傳太后拒皆免官丁傳子

弟並進董賢貴幸宣以諫大夫從其後上書諫曰竊見

孝成皇帝時外執持權人人牽引所私以充塞朝廷師古

也妨賢人路濁亂天下奢泰亡度窮困百姓是以日蝕

且十彗星四起危亡之徵陛下所親見也今柰何反覆劇

於前乎朝臣亡有大儒骨鯁白首耆艾魁壘之士服虔曰

魁壘音魁壘論議通古今喟然動衆心師古曰喟然

位憂國如飢渴者臣未見也數外親小童及幸臣董賢等



在公門省戶下師古曰敦謂厚重也陛下欲與此共承天地安海內

甚難師古曰恭讀日恭今世俗謂不智者為能謂智者為不能昔堯

放四罪而天下服師古曰四罪謂流共工于幽州放驩兜於崇山竄三苗于三危殛鯀于羽山也

今除一吏而衆皆惑古刑人尚服今賞人反惑鄒展曰不

之天下請寄為茲師古曰請寄謂以事私相託也羣小日進國家空虛用

度不足民流亡去城郭盜賊並起吏為殘賊歲增於前凡

民有七亡師古曰亡謂失其作業也陰陽不和水旱為災一亡也縣官

重責更賦租稅二亡也師古曰更謂為更卒也音工行反貪吏並公受取

不已三亡也師古曰並依音步浪反豪強大姓蠶食二厭四亡也苛

吏繇役失農桑時五亡也部落鼓鳴男女遮道六亡也晉

世古列字也師古曰言開柙鼓之盜賊劫略取民財物

七亡也七亡尚可又有七死酷吏毆殺一死也師古曰毆擊也音一

如治獄深刻二死也冤陷亡辜三死也盜賊橫發四死也

師古曰橫音胡孟反怨讎相殘五死也歲惡飢餓六死也時氣疾疫

七死也民有七亡而無一得欲望國安誠難民有七死而

無一生欲望刑措誠難此非公卿守相貪殘成化之所致

邪師古曰守邪也相諸侯相也羣臣幸得居尊官食重祿豈有肯加惻

隱於細民助陛下流教化者邪師古曰惻隱皆痛也志但在營私家

稱賓客為茲利而已師古曰稱音尺孕反以苟容曲從

為賢以拱默尸祿為智師古曰尸主也不憂謂如臣宣等



為愚陛下擢臣巖穴誠冀有益豪毛豈徒欲使臣美食

大官重高門之地哉晉灼曰高門殿名也師古曰在未央宮中天下乃皇天之

天下也陛下上為皇天子下為黎庶父母為天牧養元元

視之當如一合尸鳩之詩師古曰尸鳩曹國風之篇也其詩云尸鳩在桑其子七兮淑人君子其儀一兮言尸鳩之鳥養其子七平均如一善人君子布德施惠亦當然也尸鳩拮鞠也拮音居黠反今

貧民菜食不厭衣又穿空師古曰厭飽也父子夫婦不能

相保誠可為酸鼻陛下不救將安所歸命乎師古曰安焉也奈何

獨私養外親與幸臣董賢多賞賜以大萬數使奴從賓

客漿酒霍肉劉德曰視酒如漿視肉如霍也蒼頭廬兒皆

用致富非天意也孟康曰黎民黔首黎皆黑也下民陰類故以黑為號漢各以黑為蒼頭非純黑

大三十四 小二十四前漢傳四十三 二十四

以別於良人也諸給殿中者所居為廬蒼頭侍從因呼為廬兒臣瓚曰漢儀注官奴給書計從侍中已下為蒼頭清

憤及汝昌侯傳商亡功而封夫官爵非陛下之官爵乃天

下之官爵也陛下取非其官官非其人師古曰此官不當加於此人此人不當受於此官也而望天說民服豈不難哉師古曰說讀曰悅方陽侯孫寵

宜陵侯自天躬辯足以移衆彊可用獨立姦人之雄或世

尤劇者也且以時罷退及外親幼童未通經術者皆宜令

休就師傅急徵故大司馬傅喜使領外親故大司空何武

師丹故丞相孔光故左將軍彭宣經皆更博士位皆歷三

公師古曰更亦歷也音工衡反智謀威信可與建教化圖安危師古曰建立也

也圖謀也龔勝為司直郡國皆慎選舉三輔委輸官不敢為



委師古曰委輸謂輸委積者也可大委任也陛下前以小

不忍退武等海內失望師古曰小行不快也陛下尚能容亡

功德者甚眾曾不能忍武等邪治天下者當用天下之心

為心不得自專快意而已也上之皇天見譴下之黎庶怨

恨次有諫爭之臣陛下苟欲自薄而厚惡臣天下猶不聽

也臣雖愚讜獨不知多受祿賜美食太官廣田宅厚妻子

不與惡人結仇怨以安身邪誠迫大義我官以諫爭為職不

敢不竭愚惟陛下少留神明覽五經之文原聖人之至意

深思天地之戒臣宣叩鈍於辭師古曰叩不勝惓惓盡死

節而已上以宣名儒優容之是時郡國地震民訛言行

籌明年正月朔日蝕上乃徵孔光免孫寵息夫躬罷侍中

諸曹黃門郎數十人宣復上書言陛下父事天母事地子

養黎民即位已來父虧明母震動子訛言相驚焉恐今日

蝕於三始如淳曰正月一日為歲之朝也誠可畏懼小民正

月朔日尚恐毀敗器物何況於日虧乎陛下深內自責避

正殿舉直言求過失罷退外親及旁仄素餐之人師古曰

古側徵拜孔光為光祿大夫發覺孫寵息夫躬過惡免

官遣就國眾庶歛然莫不說喜師古曰歛音翕說天人

同心人心說則天意解矣乃二月丙戌白虹虹日連陰不

雨師古曰此天有憂結未解民有怨望未塞者也侍中



駙馬都尉董賢本無葭李之親

師古曰葭音工遐反葭音

解在景十三玉傳但以今色諛言自進

師古曰今善也諛諂也

賞賜亡度竭盡

府臧并合三第尚以為小復壞暴室

師古曰時以三第總為一第賜賢猶嫌隤

小復取暴室之賢父子坐使天子使者將作治第行夜吏地以增益之也

卒皆得賞賜師古曰為賢第上持上冢有會輒太官為供

海內貢獻當養一君今反盡之賢家豈天意與民意邪天

不可久負厚之如此反所以害之也誠欲哀賢宜為謝過

天地解讎海內免遠就國牧乘輿器物還之縣官如此可

以父子終其性命不者海內之所仇未有得久安者也孫

寵息夫躬不宜居國可皆免以視天下師古曰視復徵何

成化十六年大三十六

人前漢得四十二

武師丹彭宣傳喜曠然使民易視以應天心師古曰建立

大政以興太平之端高門去省戶數十步求見出入二年

未省師古曰不欲使海瀕仄陋自通遠矣師古曰瀕涯也

願賜數刻之間師古曰刻漏極竭芻蕘之思師古曰芻音

也如淳曰謹退入三泉死亡所恨師古曰三重之上感大

異納宣言徵何武彭宣旬月皆復為三公拜宣為司隸時

哀帝改司隸校尉但為司隸官比司直丞相孔光四時行

園陵師古曰行官屬以令行馳道中如淳曰今諸使有制

道無得行中宣出逢之使吏鉤止丞相掾史師古曰没入

其車馬摧辱宰相事下御史中丞侍御史至司隸官欲捕



從事閉門不肯內師古曰御史欲捕從事而司隸閉門不得入也宣坐距閉使者

亡人臣禮大不敬不道下廷尉獄博士弟子濟南王咸舉

幡大學下曰欲救鮑司隸者會此下諸生會者千餘人朝

日遮丞相孔光自言師古曰朝日謂早旦欲入朝也丞相車不得行又守

闕上書上遂抵宣罪減死一等髡鉗宣既被刑乃徙之上

黨以為其地宜田牧又少豪俊易長雄師古曰長為之長也

遂家于長子師古曰上黨之縣也長讀如本字平帝即位王莽秉政陰有

篡國之心乃風州郡以臯法案誅諸豪桀師古曰風及

漢忠直臣不附己者宣及何武等皆死時名捕隴西辛興

師古曰詔顯其名而捕之興與宣女婿許紺俱過宣一飯去師古曰飯音扶晚反

宣不知情坐繫獄自殺自成帝至王莽時清名之士琅邪

又有紀逡王思齊則薛方子容太原則郇越臣仲郇相稚

賓沛郡則唐林子高唐尊伯高師古曰并列其人本土及姓名字也後皆類此

後音千司反郇音荀又音胡頑反今首皆以明經飭行顯

名於世師古曰飭謹也讀與敕同紀逡兩唐皆仕王莽封侯貴重歷公

卿位唐林數上疏諫正有忠直節唐尊衣敝履空服虔曰履

猶履也師古曰衣音於既反以瓦器飲食又以歷遺公卿

著敝衣躡空履也空穿也

服虔曰以被虛偽名師古曰被音皮義反郇越相同族昆弟也並舉

瓦器遺之

孝廉茂材數病去官越散其先人訾千餘萬以分

施九族州里志節尤高相王莽時徵為太子四友病死莽



太子遣使祝以衾衾

師古曰贈喪衣服曰祝  
音式其字從衣

其子攀棺不聽

曰死父遺言師友之送勿有所受今於皇太子得託友官

故不受也京師稱之薛方嘗為郡掾祭酒嘗徵不至及莽

以安車迎方方因使者辭謝曰堯舜在上下有巢由今明

主方隆唐虞之德小臣欲守箕山之節也

張吳曰許由隱於箕山在陽城

有許由柯使者以聞莽說其言不強致

師古曰說讀曰悅方居家以經

教授喜屬文

師古曰喜音許吏反屬音之欲反

著詩賦數十篇始隃麋郭

欽哀帝時為丞相司直

師古曰隃麋扶風縣也隃音隃也

奏免豫州牧鮑

宣京兆尹薛修等又奏董賢左遷盧奴令平帝時遷南

郡太守而杜陵蔣詡元卿為兗州刺史亦以廉直為名王

太三、七十二

前漢傳四十二

二八

莽居攝欽詡皆以病免官歸鄉里卧不出戶卒於家齊栗

融客卿北海禽慶子夏蘇章游鄉山陽曹竟子期皆儒

生去官不仕於莽莽死漢更始徵竟以為丞相封侯欲視

致賢人銷冠賊

師古曰視讀曰示

竟不受侯爵會赤眉入長安欲

降竟竟手劔格死世祖即位徵薛方道病卒兩龔鮑宣子

孫皆見褒表至大官

贊曰易稱君子之道或出或處或默或語

師古曰上繫辭也謂發跡雖異

同歸於道言其各得道之一節譬諸草木區以別矣

師古曰區蘭桂異類

而各芬馨也故曰山林之士往而不能反朝廷之士入而不能

出二者各有所短春秋列國卿大夫及至漢興將相名臣



懷祿耽寵以失其世者多矣師古曰懷思也言不能去是故清節之士

於是為貴然大率多能自治而不能治人王貢之材優於

龔鮑守死善道勝實蹈焉師古曰論語稱孔子曰篤信好學守死善道危邦不入亂邦不

居今龔勝不受莽貞而不諛薛方近之師古曰論語稱孔子曰君子貞而不

諛謂君子之人正其道耳言不必信也薛郭欽蔣詡好遯

不汙絕紀唐矣師古曰欽詡不仕於莽遯逃濁亂不汙其節殊於紀遠及兩唐

### 王貢兩龔鮑傳第四十二

成化十六年  
前漢書卷之六十一  
監生黃廣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including characters like '王貢兩龔鮑傳' and '成化十六年']*







